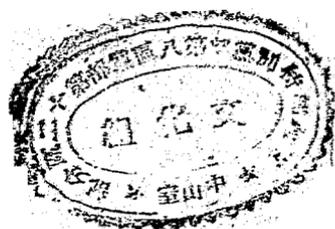




# 抗戰戲劇選



mt  
1234  
324  
1



3 2339 1130 8

編 選 要 旨

## 編 選 要 旨

抗戰以來，戲劇藝術顯然已成為一種重要的宣傳工具，然而戲劇工作，還未能隨着抗戰的發展與每一階段的政治形勢密切配合，以致它在宣傳上的效能還未能充分發揮。劇本選擇的失發確是一個極大的原因。一年半以來，散見於報章雜誌的劇本為數已屬不少，然而有的內容不甚適合，有的時間性已過，非重加選擇整理，不足以應當前的需要。

因此，本部決定編輯「抗戰戲劇選」。選擇的標準，務求劇本內容能適合現階段抗戰的要求。所選劇本中，間有時間性已過或其他欠妥之處，均由編者酌量修改，務使演出結果能充分達到抗戰宣傳的目的。

每輯篇幅有限，所選劇本不能過多。擬每月選印一輯，以供各方需要。希望各地劇團及作家能多  
以新編劇本見惠，藉以擴大取材之源。

## 編 選 說 明

一 「大路」一劇描寫許多工人爲適應軍事接濟與補充上的需要，在鄰近戰區的地帶，合力建築一條公路。雖然敵機整日地來轟炸，他們仍能毫不畏避，在艱險中完成了這一重要的建設工作。當敵人進攻到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們又能協助軍隊，英勇作戰，予敵人以莫大的打擊。其中的洪工程師，臨危不懼，領導工人武裝殺敵，終於作了壯烈的犧牲，其精神尤足感人。

二 「火」是以敵國社會爲背景，描寫敵人在後方徵兵的種種黑幕，及其一般國民反戰情緒的高漲。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敵人必然會失敗，我們必然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三 「贖罪」一劇述一公務人員在縣城失守時，私攜公款潛逃，因而發了財，後來由於他人的啓示，終能覺悟，將所有的錢全部獻給了國家。在獻金運動正在廣泛展開的目前，這齣戲是可以發生很大的效果的。

四 「榮譽大隊」是鼓勵傷愈士兵重上前綫殺敵。目前這類劇本非常缺乏，這劇本描寫傷兵心理，尙爲確切，結構也很緊湊，可供傷兵宣傳之用。

五 「火焰」一劇宜於在戰區裏演出。他指出壯丁在敵人快要進攻來的時候，應如何組織，老弱婦孺應如何疏散，以及一般民衆應如何把存糧運出或焚毀，以免爲敵人所用，劇中對於逃避兵役的壯丁，更給了一個很嚴重的教訓。

六 「同心合力打東洋」是一個講演與戲劇配合的新型劇本，頗富於鼓勵性，其內容可以隨着各演出地點客觀環境的需要而由演出者自由酌改，不必拘於劇本的原文。

七 「反正」是描寫偽冀東保安隊的弟兄們的反正故事，雖然時間上相隔已久，但在政治上依然有着極重大的意義。一年半來各地僞軍由於民族意識的醒覺，紛紛舉起義旗，反正抗敵。這不僅足以粉碎敵人「以華制華」的迷夢，且足以加強民衆抗戰到底的決心，因爲這劇本指出了與敵人妥協，實無異自殺。

八 「橫山鎮」雖是一齣兩幕劇，但在演出上並不增加多少困難。它寫出敵人在佔領區內所遭遇的種種困難，尤其對於我們游擊隊的襲擊無法應付，而計設法收編，然而結果却反被我們的游擊隊利用了。這題材寫者尙少，對游擊區民衆很有貢獻。

目次

目次

1

編選要旨	(一)
編選說明	(一)
大路	歐陽山尊(一)
火	集體創作(三一)
贖罪	夏衍(六四)
榮譽大隊	趙明(八三)
火 餃	呂復(八三)
同心合力打東洋	陳白塵(一〇六)
反 正	趙明(一二七)
橫山鎮	洗翠(一四二)
	錫金(一九八)

# 大路

洪工程師：三十四五歲，果敢，勇於任事，肯負責任，而又極有思想。

謝團附：三十歲左右，工程師的表弟，一個青年有爲的軍官。

金工頭：約四十歲，粗陋直爽，但是同時又誠懇可親。

陳練習工程師：二十三歲，才從工業學校畢業，到公路上來實習的。

小張：路工，二十來歲，身體極瘦弱，富於情感，神經質。

阿六：意志薄弱的路工，被漢奸買了去做內應。

胡老七：漢奸。

老王：路工，五十多歲，專爲工程師背測量器和做些勤務工作。

路工。

兵士。

公路的某段，近台左有一所單間的茅屋，門口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公路工程處」，從



(南)

木板，上面釘着一張公路地圖，棚子底下的牆邊，靠了很多測量用的標幟、紅旗等，棚子的當中放着兩張小長桌併成的方桌，跟幾張凳子，台前棚子外面燒着一堆野火，火上支着一個三角架，架上掛着一個水鍋，靠屋的右牆也搭着一個矮棚子，裏面放着水缸和木桶；棚子的後方，用一扇短籬遮住。短籬的右方是一帶灰黑的遠樹，樹景，樹景的後面露出了一堆帳篷的頂，和一根旗杆，旗杆上扯着一面青天白日的國旗，隨風飄展。台右最前方是一顆合抱的大樹，因為氣候已入深秋，樹上的葉子已經落得只剩稀疏的幾張了。

是下午五點多鐘了，太陽已快落山，台右的天上夕陽映成一片流紅的晚霞，極有畫意。

陳練習工程師（以下簡稱陳）領着謝團附（以下簡稱謝）從台右上。

陳：這兒就是了，你坐一會兒罷，（從茅屋的門口向裏面望了一下）已經是下工的時候了，工程師大概就要來的。

（坐下）現在才下工嗎，一定很忙吧？

陳：謝：（爲謝斟茶）怎樣不忙？現在因為工程緊急，所以工作的鐘點也加多了，我們從早上六點半鐘一直到下午五點鐘，除了吃一頓中飯以外，真是一點兒空閒都沒有。

謝： 那麼表哥呢？

陳： 工程師嗎！那他是更忙了，他除了白天要親自監督着工人工作跟做測量的工作以外，晚上還要繪圖跟計劃第二天的事情，總要一直忙到夜深才能休息。

（這時一大隊路工哼着歌曲上，他們有的背着鏟子，有的拿着鶴嘴鋤，有的挑着空籬，有的幾個人共拉着一架壓路機，從右面走向左方下。）

陳： 你看，現在工人們都已經下了工了，可是我們工程師還沒有忙完呢。

謝： 我跟表哥在一起長大，他自小就是勇於任事，肯負責任。

（金工頭，以下簡稱金，上，穿着短衣，戴着呢帽，滿身都是土。）

金： （忽忽的走到台左，大聲向台裏說，）傢伙一樣歸一樣，擺在一起，不要亂丟一陣，省得明天早上找不着。喂，小張，聽見嗎？你這懶牛！（轉着見謝）啊……

陳： （爲他介紹）這是謝團附，工程師的表弟，（向謝）這是這裏的金工頭。

金： 謝團附，自己人別客氣，坐，（跑到屋右的矮棚中取了一只面盆，從水缸中舀了一盆水，用手捧着洗起臉來，洗完就用短衫的裏子擦着。）

陳： 阿金師傅，工程師快來了嗎？

金：大概總快了吧，我來的時候他正預備收拾那架測量望遠鏡子呢。（走到柱旁向謝）謝老總，你什麼時候來的？

謝：剛來不久，今天上頭才派到那邊（指旗杆）營裏來的。

陳：（岔開話頭）這個地方真糟糕，報紙要三天才送得到，聽那邊弟兄們說，前方很吃緊，恐怕這裏都有一點兒危險呢。謝團附，你聽見什麼消息沒有？

金：（插嘴）對了，昨兒這裏還來了三架日本鬼子的飛機，丟下了好些字條子，繞了好幾個圈子才走。

謝：這是敵人的偵察機來發傳單，擾亂我們的軍心的。（向陳）這幾天前方很吃緊，昨天的情形更壞，據說敵人離這裏只有七八十里路了。

金：阿呀，只有七八十里路，那不是轉眼就要來了嗎？

謝：要是真的來了，這裏只有一團人，能够抵擋得住嗎？

金：擋得住擋不住，我不知道。（興奮）我們軍人，只知守土是我們的天職，不論敵人的器械是怎樣的利害，不論敵人的數有多少，他們來了，我們就得跟他們拚！

對對。

謝：（向陳）我從××到這兒來的時候，聽說上頭已經在派軍隊到這兒來增援了，想不久也可以開到的。

陳：你是從××調到這兒來的嗎？那裏常常有飛機去轟炸吧！

謝：怎麼沒有，我動身的那一天敵人的飛機就去了九次，大大小小丟了六百多個炸彈，最熱鬧的許多街，差不多已經炸成了一片焦土……

金：（熱心的）阿呀，工程師的家不就住在那裏嗎？

謝：（低頭，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可不是，就那一次，他一家人都……（一陣腳步聲，將話頭打斷。）

（這時太陽已經完全落下，夜幕漸漸的遮上來。遠處忽然傳來一陣降旗的號聲，旗杆上的國旗徐徐降下，就在軍號聲中，洪工程師——以下簡稱洪——上，他下身穿着馬袴，上面穿着一件皮的短衣，外面罩着一件晴雨兩用的秋大衣，手裏提着放測量器的箱子，後面跟了老王——以下簡稱王——背着儀器和繪圖板之類，謝團附聽了降旗號聲，馬上立正敬禮，金工頭和陳練習工程師都跟着站了起來，洪工程師也止步立正。）

（號聲止了，陳上去接了儀器箱，帶着老王放進屋中去。）

洪：（熱烈的握着謝的手）啊，表弟，你等了我很久罷？上星期，這兒團長就告訴我，說你要調到這裏

來了。

謝：（親熱地）表哥，你瘦得多了，一定是太辛苦了。

洪：（摸了摸下巴）也老得多了。（向金）阿金師傅，你到那邊去看看，叫他們吃過夜飯早一點兒滅燭，醒睡一點兒，現在前方非常吃緊，今天天氣又好，說不定敵人的飛機又要來。（一面說，一面搶大衣脫下來掛在左面柱上。）

陳：（陳練習工程師和老王從茅屋門上，老王手裏拿了一瓶酒兩只杯子和一盞馬燈。）

陳：（向金）阿金師傅，等一等，我跟你同去。

金：好吧！（陳隨金同下）

王：（將馬燈和酒瓶酒杯放在桌上，向洪）你的夜飯還是開到這兒來嗎？

洪：對了，哦，等一等，（向謝）你大概還沒有吃過飯吧？

謝：不，我已經吃過了，營裏的飯早，我吃完了才來找你的。

洪：（向等着的老王）你去罷。（王下。）

洪：（這時天差不多已經黑了，洪工程師從褲袋裏拿出了一只烟斗，慢慢的裝起烟來。）

洪：你現在還是不抽吧，（謝點頭）可是你看我現在，（指酒瓶）酒也喝上了，烟是更抽得利害。（

抽煙)

謝：表哥，你還是這個脾氣。做起事來就沒日沒夜的悶着頭硬來，弄得連自己身體的健康都不顧了。精神跟腦力來不及，就用這烟酒來幫忙，我勸你這個脾氣以後非改一改不可，負責任固然是應該的，不過自己的身體也是要緊的。而且……

洪：（拍着謝的肩）哈哈，你又來教訓你的老大哥了。可是我問你，要是不拚命，這三百多公里的公路，就能這樣快的築好嗎？（提着馬燈，照着掛棚柱上的公路地圖）你看，這條公路，他橫跨着兩省，在交通上是多麼的重要，在軍事上又是多麼的重要，後方接濟跟補充的重任，差不多全靠他來扭負，現在前綫非常緊急，敵人離這兒一天比一天近，要是不趕快把他築好，恐怕也許就要被敵人利用了來運兵打我們了。

謝：我並不是不知道這條路的重要性，不過你自己的身體……

洪：得啦，得啦，又是那一套來了，我們別談這些罷，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謝：什麼好消息？

洪：這條路只要一個星期就可以完成了。

謝：一個星期，真的嗎？

洪：怎麼不真，上面那些險要的山路都已經築好了，餘下的一小段都是一些好侍候的平原了，而且所有的工程預算，所有的應用材料都已經準備齊全了。

謝：那麼一星期以後，你就可以休息了。

洪：是的，其實休息到是小事，我倒是真想回家去看看媽媽跟幾個孩子，我預備把他們搬到鄉下去住，城裏天天有飛機去炸，太危險了。

謝：（不安）是……是的。

洪：（出神）對了，我們回到鄉下就可以住在山腳下那間老屋子裏，你還記得嗎？你的家就住在我們的正對門，（回想的）我們小時候不是常在門前那個空場打野戰玩兒嗎？那時候你是我們小孩子隊裏最勇敢，最會出鬼主意的一個，儼然已經就是一位軍事專家呢。

謝：（感動）是的，表哥，我也常常一個人追憶着童年的生活，有時候覺得就像昨天的事一樣。

洪：（調轉話頭）你是什麼時候動身的？  
謝：是大前天。

洪：你走的時候看見你表嫂他們嗎？

謝：（不安）我……

洪：媽又一定又叮嚀了你一些什麼看見我叫我天氣冷，多穿衣那一套話的。

謝：（好像受了極大的壓迫非常痛苦）他老人家……

洪：你看見小毛頭嗎，他一定比我走的時候長了很多吧？說也奇怪，這孩子給他什麼都不要，儘愛玩。

兒我們的皮尺跟儀器，他媽還說他將來一定可以接我的腳，做一個工程師呢，其實我到覺得……

謝：（精神上的壓迫，已不能再加重了，實在不能再忍，突然的，）表哥！什麼？

洪：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不過我先要求你，聽了以後，決不要過於悲傷。

謝：（吃了一驚）怎麼樣？

洪：就在我臨行的那一天，敵人的飛機忽大隊的飛到××去轟炸，姑母他們就全都……

謝：全都……

洪：全都遭了劫了……

謝：（好像被打了一錘，呆了半天，忽然自言自語的，）不，不會的，這是假的。

洪：表哥，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有了這一次的刺激，我們抗敵的決心，應該更加堅固，我們應該為千百萬受難的父老兄弟復仇！

洪：啊！媽！（哭）

謝：我因為上頭的命令，不得不就在那天離開××，他們身後的事，有我爸在那裏料理，想你總可以放心。

（兵士上向謝立正）

兵：報告團附，團長請團附馬上就去。

謝：我就去。（兵士下）表哥：我暫時去一下，等一等再來看你，你千萬不可太悲傷，爲着我們垂危的祖國，爲着千百萬水深火熱中的民衆，保重你自己的身體！（下）

（洪工程師來來去去急促走着，好像一只受傷的猛獸一樣。老王提了飯菜上）

王：（將飯菜擺到桌上，自言自語的）廚房簡直是個混蛋，一頓飯直到現在才弄好。（向洪）飯預備好了。

洪：（才發現老王在說話）啊，我現在不想喫，你先收去了，回頭要的時候再叫你。

工程師，你……

（止住他）我知道了，你吃了去睡罷。

（老王搖了搖頭提着飯盤下，洪走到桌邊拿了酒瓶，斟了一杯，一飲而盡，隨後又乾了幾杯遠

洪：

的傳來幾聲淒慘的熄燈號聲，夾着幾聲狼吠。一陣風吹來，樹上落下了幾片紅葉。）

（自言自語）再有一星期就可以休息，再有一星期就可以跟他們轍回鄉下去住了，他們，他們……們哈哈哈哈哈（瘋狂似的笑）夢，夢，全都是個夢！

（他笑了一陣忽然伏在桌上哭了起來。哭得疲乏了，又拿起酒瓶來狂飲了一陣。喝完酒，呆了一會，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站起來走進屋去，拿了一大捲圖樣和幾件繪圖儀器來，放在桌上，將馬燈旋亮一點，又喝了幾口酒，開始工作起來。）

（小張——以下簡稱張，——輕輕的自台左上，走到桌邊，想要說話的樣子，可是看見洪工作正忙，好像沒有知道他在面前一樣，又止住了。）

（站了一會，）工程師！

（抬起頭來。發現是小張，）啊，什麼？

我想向你請假。

怎麼，生了病嗎？是感冒吧？明天要隊伍裏的醫生跟你看看罷。（仍舊不停的工作着）

啊，不是。

不是生病，那爲什麼要……

張： 是要想回家去一次。

洪： 家裏有事麼？

張： 不，不是的。

洪： 既然家裏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又何必急着要走，反正這裏的事只要一個星期就可以結束了。

張： 不，不是的，工程師，我是怕……

洪： 怕什麼？

張： 我怕日本鬼子會打到這兒來。

洪： 他們要是來了，怕又有什麼用呢？

張： 所以，所以，我想告假回家。

洪： （將工作停止了）這就是你告假的理由嗎？

張： 是……的。

洪： 那不成！（嚴厲）

張： 不成？

洪： 你要知道，我們在這兒修路，就好比兵士上陣打仗一樣，非到將工作完成了，我們是不能隨便走。

張：

開的。而且，這條路在軍事上又是那麼的重要，所以我們更應該忍受任何的苦難來完成他！

（似瘋狂的）不，我不受不了，我不受不了，我非離開這裏不可！說不定日本兵馬上就會到這兒來。他們來了，會把我們殺得一個不剩，我要走，我要走，我要馬上離開這裏！

洪：

（決斷的）不能。你不能離開這裏！

張：

（走近洪）啊，工程師，我求你。求你發發慈悲讓我走了吧！我家裏還有媽，有孩子！

洪：

（慘然，自言自語，夢囈一般的）啊，媽，孩子！

張：

我的老婆今天還打信來，說鄉下現在也不太平，也有飛機去丟炸彈，要我快些回去想法子。

洪：

老婆，飛機，炸彈！

張：

（抱着洪的手）啊，工程師，你讓我回去罷，要死我也跟他們死在一起。

洪：

（忽然醒了過來，捧開了小張的手。）不，我不能讓你走！要是你走了，其餘的工友也都會害怕起來，他們也會要求離開這裏的。

張：

我管不了這些，你允許也好，不允許也好，反正我決定馬上就離開這裏。（回過頭想走）

洪：

（上去一把拖住小張的衣領。）小張，我告訴你，要是你是這樣蠻不講理，我就把你交到那邊團部裏去辦。

張：（瘋狂似的）把我交到軍隊裏去辦罷，反正我也活不了的，與其在這個鬼地方等日本人來殺，還不如捉到軍隊裏去一槍送命。（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來。）

洪：（溫和的）就是日本兵打到了這裏，我們也不會給他們來殺呀。難道我們不能跟他們拼嗎？而且那邊還有一團弟兄，若是我們大家一條心，聯合起來，鬼子就是來了，也可以把他們趕走的呀！（稍停）自從這條公路開築以來，我們就在一起工作，那一件事不是有苦同嘗，有福同享，難道你個人的性命就那樣重要嗎？

張：（已經不哭了，漸漸被感動）工程師，我……

洪：你怕鬼子打到這兒來，你要逃，逃回家去，逃回鄉下去，可是逃回了鄉下是不是就安全了呢？你剛才不是自己還講家裏有信來說，鄉下也有飛機去炸嗎？

張：是……的。

洪：你說你有母親，有妻子，有兒女，難道我沒有嗎？人家沒有嗎？（苦笑）我的母親，我的老婆同孩子，就在大前天被敵人的飛機全給炸死了。

（天空忽然傳來了敵機的馬達聲，自遠而近，越來越響，洪馬上將馬燈吹滅，又用大衣罩在三角架上，將火光蓋了，金工頭，陳練習工程師，阿六——以下簡稱六，——老王同上。）

金：（一面扣鈕子，看來才從夢中驚醒）說曹操，曹操來到，工程師的話真靈驗，說着說着他媽的款來了。

洪：噓，臥倒，（向陳）陳先生，你到那邊去要他們都起來，把所有的燈火滅掉，大家散開臥倒，不要亂跑！（陳下）

（大家伏着，一動都不動，馬達聲越來越大，越來越低，忽如火光一閃，轟的一聲，炸彈在附近爆發了。）

金：（咬牙切齒）我操他妹子！

（營裏的高射機關槍密密的響起來了。）

王：（興奮的）嘻嘻，我們的機關槍虎起來了。

金：把那些兔崽子的飛機，一架一架都給打下來！

洪：不要太興奮了，鎮靜一點。

（又是轟轟兩聲炸彈爆裂聲）

金：他奶奶的！

（忽然，一架敵人的飛機中彈起了火，很快的降落下來，金工頭和老王高興極了，不自禁的跳了

起來，小張也站起來了，只有阿六始終是悶悶的坐在地下。）

鬼子的飛機給我們打中起火。

金：（拍着手）哈哈，看你們現在還威風！

王：（正要想止住金，忽然阿六翻了一支火柴）你幹麼？

洪：（命令式的）快些把火柴吹掉，把烟踏滅！

六：（拾着頭，將烟朝天抽着）抽支香烟又有什麼關係？

金：（衝上去，打阿六一拳，把香煙奪過來，丟在地上踐滅了）他媽的，你想做漢奸嗎？你點起亮來，不是明明叫日本的飛機到這裏來丟炸彈麼？

六：（吃驚）啊，漢……奸，抽烟有什麼關係？

洪：有什麼關係，我不是常常告訴你們嗎？當敵人的飛機來夜襲的時候，所有的燈火，是應該完全熄滅的。只要地上有香頭那麼大的光亮，飛機上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於是，他們就會依着亮的地方丟炸彈。

六：我……我倒忘記了。（機聲漸遠）

金：忘了，胡說，你這兩天老是鬼鬼祟祟的，瞧模樣兒就不是個好玩意兒，一定是被漢奸買了來給飛

機做暗號的。（正要跑過去拉他，忽然左方人聲噪雜，將他止住。）

聲：漢奸，漢奸，漢奸！

（阿六吃了一驚，滿身發起抖來，飛機聲音已經完全沒有了。）

聲：抓住他，抓住他，他給鬼子飛機做暗號，他媽的，看你還往那裏逃！

聲：搜搜他身上，看看有什麼記號沒有！

（阿六忽地站了起來，提起腳朝右面就跑，可是金工頭眼明手快，一把將他捉住。）

金：好像，你要幹麼！

六：（窘急）我……我……我尿急了，去小便。

金：（命令式）就在這兒小便好了，不許走！

（陳練習工程師領着一大羣工人，擁着胡老七——以下簡稱胡——上。老王取去了蓋着三角架的大衣。）

陳：工程師，我們捉到了一個漢奸！

洪：漢奸，你們怎麼發見的？

工二：（非常得意的）在敵人的飛機還沒有來的時候，我就看見這個傢伙老在看錶，當時我就有了三分疑心，後來飛機來了，我們大家都照着你平時告訴我們的法子，把所有的燈吹滅了，很快散開了伏在地下，誰知道這個傢伙却偷偷摸摸的彎着腰，朝軍營那邊跑過去，我看見這種情形，心裏就有了七分把握，決定他不是個好東西！（換一口氣）

金：後來怎麼樣？

工一：後來我就把這件事告訴了伏在我身邊的小李。（指工二）

工二：對了，當時我就提議偷偷的跟着去看一個究竟。

工一：他（指胡）走到離軍營不遠就停了下來，忽然從腰裏掏出一支電棒來，對着天上朝軍營那個方向照了幾照。

工二：頓時鬼子的飛機就在那邊下了幾個彈。

金：（插嘴）於是我們就上去捉住了他？

工二：不，我們怕他有傢伙，沒有敢下手，後來有一架鬼子的飛機給我們的機關槍打了下來，其餘的也就不敢再低飛了，又等了一會兒，他就藏了手電，還是從舊路走回這邊來，我們也仍舊偷偷的跟在後面，他却一點也沒有知道，只等到他一走到那邊場上，我們就大聲一嚷嚷，大家聽了聲

音一團上來就將他捉住了。

陳：當時我們在身他身上一搜，就搜到了這塊紅布，裏面包了這個日本錢。（將錢和布交給洪）

洪：（指胡）他是我們的工友嗎？怎麼我不認識他？

金：不，他沒有在這兒做工，（看了看胡，胡將頭低下）不過……

洪：（向胡）喂，你姓什麼？叫什麼？還有沒有同黨在這兒？

胡：（低頭不答）

金：（跑上去，抓了胡的頭髮，把他的頭拉起來仔細的看了一下）噢，奇了，奇了，怎麼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他一樣？

王：（從人叢中鑽了出來）阿金師傅，你怎麼忘記了，他不是前天自稱胡老七，跑到這兒來要索阿六，還是我領着他叫他問你的？

金：（恍然大悟）對了，我記起來了，（瞪着一雙怪眼，釘着阿六，阿六無地自容，抖做一團，金跑上去將他提了起來，打了兩個巴掌）好小子，怪不得剛才飛機來的時候，你拚命的爭着要抽煙，原來你是同黨。

王：怎麼，阿六也做了漢奸？

王二：他媽的，抓了他，別讓他逃了。（工一工二上去抓了他）

洪：搜搜他身上，看有沒有標幟。

陳：（上去幫着金從阿六身上搜出一個小紅布包來，打開來，裏面包着一個日本錢。）哼，一點兒沒

冤枉他。

王三：不要臉的東西，打死他！

衆工：打死他，打死他！

洪：慢，我們先把他們綁在這棵樹上，慢慢的來問他們。

（衆人將阿六和胡老七背對背手聯手的綁在樹上，謝團附帶着一個士兵匆匆的上。）

謝：（向洪）表哥，告訴你一個很不好的消息。敵人離我們這兒祇有十多里路了。

衆人：（小聲低語）只有十多里路，十多里路。

謝：十幾里路的地面，一轉眼就到，團長已經吩咐弟兄們準備好了，弟兄們知道了這個消息，高興得

了不得，都在摸拳擦掌，祇預備等敵人一來，就跟他們拼一個你死我活！

洪：你們祇有一團人，怎麼够打呢？

謝：聽說上頭已經派了隊伍來增援了，就在這兩天可以到。

陳：可是，敵人不是馬上就要打到這兒來嗎！

謝：所以我們都準備好了，跟他們死拚。敵人雖然有精良的器械跟猛烈的砲火，可是我們有的熱血的頭顱，我們不管敵人是怎麼樣的多，不管援軍到不到，祇要還有一口氣，就得跟他們幹。所以弟兄們把大刀都磨快了，把所有的手榴彈都帶在身上，他們說：「除非我們都死完了，敵人才能佔據這個地方。」我們誓與這裏共存共亡。

洪：好，表弟，希望你們好好的幹。

謝：啊，差一點忘記了告訴表哥，團長說要是敵人一到，這兒馬上就會做成戰場，所以要你馬上帶着所有的工友暫時避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

洪：什麼，你們在這兒拚命，要我們退到安全的地方去，（稍停）這個我不能夠決定，我要問一問大家，由大家的意思來決定，（站到凳子上去，向大家說。）諸位工友們，方才謝團附的話，大概你們已經聽見了，你們總知道，這幾天天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們一天比一天厲害，他們強佔了我們好幾百萬里的土地，殘殺了我們千百萬的同胞，最近又佔領我們的××跟××，但是他們還是繼續地進攻，現在敵人已經逼到我們的跟前來了，那邊的弟兄們已經預備用他們的血肉跟敵人的砲火去拚，難道我們就忍心避到安全地帶，坐視不管嗎？

衆人：不，我們要幫着他們一起幹！

洪：（興奮）對，我們也要幹，我們雖然是路工，可是我們愛國的熱忱並不下於軍人，我們雖然做的是建設的工作，可是我們也能向萬惡的敵人加以破壞，我們要集中所有的力量，把敵人趕出中國去。

衆人：把敵人趕出中國去！

洪：（從棹上跳下來向謝）表弟，他們的話你一定都聽見了，請你回去將他們的意思告訴團長罷。

謝：不，我以為你們還是照着團長的意思先退到安全的地帶罷。

陳：不，團附，我們不走，剛才工程師不是也說嗎，我們決不能袖手旁觀。

金：老總，你不要太看不起人了，難道我們就不能幫着你們打鬼子嗎？

衆：我們不走，我們不走，我們要幫着弟兄們打鬼子。

謝：諸位，關於諸位愛國的熱忱跟抗戰的決心，我覺得非常的欽佩。不過，我要求諸位先把頭腦冷靜一下，仔細的想想，因為打仗並不是一件情感作用的事，是須要有最大的決心，極堅的信念的，而且你們都是沒有作戰經驗的，所以也許一聽見砲聲，就會先害怕起來。

洪：你以為我們抗戰的意志不够堅決嗎？那是你的過慮，我相信在這一二次全面抗戰當中，我們中國

四萬萬五千萬民衆，除了漢奸以外，是沒有一個不下了跟鬼子死拚的決心的。

衆：是的，我們不怕死，我們要跟鬼子們拚！

金：他媽的，誰要怕死，我就先跟誰算賬！

洪：表弟，你現在總可以相信了吧？

謝：是的，那麼我先回去把這情形告訴團長罷！

洪：你告訴他，我們要求他供給我們幾支槍跟幾把大刀，使我們的力量更充實。

謝：好，我就去！

洪：（止住他）慢。我們在你到這裏來以前，捉到了兩個漢奸，這就是他們犯罪的證據（將紅布與

日本錢交謝）你把他們帶回團部裏去吧。

好的，（把自己的手槍取出交洪）這個送給你，希望你多殺幾個鬼子。（與兵士帶着胡六下）

諸位工友，現在我們也該預備起來了，我們的鏟子，鋤頭，扁担，都可以用來做武器，（忽然想起）

啊，對了，那屋裏還有很多以前炸山用剩下來炸藥，你們快些去搬出來，拿到前邊去埋好，把火

線接到這兒，敵人要來了，先給他一個下馬威，（路工們去搬炸藥）小李，（向工二）你帶着他

們去把炸藥作一條直綫分散埋在前面二百米的地方。

工二：好！

張：（振作起來）我也去！

（工友們搬着炸藥向台左下，金工頭和陳練習工程師預備跟下。）

（止住他們）慢一點兒走，我有話跟你們講。

洪：陳：工程師有什麼事？

洪：這一次我們參加這自衛的抗戰，是件極危險的事。因為所有這裏的員友們加上那邊的弟兄，總還不到敵人的一半，而且敵人的炮火又比我們厲害得多，所以我早已下了最大的決心，將生死置之度外，預備為垂危的祖國，作一次壯烈的犧牲！（稍停）不過，抗戰固然是重要，築路的工作也不可以停止，尤其是這條在軍事上極重要的公路，是非在最短期間中完成不可。（稍停）我們在一起工作，彼此都能十分了解，你們在工作上給了我極大的助力。假使這一次我死在敵人的炮火之下，希望你們能領導着工友們，負起完成這條公路的責任來！

（聽見洪這麼說，心裏很難受，想說幾句話，可是又不知說什麼好。）

金：好，要是你有什麼不測，而我們又還沒有死，我們一定會完成你未了的工作！

洪：（帶他們到棹旁，點亮了馬燈，將圖畫一張一張的打開，指示給金陳二人看）這是下一段的地

形圖，這是公路的形勢圖，這兩張是橋樑的圖樣，所有的構造跟材料，上面都有詳細的說明，你們可很容易的照着去做，（把圖樣捲好交給陳，）這個希望你好好的保存。

工程師，我們一定照着你講的辦。

洪： 陳：

（從錢袋中拿出一只老式掛錶來，）這只錶還是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母親給我的，（將錶打開裏面有一張小照片，）這是我妻子抱着我最可愛的孩子照的。可是現在他們都先我死在鬼子炸彈的下面了。（將錶關好，交給金，）請你把這個交給我的表弟，讓他留着做一個紀念。

（路工們上，他們拿了鋤頭鐵鍬等，一個個都是雄糾糾的祇等着廝殺，工一和工二拉着炸藥的火線接到一個發火機上去。東方已經現出了魚肚色。）

洪： 炸藥埋好了嗎？

工一工二： 埋好了。

洪： 工友們，你們快去搬些沙袋來，堆在這裏，這裏就做我們的陣地。

（工人們下，隨即搬了些沙袋來，堆在台北，做障礙物，有幾個路工把輾路機也推了來橫在沙袋一起。）

（幾個兵士，每人背着四支槍，和幾條子彈帶，手裏抱了好幾把大刀上。）

金：營裏送傢伙來了，大家來拿呀。

洪：（幾個空手的工人上去將槍刀接了過來，這時忽然有槍聲從遠而近，越響越密。）聽，敵人的槍聲響了，有槍的工友們快些預備好向前方描準。

洪：（兵士們和有槍的工人們依着障礙物臥倒，拿着鋤頭鐵鍬的工人們蹲在背後，洪工程師從屋中取出一個測量器來，當望遠鏡朝前方看，可是地勢太低了，看不見。）

張：（對陳）你拿着這個站在棹上去探望，我來管地雷。

張：（挺身而出）工程師，讓我來。

洪：（奇怪）你？

張：我身體輕，可以爬到樹上去看。

金：（將測量器交張，拍拍他）好，你來，（小張極敏捷的爬上了那棵大樹。）

洪：倒看不出，這小子有他的。

張：你看見什麼沒有？

張：（陳去將馬燈吹滅，機關槍響了起來。）

張：啊，我看見了。

金：看見什麼？

張：一個很大的黑東西向我們這邊滾過來，上面還冒着火花。

兵一：那一定是鬼子的坦克車，上面冒着火花的就是他們的機關槍。

張：唔，黑東西後面還有好多小黑點跟着在動。

陳：他們是用坦克車掩護着步兵向我們衝鋒了。

洪：小張，剛才你們埋炸藥的地方看得見嗎？

張：看得見，看得清清楚楚。

洪：你若是在看見他們的坦克車跟兵士走到了埋炸藥的那個地方，就趕快告訴我。

張：越來越近了，太陽旗子也看得見了。（洪手握着發火機的機關）來了，來了，他們快要到那個地方了。工程師你預備，我喊一二三你就放！稍停，大聲）一，二，三。

（洪撥動機關，馬上火光一閃，驚天動地轟的一聲）

張：哈哈哈哈哈！正笑得高興，忽然一粒子彈飛來，正中他的心口，他雙腳一軟，就從樹上跌了下來，幸喜洪在下面接住。）

怎麼啦，小張？

張：陳：金：

（聲音非常微弱，向洪）工程師，我……我現在非常快樂，因為……因為聽了你的話……沒有做一個……貪生怕死的人，（含着笑，倒在地上死了，金和老王接過去抬了起來。）

洪：

（撫着小張的屍體）小張，你已經盡了你的責任了。

（天色已經漸明，金和老王要把小張的屍體抬入屋中，鎗聲又響起來。）

洪：

弟兄們，敵人又衝過來了，我們大家爲剛才死的那位朋友復仇呀！

（一個兵士正預備衝過去，中了一槍，洪從他手中接過手榴彈，丟了出去，接着就是一聲爆炸，洪就在爆炸聲中舉起手槍衝了過去，兵士和工人也喊了一聲殺，跟着衝過去。）

金：陳：

（將手中的一捲圖樣交給剛從屋中出來的金）你存這個罷，我也去了！（衝下）

（將圖交老王）你收好！（他也跟着衝下）

（槍聲疏了，可是喊殺聲大震，證明正開始極猛烈的肉搏戰，老王祇抱着一大捲圖在發呆，忽然後方傳來號聲和傳令聲）

各班向左右散開，上刺刀，向正前方彎腰迅速前進！

傷兵：（高興的）哈哈，我們的援軍到了，我們的援軍到了！

（他想掙扎起來，可是又倒下，老王連忙放了圖樣，扶他坐到凳上，這時一個連長帶着一隊生力軍衝了上來，前面的兵士打着軍旗，跨過障礙物從左邊下。接着飛機的馬達聲響了）

老王：（指天空）看，青天白日，青天白日。

傷兵：哈哈，我們的空軍也來助戰了。

（謝國附上，他已經受了傷，頭上和手上都包着繃帶）

謝：（向王）工程師呢？

王：衝到前頭去了！

（謝正想照老王指的地方衝去的時候，金工頭和陳練習工程師抬着洪上。老王把小長棹長裏拚起來，金陳就將洪放在棹上睡下來。）

謝：啊，表哥，（向陳）他……

陳：他中了砲彈的碎片，我們把他抬了起來，在路上就……（低頭）

謝：表哥，想不到你反走在我的前頭（哭）

陳：國附，你不要過於悲傷，你自己也受了很重的傷。

金：（將錶取出）這是他要交給你做紀念的，他還說了些什麼？

金：（將圖樣拿過來）他把這個交了我們，要我們把這條路築好！

陳：是的，我們一定會照着他的話去做，繼續着他未了的心願，完成全國的公路網，協助着軍隊，殺盡殘酷的敵人，爲他，爲死難的同胞復仇！

兵：（上）報告團長，新到的援軍已經會合了我們的弟兄，把敵人完全包圍了，馬上就可以解決！

（太陽從東方慢慢的升起，照得天上通紅，軍營裏吹起昇旗號，大家馬上立正敬禮。傷兵也掙扎着起來，青天白日的國旗從旗杆上慢慢的升起。）

——（幕下）——

# 火

福建實驗小劇團  
集體創作

地點： 敵都東京。

時間： 一九三八年春天。

人物： 吉田，三十歲的強壯工人。

武村，三十八歲，東京警察署的警長。

小泉三村，中年的窮詩人。

代美子，二十餘歲，吉田之婦。

龍野，中年，反動黨的幹事，工人出身。

梅柳，老太太。

開幕： 時在春天的下午六時以後。

屋外面的晚風，括着不尋常的速度，造成了急烈沉重的調子，吉田和武村警長的死命的撲打，可以作為伴奏。倒是詩人小泉三村却毫不相關的醉臥在沙發上，相打的人，也碰不着他。

相打是愈演愈勇敢了，吉田把警長逼到一個角落上，警長死掙也不得脫圍。你這狗，這不要臉的狗……

武：你放開我，你——

吉：我——我怎麼樣，我要你這個狗死！（打他一個耳光）

武：你侮辱得我也够了，好，你來吧！侮辱我吧！但是你別忘了我是警長，東京警察署的警長，到這兒來是負有徵兵入伍的使命的。你打傷了我，就是你想逃跑，拒絕入伍，違反天皇命令的證據。打吧！打吧！

吉：狗！你明明是來調戲我的女人，你還會拿這冠冕堂皇的話做幌子！我打你的，是因為你是個流氓！

畜牲狗！（打）

武：（被打得大叫起來）哦——天哪——救命救——

不許叫！（隨手把他摔到別處）

武：（自然地跌在沙發上，正坐在詩人的肚子上。）詩人……噫。小泉三村先生，起來，你做個見證，吉

田……吉田要打死我了。

吉：（關了門）我來慢慢的收拾你，憑我這點力氣，我要叫一個作威作福，鬼頭鬼腦的淫賊——

- 小：（武村在發抖，不住的在求救於那個醉了的詩人。）  
 （實在吃不消他的壓力，含糊的）噯呀！你這個混蛋，天坍下來也沒有你這麼重，我的肚皮快被你壓炸了！
- 武：快起來，我是武村，是警察長，今兒就要死在這個惡漢這個秘密黨徒的手裏了……
- 小：什麼黨？
- 武：吉田……吉田是秘密黨，反戰派，他反對徵兵，他……他要暗殺我。
- 小：暗殺算什麼，東京這兒暗殺是出風頭的事兒。（他醉態蹣跚的又倒下。）
- 吉：嘿！……警察長！
- 武：不，我們不繼續的打架了，不……（吉逼着他）
- 代：（山外入）吉田，吉田，（拉住吉）讓他走吧！讓——
- 武：（把他從新提起，推到門口，開了門，順手把他向外一推。）
- 吉：（又回）我還有我的槍。
- 武：槍？
- 代：（他已經被吉翻在地上。）

代：你忘了，你沒有帶槍來。

吉……田（狠毒的看他一眼，下）

代：（走到吉田的面前，想安慰他）吉田，（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他去了會不會再來？

代：是的，他會帶很多警察來向你報仇。他一定說你是因為反抗徵兵，不服從天皇的命令才打他的。他要把你送到監獄裏去。

吉：反正我是怎麼也逃避不了這次的應徵的。反正我今天晚上就要去入伍了，開到中國去做那些罪惡，還不如就住在本國的監獄裏。

代：天哪！今天晚上你要入伍嗎？

吉：可不是，今天晚上的火炬化裝遊行，還不就是歡送壯丁入伍嗎？

代：不，那是慶祝我國的軍隊勝利的。

吉：不——也就是歡送我們入伍的。

代：啊！

吉：是的，一點不錯。

代：我，我怎麼——

吉：你——你是上了那條狗的當，你滿以為去和那條狗結交了，就可以避免我的兵役，但是不成的，我做了一個月的烏龜，你做了一個月的玩具，一直到现在，你還被他玩弄得連自己的丈夫什麼時候去入伍都忘了。

代：（氣恨）他起初這樣對我說的，他說只要我愛他，他就可以設法使我不會去當兵，所以我……我就讓他設法了，但是到今天早上，他對我回答得很含糊，我知道他是欺騙我了。

吉：嘿，想不到欺騙你一個月，我也做了一個月的烏龜，是毫無代價的。

代：吉田，你這不能怪我，我這一個月來心裏完全是愛你的。

吉：哦，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不，我不怪你，我恨他，恨他欺騙了我們，所以我咒他，好，現在只預備着晚上入伍吧，或者等那條狗來把我抓進監獄裏去。

代：不，事情不能這樣就完了，我還得去找他，問他爲你想的辦法在那兒，如果他還不給我滿意，我會把前前後後的事在大街上曬出來，要不我就和他拚死，我知道只要你去當兵，你一定會被中國人打死的，而我呢，如其在家裏悶死，不如去和他拚死。

吉：你，你真去嗎？

代：我去！

吉：不。

代：我去！

吉：你等我離開了日本你再這樣做。

代：不做這種事情還怕羞嗎？（下）

吉：代美子——代美子，小心再吃他的虧。

（他目送着代美子出去，詩人睡在沙發上，響語，他轉過頭來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連忙去叫醒詩人。）

小：吉：小泉三村，詩人，小泉三村，噯呀，你醉得像死人一樣了。

（被他叫醒）噯呀，天下最快活的事情，莫過於酒醉了做夢。更有意義的是在這春天裏做夢，你別叫我，你讓我做完了這段春夢吧！

吉：起來，我有話要——

小：啊，什麼話都不入我的耳，在我沒有完全探求到這段夢的故事之前，我是山谷里的隱士，是正在守孝的寡婦。

吉：快起來吧，廢話！（按他）

小：哦呀！你又按我的肚子，我告訴你，這地方是我神經最靈敏的地方。你只要一按着他，我吃下去的酒肉就會擠出來——啊！你瞧，不得了，它今天是一而再的受到你們的刺激，它——它要發作了，（要吐）嘔呀，天哪，我今兒才給了他多少的滋養料，又是酒，又是肉，（要吐）哦呀！你瞧，你這個沒——

小：是的，我知道你要說我沒涵養，但是我不是已經有兩月沒得好吃的了！一旦見着好吃，就……（要吐）就……要……多吃，（要吐）啊呀！我要吐，沒……沒消化了的食物向上面衝鋒了。我……這……到那兒去呢？

吉：痰盂在那兒。

小：不，哇（所有的都集在嘴里，他又要說，又要去吐，結果他走到門口把嘴裏的倒了，又回來）吉田，你瞧……這……這哇……（他不得不走出去了。）

吉：小泉三村，你就來，我跟你說話說。

小：（在外）你等我吐盡了再說吧！（嘔吐之聲由近而遠）

吉：嘔呀，你這個混——你想吐到大門外頭去嗎？你要是吐得一馬路，盡是些黃湯，警察看見了要罰

錢的！你是個窮光蛋！

（接着外面傳來一聲驚叫，「啊——哦」，隨着有腳步聲，龍野由外入）

龍：（手里拿着三根火把）這個詩人，他醉眼朦朧的，把我當作警察了呢？所以他大叫了一聲，要不是我大聲的告訴他我的名字，我說我是龍野，龍野，他幾乎嚇得發抖了。

吉：我好久沒有喝酒了，今兒因為在「反戰月刊」上拿到了四毛錢的稿費，他就喝成這個樣子，怎麼樣？（低聲）

龍：今兒晚上參加火炬化裝遊行的事情，你已經負責籌備好了吧！

吉：就差你和詩人沒有通知，所以我特地來找你。

龍：（興奮的）是預備怎麼樣一種情形？

吉：（神秘的）是把三千個已經加入到我們這個反戰團體裏來的同志，都組織起來，叫他們參加

他們每人都拿着巨大的火炬，火炬裏貯藏的洋油是特別的多，差不多全東京火油店裏的火油

都被我們的火把搜羅盡了。那時我們的人在街上列着一個長的隊伍，我們儘可以不聽警察的

指揮，叫着反戰的口號，同時我們還要怒吼。趁着火把的火勢猛烈的時候，衝到軍閥們那些主戰

的官僚們的屋子裏，燒毀了他們的屋子，也燒死了他們。

吉：哦！

龍：

同時那被徵去當兵，而還沒入伍的一萬二千個壯丁，今天晚上在他們沒有入伍之前，也要有所表示，表示他們不願意離鄉背井去參加慘無人道的無謂的侵略戰爭的情緒，他們就是我們唯一的幫手；眼看我們就會有轟轟烈烈的事情成功。

吉：

我也是被徵而還沒入伍的一個，無論如何，我極高興有今天晚上這場鬧事，我甯可被抓到監獄裏去，總比被軍閥送到中國去慘殺人家的年青人，去燒人家的房子，做那些與自己，國家都沒有利益的事情要好些。就是因此而死，我想我是爲正義而死的，是爲了我們這個窮困的日本同胞爭取生存而死的。

龍：

的確的，吉田，我——

吉：

不，你慢慢點說，你先聽我說說我的意見，我是感覺到我們的日本，要是再戰爭下去，那就要亡了。我們的國土本來就小，現在要去侵略人家，慘殺人家。侵略國是很難得到世界各國的同情的，所以各國都在抵制日貨，我們的貨運出去沒有人買。我們商業是蕭條了，我們的人是被拉去當兵了，種田的人手缺乏，工廠裏沒人做工，家裏頭老老小小幾口沒人養活。好像那屋裏梅柳老太，前個月聽見他兒子在中國被游擊隊殺死了，真是悲傷，家裏又窮，就這們一急急瘋了，我敢說東京城因爲這個，瘋了的男男女女不知道有多少，全日本集起來更會不計其數。就說我吧，我不去當

龍：兵，我在工廠裏做工頭，一個月的薪水可以養活了我的老婆，可以幫助那個窮詩人的生活，可是我現在要去當兵了，眼看要死在中國了，我的老婆那時候祇有和詩人一起都做瘋子，再慢慢的餓死，唉！可憐，現在的日本就是這樣，日本，日本，日本，要破產了，「我們日本人」要毀滅了。（慨嘆）

吉：拿去你的火把。在今天晚上你就把你剛才說的這些話，在大街上重說一遍，全東京的人聽了，都會同情你的。

小：要是這樣，我還可以拉出隔壁的老瘋子，把她放在我們的樓台上，叫她發出奇怪的聲音，給東京的人做個榜樣，再叫我們的詩人小泉三村，把他最近的作品，就是在反戰月刊上登載的那兩首詩，當眾再念出來，再加以表情，東京的人是會被感動的。

（小泉三村恰巧由外入）

吉：怎麼着？今天晚上火炬化裝遊行，要我去念詩嗎？哈哈，這是天下最荒謬的事情，這簡直是侮辱了我們的天皇的警察，本身所負的最大的使命，是禁止我的詩，再在小報上出版的，因此我的生活費就毫無着落，要不是反戰的月刊秘密的登載，那「春天的溫暖」和「反戰的火光」的話，我一輩子拿不到四毛錢，一輩子沒有酒喝，可是今晚，就要我讀那兩首詩嗎？不願忍到警察嗎？

小：今兒晚上我們把慶祝日軍勝利的火炬化裝遊行，改着反戰火炬化裝遊行，這原是你知道的，我

們不受警察的指揮。

小：這應該是東京最偉大的晚上，我一定念，並且我就化裝成一個窮詩人的模樣。他是一個能發出反戰呼聲最大的人。

龍：好，你準這樣做，我給你火把。

小：哦，這火把是爲給我預備的。

龍：反戰同盟會，今晚預備五千枝火把，都是二百個工人盡義務連夜造成的，又粗又多，贈送給反戰的同志。叫他們今晚利用牠暴動起來，這個就是送你的。

小：吉田，現在好了，我和你都有了火把了，警察送火把來，我們就可以不買。

龍：還有這一根是代美子的，我知道她的思想，應該和你一樣，今晚也請她參加。

小：在沒有參加之前，我似乎須要慎重的排演一遍，因爲今晚實在是個難得的機會，我沒精采的表演就對不起熱望着我的「心。」總之一句話，龍野先生，噯，龍野同志——我將要使我發出的反戰的呼聲，作所有的反戰呼聲的棟樑。

啊

我的呼聲——「反戰」

是全日本心理的反響。

東京城裏的人們，

受着生活的壓迫。

良心的責備，

立刻要吃那反戰的奶。

立刻要以我爲娘！

小：

吉田和龍野同志，上面的詩就是表示我要做爲反戰呼聲的母親。因此你們可以相信我怎樣的忠於反戰吧，還有你們再聽我形容，我今天晚上所要發出的聲音，也是一首詩。

啊

啊！啊！（大聲）

我要使我的聲音變成怒吼，長上五百條腿向着天上走，

啊！啊！

我要使我發出聲音的軀壳，變成猛獸，

長上五百條腿在東京城裏走，軍閥在樓台上要看我，

嚇得索索的抖，

只要我再一聲怒吼，

他就會跌下了樓。

（龍野和吉田看他那付樣子煞是滑稽，不禁大笑。）

龍：小泉三村，你真會做詩。

吉：如果你叫他一會做三十首詩，他也不感到困難。

龍：你兩位，我應該回去了，七點鐘在馬路上見。

小：不，龍野同志慢走，我還沒有把我今晚要讀的詩拿出來預演呢，無論如何，你得看了我的一段排演再走，吉田幫忙吧，棹上東西拿開。

吉：怎麼你要跑到棹子上去嗎？

小：你們兩拿着火炬算是反戰的羣衆，我頭髮拉下來，就顯得我的樣子嚇人了，第一首詩先讀「春天的溫暖」吧？

吉：「春天的溫暖」與反戰有什麼關係？

小：小子你聽，自然有關係，可是你們等着我找出那首詩的底稿來照着念，也不會遺忘，哦，在這兒，咳！

聽着啊！

哦！

春天像熱水袋似的溫暖，

.....

（這時警長武村忽由外入，他全付武裝，趾高氣揚，）

怎麼，小泉三村，你又在讀你詩嗎？天皇是不准你讀詩的，

他——

武：不關你的事，什麼詩？

小：春……春天的溫暖。

武：不管什麼詩，只要是你的，總帶有反動的色彩，給我看。

吉：（怒目）不能給你看。

武：不是你做的詩，不要多管閑事！

吉：放屁！

武：不要罵人，吉田先生。我這回是真正的奉有天皇的命令，到你這屋子裏來的，不要侮辱我。

吉：可是詩不能給你看。

武：如果你也是詩人，你也會做詩，肚子裏有點油水，能夠說出一句斯文的話來像一個詩人，那麼你說你的作品不給我看看——可以，可是我這不跟你說，你也不配在我面前，一個天皇的使者警察署的一個警長面前說話，你離開我，我不是爲了剛才和你打架。現在又來報仇。喂，小泉三村先生，你爲了尊重我，也是尊重天皇，請你把你的大作給我看！

小：我真不懂，爲什麼東京警察，可以不得允許，隨便闖入人家內室裏來找麻煩？

武：人民的房子，是天皇的，天皇允許我進來的，拿來。

小：（把詩稿給他）荒唐無聊，簡直是滑稽！

武：這面是春天的溫暖，這面是反戰的火光，都是些鼓動不軌的思想的詩，政府既然已經給你處罰了，你爲什麼還不改過，現在如果再讓你這兩首詩存在的話，你就要坐監了。我爲你消滅它。（撕成碎片）

小：（大怒撲上）啊！

武：我現在是有槍在身上的！

小：我的詩啊！我的「春天的溫暖」春天，春天，有「反戰的火光」都完了啊！

武：我告訴你們，我是爲什麼到這兒來的，我帶來了火把，限定你們每人買一根，參加晚上的化裝遊行會，慶祝我軍大勝。

龍：他們已經有了。

武：那兒來的？

武：政府已經有了通令，凡是火炬遊行的火把，都得向國家購買，（他同身到門外拿進了火把，）你們每人一根，每根一毛錢，代美子，代美子。

吉：你找她幹什麼，你難道……

武：也給她一根火把，她到那兒去了！

吉：……（接過火把）她將要用這根火把在今天晚上當衆宣佈某個人的醜史，宣佈她敗類的行爲。

武：（大驚）啊！你說什麼？

吉：心虛的人自然知道。

武：嘿，是你叫她這樣做？

吉：老天叫她這樣做。

武：那我有權利不准她參加去破壞別人的名譽。

吉：凡是在東京城裏的人，都有資格參加，這也是天皇規定的條例——她要參加！

武：吉田，不要太惡作劇了。

吉：這是代美子的意思。

武：嘿，如果她真要這樣，我告訴你，好漢做事一不做二不休，惡漢做事，不怕起頭，不怕收尾，等着瞧吧！

吉：等着瞧吧！

武：（欲下）火把錢拿來。

吉：（在身上取出錢來給他。）

武：吉田，你要能够勸住代美子，她就沒有危險。

吉：請你自己勸她！她去我去了。（武下）

龍：什麼事情，吉田？

吉：他要我的女人代美子愛他，他可以設法免我的兵役，但是結果我們是受他騙了，今天晚上遊行

龍：的時候，代美子一定會不顧一切的把這毀事宣佈出來。好，使這個口口聲聲拿天皇做幌子的惡賊，得個教訓。

小：完了，（檢起了地上的碎紙片）我的詩什麼都完了，我將要在今天晚上聽他這段醜史，我要做

一萬字的一首詩，完全來罵他，咒死這個王八蛋。

龍：可是今天晚上你唸什麼呢？

小：多啦，憑我這反戰的情緒，憑我平常看見的那些慘酷的現象——

那田園荒蕪了沒有人種，那年老的寡婦等待着他的出征的兒子未歸。

那小商人因為市面蕭條而破產。

我們的國際市場，因為抵制日貨而凋零。

那年青的小夥子新婚以後被逼着拋棄了愛妻去當兵，整千整萬，幾十萬的有血肉之軀，有健強的體魄，會變做一包一包的骨灰，由輪船運回來，

他們的幽靈會繞在我們每一个人的身體四週哭訴，哭訴出——

他們的身前，

被迫着離開家鄉，

去佔有人家的家鄉，

去強姦人家的妻女。

去括掠人家的錢財，

去做什麼，什麼，

他們的良心是受了責備了；

他們都是屈死鬼，

天神不收容他們。

他們的哭訴的聲音，都傳達在我們的耳裏。

像這許多事情，還不够做爲今晚我慷慨悲歌的材料嗎？

吉： 是的，小泉山村，今晚馬上就到，最好你拿錢去少買一點酒吃下去助你興奮，那你的呼聲更加動聽了。

小： 我的錢已吃光了，

吉： 我有。（摸錢，但是錢已掃數作爲火把的代價給武村了。）

吉： 哦！

小： 你那僅有的四毛錢，已經給武村了。

龍： 真是，現在大家都走上了窮的路了。

小：總之，不反戰不得了，我們爲什麼窮！

吉：好，我去借錢，借錢來買酒，今晚我們都得喝點酒。

龍：那我們一起出門，希望我們的詩人在家裏靜養靜養。

吉：如果代美子回來了，請你叫她準備參加今天晚上的遊行。

小：你的代美子可以做我的助手，她的樣子像隻狸貓，聲音却像母老虎。（吉與龍下）

（這時外面馬路上，有鼓鑼聲夾雜着一個男人的叫喊聲，他喊着「參加火炬化裝遊行的人，準備在六點半鐘點上你們的火把，走出門來參加遊行的隊伍」他重複的說着諸如此類的話，從屋子的窗下走過，晚風隨着增大起來，小泉三村張着耳朵，聽着那聲音，他想像着今晚的情景在屋中走着，並看他講話狂呼的手勢，他興奮極了，嘴裏咕噥着。）

小：（揚着手勢）喂（小聲）你們聽說：（這時從台上露出一個年老白髮的女人，她扶着拐杖，慢慢的進來，她的眼睛發直，老是那麼呆的，這就是先前吉田提起的那梅柳老太太，她是爲了失地的兒子而瘋的）

小：（看見她）哦！梅柳老太太不錯，現在是該你出來的時候了，你每天晚上必得站在這兒陽台上，望着你兒子回來的，望吧！你已經望了有四個月了，當你兒子走後的第二天，你就在這兒望起，望

你那前面有一朵朵白雲，白雲下是廣闊的海洋，起初海洋的浪潮，帶了坐着你兒子的那隻船向中國去。可是不久海洋的浪潮，也帶坐過你兒子無數的船隻，船裏堆載的是多少屈死鬼的屍灰，你的兒子也做了一個屈死鬼，從海洋的那邊過來了。除了中國兵，死了不算的屈死鬼，所有的爲日本的軍閥而戰死的兵士，都成爲屈死鬼，因爲中國的士兵，是爲保衛他們的國土家鄉而死的，他們的死是有意義的。他們的慈母也不會爲他們的兒子犧牲了感到痛苦。而日本的士兵，死在中國戰場的是像一個海盜，但是他們並不是自己要去當海盜的，是軍閥逼着他去的，他們死也是軍閥逼着他們死的，所以他們是屈死鬼，你的兒子權三結是屈死鬼，那怕你再等一百天，你看不見他的影子……

梅： 權三結！權三結我的兒子！——（是淒厲的悲聲）（晚風鳴了一陣）

小： 你聽這風聲，它在叫你的兒子，是多麼淒厲的叫聲，刺骨的叫聲！

梅： （用盡全身的力）權三結，我的兒子權三結。

小： 你的兒子也就是我最親愛的朋友，你這樣的慘呼他，使我不得不傷心。

梅： 權三結！我的兒子！

小： 你的眼淚在額上。

(晚風又是悠悠地一陣)

小：唉！如果我不是詩人的話，也不會來附和你，可是你這樣悲慘的聲音，更能促起我在今晚遊行隊裏的反戰的情緒，你的呼聲是火上加油，我要反戰，我不忍我再看見一個個年青的小夥子，都做了乾燥的骨灰，我不忍再看見東京有很多的母親，做了你這樣的人，我不忍看我的朋友，一個個都被海水輪船帶到中國去，我要反戰，我已經冒出了反戰之火，梅柳老太太你是加油的人。

梅 樞三！樞三！我的兒子，你回來吧！

(晚風又是一陣)

(外面接着又是叫聲：「六點半鐘了，拿火把的人準備吧，今天天皇在宮門口設了御座，他要參觀火炬表演。」他重複的說着，擊着鑼從窗下穿過，梅柳顯得非常興奮。他望着那叫喊的人，幾乎要說出話來。)

代：(從門外急急的進來，樣子很難看) 吉田！……吉田

小：哦，代美子，吉田出去爲我去借錢買酒了，你爲什麼弄得這樣子？

小：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天哪！  
怎麼回事？

代：那個畜牲，我上了他的當，我被他欺騙了一個月，天哪！  
小：一個月。

代：在這一個月裏我滿希望我的丈夫，可以留下不再去服兵役。

小：我也是這麼希望着，吉田要是當兵了，我失掉最親愛的朋友，你就失掉了丈夫。從此我什麼也沒有趣味了。

代：可是現在什麼完了！

小：完了？！

代：今天晚上他就要去入伍，半夜裏天皇授旗編隊，明天上午十點就要跟輪船出發。

小：天哪，你怎麼知道這麼詳細？

代：那個畜牲，他有意氣我，把什麼話都告訴我了。

.....

代：畜牲，畜牲！你——（咬緊了牙齒，恨得說不出話來！）

小：（沒注意到吉田由外入，他急迎上去）吉田！吉田！你看你的——哦！不，我聽說你要入伍了，你（抱住他）——海水……海水的浪潮要……（哭了）要……捲沒了你……我再不能看……

看見我最親愛的朋友（看見吉田拿着酒瓶）……借錢……打酒給我喝……叫我興奮……

我從此都沒有興奮……我……我跟你一起死去，一起做屈死鬼！

吉：朋友，沒有什麼，我知道這個消息是代美子告訴你的，代美子的失敗是我早料到，因為那個畜

牲——

代：是的，他簡直是個畜牲，他說什麼都不同情你，後來我只好狠了心，我說：武村，我立刻回去拿火把。  
吉：是的，拿火把。

代：「在遊行隊裏把你這種不道德的醜史，當衆宣讀，這是徵兵的黑幕，——並且是警察署的警長  
吉：做出來的，是日本軍閥的走狗做出來的。」

吉：……

代：吉田，你不必顧忌，這對於你沒有什麼損失的。

吉：好，好，代美子，拿去你的火把，這火把裏的油是特別的多，是反戰黨的幹事龍野送我們的，隨便你  
怎麼運用她，我今晚還有其他的工作。

小：那工作是和你遙相呼應的，就是暴露軍閥的醜史，和他們主戰的罪惡。

吉：我決計幹好這件事，什麼犧牲，都比做屈死鬼值得！

（龍野急由外上）

龍：遊行隊快出發了，我已經換了衣服，這衣服代表「反戰的火光，」詩人這就是你所說的「反戰的火光，」

小：哦，偉大！偉大！

龍：我穿着這身衣服要帶領五百個敢死隊的同志，去燒毀軍閥的房子。

吉：那五百個人裏，有沒有我那工廠的工人？

龍：差不多都是他們。

吉：那我也得參加進去，我和他們容易合作。

龍：我來也爲這個意思。這樣好極了，我多了一個助手。

吉：憑我這身力氣，我可以打倒二十個守衛的警察。

小：我可不可以參加？

龍：不，你的工作是帶領着其他的同志高叫口號，你只要一叫，他們就附和——好，我先走，吉田，你馬

上到古田新街等我們大隊伍。

吉：（好望着他下）

小：啊！點火把，

（他們點火把，外面纏綿，人聲漸次嘈雜，有人說遊行開始了。）

小：酒！吉田，酒！

（取過酒瓶，三人輪流的喝。）

小：（一面喝酒）多偉大的夜晚，多偉大的舉動

吉：把火把給我——代美子，再會！

祝你成功。（吉下）

代：我去換衣服。（由內下）

（台上只留下梅柳與小泉三村；梅柳總是站在窗口。）

小：啊，（喝完了酒向梅柳）今晚是偉大的發動啊，是向軍閥去爭取我們生存的時候，千萬個人都

執着火把向前衝！你也應該叫，叫！你那屈死的兒子的名字，叫！叫！

梅：（真的又是一聲壯烈的叫）權三結，我的兒子！權三結！

今天晚上我會拿你做一模型講給全東京人聽，提醒他們侵略戰爭的罪惡。

梅：權三結！（此時外面火光漸亮，人聲由遠而來，也有鑼聲）

小：

（他忽地轉過身來執火把）時候到了，（他捲起袖子，在屋裏先來回走一趟。）

火！火起來吧！火！

你是反戰的火，

你是東京人們心頭苦悶的火，

你是爲侵略而犧牲了五十萬屈死鬼的冤火，

你是爭取自由解放的火，

你是那驅除戰爭瘴氣的火，

你是在富士山底被壓迫了千年的火，

你如今是突破了鐵石壓迫的火，

你是遍滾東京的火，

你是要燒死軍閥的火。

火！

啊！起來了！

火！！

小：（他狂叫着再上樓台，向着遠處人聲高沸的地方說。）  
（大喊，）詩人，小泉三村，他從天上帶來了反戰的火，現在他來參加遊行了。

梅：（台後人聲漸近，晚風大起，梅柳用盡平身之力叫）  
權三結！我的兒子！（詩人將欲跑下——）

武：（武村正由外上，幾和詩人相碰。）  
代美子？

（詩人不理的跑下）

（代美子換短裝握火炬上）

武：代美子！

代：啊！

武：禁止你參加遊行！

代：你怕我說你的醜史？

武：我已經給你說過了。要是你真正地那樣做，我會不認識你。

代：（不顧要闖出）放屁！

武：

（用力的把她推回，她跌在沙發上。）不許出去，我有槍，我在門口守着。只要看見你一下樓來，當心我的槍就會走火——休息吧，代美子，女人應該自己保重點兒，休息一會，等你丈夫回來和他握別吧。他今天晚上是無論如何要入伍的。（下）

（外面的遊行的敵伍由遠而近。詩人在外面大呼，羣衆和之）

小：

（在外）……根據這一點所以我們日本人要反戰。對不對？

衆：

對對！

小：

還有，你們日本工人爲什麼失業？

衆：

「工廠關門了！」

小：

工廠爲什麼關門，是不是因爲牠出品不能夠在外國推銷？

衆：

是的。

小：

因爲外國人都不同情我們，所以他們抵制日貨。爲什麼他們不同情我們？就是因爲我們的侵略

太不顧公理，現在外國都同情中國。中國的民衆都很勇敢，他們爲正義而戰，是越打越有精神，是

越打越利害。而我們假使再繼續侵略他們，我們要亡國了，你們願意亡國嗎？

衆：

不願意！

不做亡國奴

這都是軍閥主戰的，打倒軍閥。

打倒……

小：

還有，現在大家親眼看看戰爭的罪惡，你們看台上有一個老婦，她叫梅柳，她兒子是上次被徵去當兵的，她只有一個兒子——所以她瘋了。（代美子此時再也忍不住了，至窗口大呼）

諸位請聽我的，

衆：代：

——嗚呀！那邊已經失火了！

失火了！

失火了！

是什麼地方？

衆：小：

報告各位：是軍閥的房子，被我們反戰的勇敢同志燒着了。

啊——

萬歲！

反戰萬歲！

燒房子的同志萬歲！

喂！

好，現在你們還可以看見一件慘事。請你們的眼睛向樓台上望，那兒有個年青的女人。

（哭）諸位請看我，我是一個不幸的人，我家裏祇靠我的丈夫養活。在一個月前，我的丈夫接到警察署的命令要去當兵，那時一個警長名叫武村，對我說——他要我愛他，只要我愛他，就可以避免我丈夫的兵役。

衆：這是警長向你說的嗎？

卑鄙！

不要臉！

代：我當時——

（武端着槍由門上走近代美後，代美不知）

我當時爲了我丈夫我答應他，可是——（代美子被武村拉下，隨即封住她的口，她抵抗，手槍被代美子撲下，兩人打成一堆。）

（外面發槍聲，人聲在遠處，顯然是放火勝利了。火光隨着增大，台後羣衆大亂。）

吉：

（在背後向羣衆說）現在軍閥的房子被我們燒了。我們的敢死隊和警察發生衝突了。現在我們大家去幫助他們，向那邊走！

走……

……

走……

打死警察——

吉：

向這邊走！兄弟們，跟我——

（正說到這兒，武村掙開代美子，拿起手槍，向吉田叫聲處砰然一槍，吉田大叫一聲，顯然是受傷了。）

代

啊！我的丈夫，吉田！（跑下）

（外面槍聲大起，不幸武村在樓台上中了流彈）

武：

啊！自己別打自己人啊！他從台上跌下。火光衝天，人聲沸烈，梅柳一人立台上態度失常。二會，吉田執着火把扶着代美子上，他一直跌到窗前，臉上的血滴滴的流下。）

吉：

火！火！我們的事成功了！火！火！火！（興奮的叫）同志們衝呀！暴動呀！代美子！你也去衝，拿着火把

去衝！

可是你？

代：我不行了，就要死了，我站在這兒死，望着反戰的同志們的勇敢的暴動而死——火，好火，軍閥一

定被燒死了！——代美子，去，不要可惜你的丈夫，你繼承了你丈夫的意志，代美子，去，去參加，你要我，你就去參加。你愛日本人民，你也去參加！

代：好，我去和警察決鬥。（下）

吉：（流着血，可是手扶窗格，還站立着。望着火，）火！火！哈哈，火！

梅：權三結，權三結，我的兒子！權三結！

吉：好火！好火！哈哈！（狂笑）火燒後的東京，要變成另外一個樣子（詩人由外跑上）

小：火！火！東京大火了！是反戰的火，是反戰的火啊！打倒軍閥，打倒侵略中國的法西斯軍閥！

（外面火勢與人聲俱烈）

——閉幕——

贖罪

夏衍

廣州，八月中旬，一個一天有三五次警報的下午。

三點左右，天氣悶熱得沒有一點兒風，南向的二樓客廳，相當富麗的家具和陳設。

幕啓，梁明（十四歲）將一面演講隊的白布三角旂斜靠在衣架上，向着左首的壁，獨自地在裝演講的姿勢，激昂而又沉痛，再改個樣子，沉痛地。

明：

（演說口調，最初低聲地）「同胞們！全面抗戰，已經一年半了，我們的敵人，計劃三個月之內征服……」（看）看記在名片上的底稿，（征服整個中國，可是……）」

（女僕阿三悄悄地從右側的門進來，吃驚地望了她一眼，接着笑了。）

在做什麼？

（回頭來看，有點窘）「不要你管，（默默地唸着演講詞，想起了似的）喂，阿三，哥哥還沒回來嗎？」

（泡茶，不答。）

明：（瞪她一眼）問你哥哥還沒回來嗎？

三：哥哥娶了嫂嫂回來，就不用你管啦。（欲下）

明：（咧咧嘴）一起出去的。

三：（下）

明：喂，來來，（指着正要佩上去的臂章）替我把別針扣好，……哥哥回家，問起我，說我去宣傳……

去演講啦。

三：（一邊替她扣）別操心，不會問起你的。

明：（你怎麼的，繫得這麼低！）阿三懶懶地重新給她扣好。（拿了旂，性急地從左邊的門出去，嘴

裏還是低聲地背唸着：）「同胞們！時候已經到了，我們民族翻身……」（下）

三：（望着她，有點好笑，低聲地）發神經，（收拾梁明散亂了的家具，電話響，去接）喂喂，什麼？梁先生？梁先生沒有回來，什麼？……我不懂普通話的。（再聽，對方已經掛斷了。）（以上對話皆夢

話。）

（一會兒，樓梯上腳步聲，按門鈴，「阿三」——李雲的聲音，很快地開門，梁凌生和他的年輕的太太李雲，陪着他的老友祝少甫進來，祝少甫還帶了皮箱，衣包之類，四十五六歲，相當聊倒的樣子，這和凌生夫婦漂亮的服裝一比就可以知道的。）

梁：

（對阿三、粵語）把祝先生的東西搬進去

雲：

（對祝，殷勤地用國語）這地方倒還涼快，上面還有三層，所以空曠的時候，也覺得很安全。

梁：

（對阿三）把後面的房間收拾一下，祝先生在這兒住幾天。（阿三下）（梁轉對祝用國語說）

你早通知我，就不用着化錢住不舒服的旅館啦。

祝：

（國語）做夢也想不到會在這兒碰到你啊！不過，（望了望雲）不過，凌生你們新婚燕爾，我住

到你們這兒來，不會不方便嗎？哈哈。

雲：

（抿着嘴笑，國語）祝先生愛說笑話。

祝：

（將房間的陳設仔細地打量一下，國語）唔唔，好地方，漂亮極啦，（回頭對凌生）凌生，半年不

見，看樣子，你是發了財啦，這樣的住宅，這樣的裝璜，還有這樣一位漂亮的太太，哈哈哈哈哈（雲多

少有點異樣地瞟了他一眼）跟我們在安樂坊的時代比起來，真是天差地遠啦。

梁：

（本來就帶着點憂鬱的面部聽到這話更加憂鬱起來，好像不願意在他妻子面前講起這些話

似的，用國語）別說……唔，少甫，不熱嗎，把衣服脫一下……

雲：

（國語）今年的上海怎麼啦？比此地還熱嗎？

祝：

（國語）唔唔，差不多，不過人太多啦，什麼地方都擠滿啦……

- 三：（上來，對祝、粵語。）祝先生，衣箱和包裹裏有什麼衣服要洗嗎？
- 祝：（茫然不懂她的話，國語）她講……
- 雲：（笑着，國語）她講，祝先生有什麼要洗的衣服沒有？
- 祝：（國語）噢，噢，別操心，沒有什麼……（對雲）到了廣東，真比到了外國還困難……
- 梁：（對三，粵語）別忙，先給祝先生打水，沖涼。
- 三：（粵語）沒有水。
- 梁：（粵語）警報不早已解除了嗎？
- 三：（粵語）可是水還沒有來啊。（下）
- 祝：（國語）李小姐，廣東話已經講得很好了吧。
- 雲：（國語）不會講，祇能聽一點，講得快，那就……
- 梁：（國語）你別怕，住幾個月，就懂啦，我們初到上海的時候，還不是一樣？
- 祝：（國語）唔，對，在上海的時候，你的廣東官話老是給我們開玩笑的。（起來，望望窗外，感嘆）好極了，這地方，（對雲）在內地看報，以為廣東是炸平了，可是想不到還有這樣的好地方！
- 雲：（國語）這地方真的這樣好嗎？

祝：好極啦！

梁：好地方，昏報來的時候你就別要怕。

祝：怕？笑話，我還不是從敵人後方逃出來的。（停一停，想起了似的）噫，凌生，你剛才路上的話還沒

講完呀，你怎麼樣從縣裏逃出來，怎樣到上海，怎樣的和李小姐完成了這一段美滿姻緣（有點迂氣）你得從實報告才得啊！

梁：（不很起勁）這有什麼好講……

祝：還有，你做什麼買賣發了財，現在在幹什麼，咱們老朋友……

梁：（不耐聽這些話似的）老朋友？我看你的神氣倒依舊像在縣衙門裏問口供。

祝：你看，你逢人就暴露我。

雲：什麼，祝先生是當過法官的？

梁：對啦，咱們的司法主任。

祝：（搔搔頭）不錯，縣城失守之後，我也已經半年多不開口供啦。（苦笑）好，現在讓我來問問

你……

梁：（有點狼狽，勉強地）別老開玩笑，我又不是犯人（這脫口而出的犯人這兩個字使他自己張

皇，偷偷的看了他妻子一眼）老祝，我到要問問你，跟我們走散了的那些朋友們，現在……

祝：不，你先把你的經過講給我聽。

梁：不，你先講！

祝：逃難有什麼好講的，還不是這麼一套。你講你講，怎樣的遇見李小姐，怎樣的回到廣東來，怎樣的……

梁：這有什麼好講的，極平常的事，還不是這麼一套！

祝：對，我就要聽你這一套。

梁：你先講！

祝：不，我先問你，你先講。

梁：你先講。

祝：你先講。

雲：（在旁禁不住笑了）有趣極啦，你們老朋友在一起。

祝：李小姐，別怕，咱們是搵搵搵慣了的。

雲：這樣才有趣啊，老朋友好容易在一起。

祝：對啦，這機會不容易，我一定要問清楚。

梁：又是司法主任的口氣，那我就偏不講。

祝：（搔搔頭）想不到你這「犯人」這樣的頑強。

梁：（抽了一支烟，偷偷地望了少甫一眼。）

祝：真的不講？

梁：（冷冷地）你以為我會講嗎？

祝：（轉移目標）那麼，李小姐，你代表他，你代他講吧。

雲：（坦白地）很平常啊，他從內地逃到上海來，我們是以前在上海見過面的，他要回廣東，我也要經過廣東到漢口去，恰巧他有……

梁：（嚴重地，這嚴重的程度超過了開玩笑的程度）雲，別說！

雲：（不經意地）怕什麼，這是你的壞脾氣，極平常的事故意的裝得很神秘，別人就覺得更神秘啦，

這不是很平凡嗎？他在台山的有幾個錢的叔叔死了，要他回去……

祝：叔叔！你生，你有個叔叔，為什麼從來沒有聽你講過。

梁：（無法遮掩內心的狼狽）為什麼一定要使你知道呢？

雲……他先回台山去整理家產，我跟着也就到了廣東，（笑）完啦，這不是很平凡？

祝：（半信半疑）叔父，有錢的唔……那麼凌生，這就是說你得了遺產？原來如此，一個二等縣的窮科員，會這樣富麗起來！

雲：（對於他的那種隨便不顧慮的口吻有點不愜意起來，粵語）阿三，（隨手開了電扇，阿三上，）你去看看有沒有水，祝先生沖涼，電氣已經來啦，水也應該……

祝：（回頭來對雲）噢，愈廣東話不是已經講得很好嗎？可是，別操心，別去添柴，我們老朋友……

不，（笑着）我叫她替你預備沖涼，不洗澡。

祝：噢，慢着，我不熱，我們還是談談……

梁：（直朴地，粵語，）倒茶。（阿三倒了茶，下）

祝：（點頭若有所感，）所以，運命還是有的，有人在國難中遭了災，有人了在國難中失了業，也有人  
在國難中發了財！哈哈……

梁：（突然的站起來，神經性的地，）你說什麼？

祝：（不很經意，）我說，也有人在國難中發了財，像你這樣的。

梁：（脫口而出，）你說我發國難財？（揩一揩額上的汗。）

雲：（吃驚）發生你怎麼的？

祝：爲什麼不好說？雖則「發國難財」這個名詞被人用成了貪污的意思，可是凡是在國難期內發了財，譬如你這樣在國難期內死了有錢的叔父……

梁：（稍稍平靜）我不許你說，我不愛聽。

雲：梁生，你倦了，你去休息一下！（但是接着就不免對她丈夫疑惑起來，自制一下，回頭來對祝）他近來身體更壞啦，有點兒刺激就興奮，動肝火，失眠，晚上十天之內有五、六天總是睜着眼等天亮，多講了話就……

梁：（制止她）雲！

祝：唔，那可要請個大夫診一下才對啊，（自語）奇怪，從前，在同事們裏面他是最愉快，最活潑，也是最會睡的，

雲：不是說，他以前就有失眠的毛病嗎？

祝：沒有的話，跟他同睡一個房，他的鼾聲倒可以使別人失眠的。

雲：（對他丈夫的狼狽更覺不審）當真？（不斷地注視着他。）

三：（上，粵語）沖涼已經預備好啦。

梁：（得救似的）唔，少甫，去沖涼吧，我也想休息一下……

祝：好吧，對，你也得休息一下，你比從前瘦多了，（隨阿三欲下，又突如想起似的回轉身來。）噢，想起來了，你方才問起同事們的情形，你知道張胖子嗎？他死啦，怪可憐的。

梁：（雷聲似的）什麼死？——（站起來）

祝：唔，死啦，軍法從事；像他這樣人，祇能說活該！

梁：什麼？軍法從事？爲了什麼？（苦痛）

祝：那才是真正的爲了「發國難財」了，哈哈，縣城失守的時候他扒了庫裏的三千塊錢，又因爲身體胖，逃不快，躲在鄉縣的村子裏，後來有人報信，給×司令長官抓到了，那還有什麼說。張胖子的貪污是出了名的。

梁：（不自覺的）三千塊錢呢？

祝：誰知道？反正是他拿的就是了。

梁：不一定！（又回頭看看妻子和友人。）

祝：（不愧是個司法吏，對於他的態度驚訝起來）什麼？不一定你替他辯護起來，在縣裏對於張胖子的貪污，你不是攻擊得最利害嗎？不一定那麼你說……

梁：（狼狽了）不，我看他沒有這樣大的胆量吧。（揩了揩汗，偷看他妻子一眼，二人目光相遇，不自然地避開。）

祝：笑話，亂世的錢，渾水的魚，撈着就算啦，別說張胖子，在那樣的情形之下，比他再清廉一點的也可以做得出吧。（一邊說，一邊解下了領帶，向裏面走去……）

梁：（講話有點頓）他，他沒有口供？

祝：（邊走邊講）有吧，誰管他……

三：（聲。粵語）在這裏，祝先生！

梁：（望着她的背影走了，跟了一步，退回來，垂着頭默想，一會兒想起了自己的妻子，抬起頭來，眼光又正和含怒地凝視着他的妻子的視綫遭遇，更狼狽了。）雲！

梁：（不理會他，側身望窗外，眼圈兒有點異樣了。）

雲：（上前一步）雲，爲什麼呀？（拍着她的肩）

梁：（掙開他的手。）

雲：（窘急）爲什麼，方才還是好好的雲，你說！

梁：（冷笑）我說？我說？我這心虛的樣子！

梁：（好像一切的祕密全給她發現了似的）心，心虛你說……

雲：你的一切，我全知道了！

梁：你知道了什麼？

雲：問你自己！幾個月來你老是焦躁不安，朝思晚想，問你不肯說，原來你是有祕密的！

梁：不，不，雲，我沒，沒有……

雲：沒有，你見了人用得着這樣心虛？你用得着滿頭大汗地防着我盤問？

梁：（更窘了）不，我沒有……

雲：（狠狠地推開他）你欺騙我，我今天倒要問個明白了，趁你的朋友在這兒。（怒目相視）你將

我看作什麼人？你有錢，你祇能去騙那些下賤的女人，你以為我會愛你的錢嗎？

梁：（望着裏面，粵語）別這麼大聲的說，雲，你錯了，你……

雲：我錯了還是……

梁：（懇求地，粵語）別高聲，我沒有騙你；在這一點，你誤會了，在這一點，我對你全沒有祕密，全沒有

欺騙你，可是……

雲：（粵語）可是，什麼？

梁：（不語。）

雲：（怒視着他，回身不顧他。）

梁：（決然鼓起勇氣來，粵語）可是，雲，我是有了祕密的，是的，我騙了你，我對你講了謊話！我沒有什

麼叔父，沒有什麼遺產，我的錢……

（向後面望了一眼，國語）你的錢？

梁：……

雲：（粵語）說，你的錢那兒來的？（走近一步）

（粵語）我拿了錢，別人送了命！（垂頭）

雲：（吃驚，粵語）你講什麼？

（脚步声，梁明按電鈴，阿三拖着木屐出來，開門，梁明跳踉地跑進來，正要講話，看見哥嫂緊張的情狀，閉了嘴，把旂放在靠壁的地方，蹣手蹣腳地走進去，臨下回頭望了一眼……）（粵語）「阿三！點心！」

（國語）你爲了錢，害了別人的命？

梁：（搖頭，粵語）祝少甫不是講了嗎？「發國難財！」混水撈魚，我拿了不該拿的錢，別人就因爲這

明：雲：明：三：明：雲：梁：雲：梁：雲：

原故，在貪污的罪名之下……槍斃了！

（退後一步，國語）那麼，我們現在用的錢，不是你叔父的遺產嗎？

（痛苦地搖頭）

（國語）那麼，你的錢？（急）你說啊！

（痛苦地，粵語）在縣城危急的時候，大家準備走啦，我到會計課去借點錢，可是，那張脖子怕死早就走了，誰也沒有，銀箱也沒有鎖，裏面有三千塊錢……我想拿這錢交還縣長，可是誰也找不到，我到了上海……到了上海，我一時糊塗……（講不下去）

（既恨且悔，國語）你，那麼，你為什麼要騙我，為什麼要騙我呢？（重重地將身子坐在沙發裏俯着頭。）

（裝着鬼臉出來，向室內招手，阿三輕輕地上來，粵語）誰？

（低聲，）叫祝先生，梁先生的老友！從上海來的。（下）

（對哥哥嫂嫂望了一眼，雲勉強地抬起頭來，明走到雲身邊，低聲地）哥哥又是頭痛

（搖了搖頭。）

（粵語）不舒服？

明：雲：

（不理會她，看見她袖子上的臂章，讀上面寫着的字。）

（找到了講話的機會了，）「八一三」紀念獻金運動大會……嫂嫂，我們今天又去宣傳了，西濠口，十八甫，獻金的人真多呢，老太婆，小孩子，要殘飯的，也有人獻了幾百塊……

雲：

（不再理會她，偷望了凌生一眼。）

明：雲：

嫂嫂，哥哥和你獻了金沒有？

……

明天去，好嗎？我也去獻，真有趣，一個要飯的向人要了錢就上去獻，一連十幾次，胸前把獻金章掛滿了，還有，對啦，（有興趣地叫他哥哥）哥哥，你聽啊，在獻金的時候，人不是擠得很多嗎，後來一個穿西服的喊起來，說身上的錢給人偷了，一看，原來偷錢的正在獻金台上，把偷來的錢全獻了，那人立刻趕上去抓住了他……（一口氣接不過來，用袖子揩了揩汗。）

明：雲：梁：

（對於這故事感到了興趣，抬起頭來。）  
後來呢？

那偷錢的被童子軍抓着，但是他一點也不逃，反而對台下的人說，他沒有錢，但是他也想對國家盡點力量，他看見穿西服的藏着許多錢沒有獻，他便來替他獻了……

雲：噢，那倒了不得，以後呢？

不講了。

爲什麼？

明：我講下去，你們明天就要陪我去獻金！

（笑了）好啦，你講。

明：當真？（雲點頭）這幾句話打動獻金台上和台下的人，有人喊，「童子軍！不要抓他，」台上的

一位太太問那被偷的人，怎麼辦，被偷的人倒有點臉紅啦，低聲地說，不要抓住那小偷，他自己也悄悄地走啦。

雲：那麼童子軍把那個小偷放了沒有？

明：（用手指點着她）明天可一定要去的！獻多少？

雲：（笑了）這小孩這麼壞。

明：你先說，獻多少？

雲：（振作起來）阿明，你說，童子軍把他放了沒有？

明：（高興）唔，放了，大家還對他拍手呢！

梁：台下的警察沒有抓他？

明：沒有，警察也拍手的，台上的那位先生演說，說他偷了錢是犯罪的，可是把偷來的錢獻給國家，大家就應該原諒他了。

雲：唔，真難得！

梁：（好像得到了什麼啓示似的）你講的全是真話？

明：（堵起了嘴）不信，你看明天的報。

梁：他沒有罪？

明：沒有啊！

梁：（站起來）雲，我也能……（改用國語）我也能和那小偷一樣地……

明：講廣東話！我不懂。

雲：（仍是國語）你說，怎麼樣？

（國語）……把犯了罪得來的錢獻給國家……過去我一時糊塗，以為有了錢可以使生活愉快，幸福，所以就犯了那次罪，可是自從那一天起，沒有一晚安心地睡過，犯罪得來的錢使我太苦痛了，雲，假使我們沒有錢，精神上一定反而會更安逸的。

雲：（懂得他的意思了，國語）那麼你說，把我們所有的錢，全獻給國家？

梁：（重重地點頭，國語）不是獻給國家，而是還給國家！這樣，我雖然還是有罪的，但是我精神上安逸得多了。

雲：（國語）你真能這樣做？你能够……

梁：（國語）當然，祇要你同意。

雲：（國語）什麼，你以為我會反對嗎？（懇切地）我希望你做個好好的人，我希望你精神愉快，祇

要你能够和從前一樣地……

梁：（國語）我知道，你一定會同意我的，（走近一步，捏着她的手）雲，我得救了，幾個月來的苦悶，得救了我該謝謝阿明，她給我的啓示。

（粵語）什麼，你講阿明什麼？

梁：（粵語）我們講好了立刻和你去獻金，把所有的錢全捐出去。

（粵語）當真？（跳起來，）即刻？

梁：（點頭。）

雲：（心靈上如釋重負）凌生，祇要你精神上痛快，我怎樣的苦難都可以受，在這個時代，我們本來

是應該受點兒苦的。

梁：（輕輕地撫着她的頭髮，粵語）好極啦，你快把所有的東西收拾起來。

雲：（國語）立刻？

（點頭。）

雲：（正要進去，祝穿着中國短衫褲上來，揮着蒲扇，二人正面相遇）唔，祝先生，洗過澡，不休息會兒？

祝：不，洗個澡，舒服極啦！

梁：（含蓄地）少甫，你可知道，在你洗澡的時候，我也洗了個澡，從肉體到精神，把一切精神上的苦悶全洗掉了。

雲：（回頭來含蓄笑）唔，今後你可以不必睜着眼睛等天亮了。

（不解他們倆話中的意思，望着）

——幕——

榮 譽 大 隊

呂 趙  
復 明

人：地：時：

抗戰期間  
後方醫院

何德潤——傷愈士兵，性懦弱。

張金標——傷腿部未愈，有骨氣。

吳大鵬——傷愈士兵，粗暴而良善。

趙得功——傷愈士兵，綽號「小抖亂」。

馬天民——傷愈士兵，為人正直。

看護

醫官

慰勞隊男

慰勞隊女甲——何德潤的妹妹。

慰勞隊女乙

慰勞隊員若干人

榮譽大隊若干人

景：一間病房，兩邊有門通道，中間開着一排寬大的窗子。室內除了必要的病床茶几外，有一張小圓桌。

幕啓：傷兵正在早餐，何德潤坐在自己的床沿上吃飯，他的面部被炸傷得很利害，現在雖已治愈，但是怪難看的疤痕已經改變了他的面相。張金標受傷較重，還沒有痊好，因為行動不便，所以捧着一碗飯靠在床上，吳大鵬，趙得功，馬天民，團團圍着桌子，或坐或立的吃着，他們的活潑自在的動作，顯示着他們的傷是已經好了，快要出院了。

吳：（看看菜盆）又是青菜豆腐湯！

趙：（打趣地）青菜豆腐湯！……怎麼吳班長今天有醬鴨吃的，就不高興青菜豆腐湯了嗎？

吳：你他媽的算你神氣，買了兩毛錢臭醬鴨就了不起啦！吃了你兩塊，還不够油一油嘴呢！

趙：兩塊醬鴨，一碗青菜豆腐湯，老鄉，別說你不過是一個老牌班長，就是當官兒上火綫有這吃的算你運氣！

吳：哦，他媽的，小抖亂，講到上火錢，老子三天不吃也不在乎，可是這兒是後方醫院啦！老子是來休養來的啊！你他媽的祇管嚷嚷：你嘗嘗這滋味兒，一點鹹味兒都沒有，我又不拉肚子痢疾！

馬：算了，算了，小抖亂，多請吳班長吃幾塊醬鴨不就得了？

趙：這還要說的老牌班長。咱們哥兒倆還有說的哈哈……再來一塊，再來一塊……（送醬鴨給吳，吳佯怒用筷子擊落在自己的碗內。）

衆：（同聲）哈哈……

張：怎麼，小抖亂，就不請我吃一塊嗎？

趙：喂，張金標，有，有，來來，一家一塊，公平交易，（送醬鴨給張，馬。）何老弟也來一塊，來一塊。（送醬鴨給何。）

何：小抖亂今天大請客了。

趙：噯，大請客，小抖亂大請客，哈哈，那末這一塊該是我小抖亂的了。（夾醬鴨往嘴裏送，冷不防被吳一手奪去，納進嘴裏，大嚼起來。）

吳：哦，他媽的！

衆：哈哈……

趙：（赧然微怒）吳班長，這……你太不够朋友了

吳：不够朋友？老子借錢給你請客，還不够朋友？請你吃兩下老拳才够朋友嗎？小子，你忘了是誰借給你一隻戒子和八塊錢了嗎？你他媽的請客，交友朋，擺闊，是誰給你撐腰啊？

趙：（意欲爭辯）

吳：你還不服他媽的老子揍你！

馬：算了，算了，自家人吵什麼？

何：吳班長，別給警官聽見，待會兒又挨罵。

張：對了，吳班長，都是自家人，不要弄假成真呀！（何，馬上前解勸。）

趙：那兒話，老牌班長和小抖亂就從來沒有認真過，對不對？（向吳）哈哈，有你的，老鄉，有你的，有你的，你成功，我失敗，失敗乃成功之母，算我有你這好兒子！

吳：（揮拳欲擊）他媽的，揍死你這小雜種！（趙逃避）

馬：飯冷了，快點吃吧。

趙：（何，馬，各自收拾餐具，放在桌上）不吃了。

吳 再吃就是懶種吃這種烏菜還不如回到前綫去吃光餅的好呢。(取煙)

(馬將餐具收拾停當，隨帶餐具自左門下，趙近吳身，爲吳點火。)

趙： 嘜，班長，我們在××，啊，他媽的兩天沒有飯吃，伙伙送不上來，真教人難受，後來全廳送來了一大包「抗敵餅」才教保住了性命，要不，就是不變成砲灰也得成餓鬼呢！

吳： 可不是那時敵人向我們衝鋒，首先我迷迷糊糊的聽見了脚步声，我說：小抖亂，注意敵人前進，可

是，天老爺，我連眼也花啦，我祇聽見敵人的手提機關愈嚮愈近，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住了機

關鎗，達達達……一陣打……

趙： 我擲下手榴彈！

吳： (鬆了一口氣) 敵人退了，小麻皮——那個蠢貨，中了敵人的槍彈倒在我的腳下，我呢，也倒了，心裏還在想，這一下子竟死在日本鬼子的手裏啦！我吳大鵬當了八年班長，這一下子我吳大鵬可完了。

趙： 你就是那一仗帶了花。

吳： 是啊，沒有想到我還沒有死。

趙： 虧的後來送來了「抗敵餅」，要不，你這榮譽紀念章只有閻羅王給你戴了。

吳：可不是麼？那時候「抗敵餅」可真好吃了，我雖然帶了花，可是還吃了一大包。真他媽的，現在老待這兒不活，吃青菜豆腐，真不高興。小抖亂，我真想回到前方去，找幾個日本鬼子殺個痛快，才稱心，在這兒天天警報，天天聽着日本飛機下蛋，真氣人！

何：在前方還不是一個樣兒？那回我們剛開上去做預備隊，日本飛機就整天在頭上轉，炸彈像雨一樣的，兵令兵郎直望下丟，嚇得我老是伏在工事裏頭，一動也不動，可真嚇人！以後不知道怎麼耳邊聽得轟隆一響就什麼也不知道啦！等一睜開眼來一看，已經睡在後方醫院裏，這才定下心來，心裏想，這次總算運氣，還沒有丟掉這條命，可是我這臉，已經弄得不成樣兒了。唉……（取枕下照片觀摹）過幾天能夠出院回去看看他們就好了。

趙：嘿，又想老婆了，哈哈，讓我瞧瞧！（奪過照片）他媽的，憑良心說，真是不錯！（向吳）啊？（不屑地）噫！

（搶回照片）不要開頑笑吧，人家在這兒發愁，你總是嘻嘻哈哈。

吳：你這家伙真沒有種，發愁，整天老婆老婆的發愁，你還當什麼兵？你做了幾世和尚沒有娶老婆啦？這時候，救國還來不及呢，你却要討個老婆，又怕缺德，當兵的上火線，誰保得住不死啊？教小娘兒們做寡婦嗎？真缺德！我老吳從來就不打這個主意。有種的傷好了再上前線去！（馬天民上）

吳：老馬，你們別動隊可有消息來了沒有？

馬：沒有，我已經請院長打聽去了。傷好了還不出院，真教人煩心。

張：唉，我的傷不知道幾時才能好起來。

馬：你別着急，醫官不是說再過兩星期就可以完全好了嗎？（向吳）前天看那個什麼劇團演的戲，

再上前線。」把我們傷兵演得個個都是勇敢向前，要求再上前線殺敵去，我看了就很難為情，可

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有的找不到自己的部隊，有的師部又馬上管不着。

吳：對了，我也這樣想，不過有什麼法子呢？

趙：（突然）有了。班長，我們還是到××舞台看戲去吧？

吳：操你舅子，你要自己去好了，（向馬）這兩天前方的消息怎麼樣，待會兒你問問看護小姐看。

馬：剛才我在那邊看見報紙，山西打得還好，就是平漢綫不行，××已經失守了。

張：××失守了！

吳：××，是不是快近××的那個××？

馬：是啊，而且敵人因為打不通隨海綫又改變了戰略，分兵三路，向陝西包抄。

張：（憤擊床沿）他媽的！我為什麼還不好起來呢？

何：老馬，長沙現在怎麼樣？沒有失守吧？

馬：你又想起家來了，這到不大清楚，不過上次不是看護長已經告訴過你，那邊雖然接近戰區，好久以前，被炸過兩次，可是一直就還在我們手裏嗎？

何：現在不知道怎麼樣？

（看護持藥盒入）

何：看護長，長沙現在還在我們手裏嗎？

看：看你，你又問了。

趙：他又在想老婆了，哈哈。

看：噢，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幾次在我們手裏的。我不是給你寫過兩封信回去了嗎？你太太要是知道你的傷就快好了，一定很高興呢！

何：你給我寫的兩封信到現在還不見回信！

看：那也許是因為路上交通不便，把時間就擱了，或者還沒有寄到這兒也說不定。（解開何德潤的衣襟）再說，爲國家民族負傷，是光榮的事，現在有許多太太小姐們都跑到後方醫院來服務，還不是爲了要安慰你們這些爲國宣勞的戰士？要是日本鬼子打到你們那兒的話，說不定男的

何：都當了兵，女的——比方你太太啦，也和我一樣做起看護來呢。那兒話，我老婆那有看護長這般才幹呢！

看護：（欣喜地）你看，你胸口上的傷好了，已經結疤，就可以出院了。

張：看護長，快給我換藥呀！

看護：來了，就來了，（向何）可以不用上藥了。

何：不再給我上一點。

趙：恭喜你何老弟，你也可以和我一樣跳跳蹦蹦啦！

何：看護長，我們那兒不是被飛機炸過嗎？

看護：（上藥）啊呀，告訴你不要緊，你家不是在鄉下嗎？炸是炸的城裏呀！

趙：老弟不要担心了，這樣想家還打什麼仗？瞧我小抖亂就不提一個字兒！

張：看護長，快給我換藥呀，敵人已經打下××，我的家也快完了。我為什麼還不好呢？

馬：什麼，你家在……

張：就離那邊不遠。

馬：你為什麼早不提起呢？

看護：是你告訴他的嗎？真是，醫官知道了又要挨罵了。（向張）不要緊，××雖然失守，可是那一帶我們有非常鞏固的防禦，敵人是容易再前進的，安心靜養吧，醫官說，再過兩星期就可以好了，再上前綫也不遲啊。

張：是的，看護長，給我換一點好藥。

（看護替張金標換藥）

趙：老弟，咱們看戲去。我請客。

何：不，我不去。

吳：他媽的你要去就自己去得了，幹嗎拉人？你有多少錢請客啦？

趙：嘖嘖，又是你行，我又沒有拉你好。我自己去，我自己去。（舉京戲道白口吻）俺，趙得功，去也！（唱）一馬離了西涼界……（醫官持名單自左門近頭撞入）

醫官：趙得功！

趙：（尷尬地）有。

醫官：吳大鵬！

吳：有。

醫官：馬天民！

馬：有。

醫官：何德潤！

何：有。

醫官：你們趕快收拾收拾，準備出發，編入榮馨大隊。

衆：什麼？

何：榮馨大隊？

張：醫官，沒有我嗎？

醫官：沒有，你的傷還沒有好，那兒能出院呢。

吳：什麼時候編隊？

醫官：待一會兒，你們快些準備。（欲走）

野：可是醫官，我要回到別動總隊去，我已經請院長給我打聽消息了。

何：（猶疑地）醫官，我……我也要歸隊，到XX師去。

醫官：這怎麼行呢？你要這樣，他要那樣，這事情辦得了嗎？這是公事！（匆匆自右門下）

(大家目送醫官去後，吳趙相顧茫然，小抖亂尷尬地笑着，何馬互相傳遞着猜疑的眼色，張金標掙扎起來。)

張：看護長，我為什麼不能出院呢？我已經可以走了，給我請求醫官，讓我也加入榮譽大隊吧！

看護：可是你傷還沒有好呀，你看這裏還沒有合口，再過兩星期就好了，耐心點兒！(紮好傷處)

張：不，我可以走了，你不信，我走給你看……(掙扎欲起)

看護：快別動。這樣保不住要發炎的！靜一點。

張：不，我待不下去了！他們都走了，就留我一個，我待不下去呀，看護長！

馬：張金標，我不走的，我一定要等別動總隊的消息，我請求院長把我留下來陪你好了。

吳：(整理什物)這辦得到嗎？還是跟我們一道去，別動總隊榮譽大隊，還不是一個樣兒打日本？

馬：可是總沒有自己的部隊好，合得來，而且別動總隊的任務和普通隊伍不同……

吳：不過，你要是找不到別動總隊呢？你就在這兒待一輩子嗎？

馬：這什麼話？我不過要等得到一個確實的消息。

吳：等等，等到鬼子打到我們這裏來嗎？

馬：我們別動總隊的弟兄們素來講義氣，重朋友，我們甯可死在一塊兒，也不願意分散的。

吳：這我可要給你辯一辯了，喂，我問你，還是講義氣要緊，還是打日本要緊啊？你他媽的別面執了好吧？

看誰：對，吳班長說得對！

馬：那麼，你說怎麼樣呢？

吳：趕快收拾東西，跟我們一道走，沒有第二句話！

趙：對了，沒有第二句話，跟咱們哥兒倆走，再上前綫去！

馬：（動搖）何德潤，你怎麼樣呢？

何：（胆怯地）我要回到師部去……我的傷還只剛剛好，又要編隊，我不行啊，你呢？不是說要等別動總隊的消息嗎？

馬：是啊，可是，現在還沒有回字，也午家伍散了，我想就給吳班長他們一路去。

何：我不行。

趙：老弟，有什麼不行呢？剛才我看見你的創口好了，沒有事兒，起來！

何：不行，我不能去。吳班長，你說，我可以不去嗎？我做夢都看見我家裏的人，他們盼望着我回去，我至少要回去看一看他們，再出來。看護長，請你替我求個情，讓我留下來，讓我陪着金標吧！再請你

替我寫封信到師部去，請假一個月。讓我回家去看看他們，他們在我徵兵出發的時候，曾經哭啼啼地關照我，要我過幾個月就回去看他們一次，現在我出來已經五個月了，不知道他們怎樣？你說，我可以先不去嗎，吳班長？（淚下）

吳：（凄然）我不知道……（眼光探問看護。）

看護：我也不知道呀！等一等問醫官吧，恐怕在這樣緊張的時候是不容易給假的，不過我給你說說看吧。

吳：（嘆息）唉，這個時候還想什麼家？國都要亡了，真是（搖頭）要不得，要不得！（突然怒火中來）噯，他媽，你有種沒有種啊？怕死嗎？怕死就不要來當兵！你他媽的老子當了八年班長，十年兵，上過百十次火綫，帶過十九次花，要死早就該投胎了，可是他偏不死，留着這條老命同日本鬼子拚呢！你他媽的真沒種！

看護：吳班長！

張：何德潤，去，我不要你陪我，我要不是這條腿，我一定不會落在人後頭的！不要想家了。

何：（受良心責備，痛苦地乾笑）是的，是的，我沒種，我沒種，媽啊……（嗚咽着）

（醫官自右門上，何德潤住聲。）

醫官：預備好了嗎？

吳越：好了。

馬：報告醫官，我不等別動總隊的消息了，我決定參加榮譽大隊。

醫官：好，何德潤呢？

何：我要等師部……

醫官：什麼？

看護：他傷口剛好，還有些痛，可不可讓他多休養幾天？

何：我這胸口還有些痛，我想一邊等師部消息，一邊再修養幾天。

醫官：這怎麼可以呢？院長已經指定了！

看護：可以替他向院長請求一下嗎？他實在是傷才剛好，精神也還沒有恢復。

醫官：這樣說好吧，我去商量一下看，不過要是院長不答應，你還得編隊，聽見了嗎？

何：謝謝。

醫官：鍾小姐，那邊三號病房的第四號鋪位，給他換一換藥。

看護：是。

(醫官向左門下，看護持藥盒向右門走去。)

看護：哎唷，又有慰勞隊來了。

吳張：哦，慰勞隊。

趙：班長，咱們真運氣，進院第一天就遇見慰勞隊，臨到咱們出院了，又來了慰勞隊，慰勞隊一變就變成歡送隊，歡送榮譽大隊重上前綫，哈哈……(得意洋洋)去，去，去。(拉吳馬下)

馬：(邊走邊說)忙什麼？反正要到這兒來的。(靜寂，後台傳出隱約的歌聲，何失神地躺着，被內心的痛苦啃咬着。張勉強爬了起來，將一隻包着紗布的帶傷的腿踏在地下，試了試腳力，可是創痛幾乎使他跌倒了，地搖着头坐了上來。)

張：(自言自語)他奶奶，還是不中用……(把條傷腿搬了上來，獨自納悶的撫摩着)小何，要是院長不答應，我勸你還是把家忘了，跟老吳，老馬一起去。

何：(面向觀眾茫然地)是的，我不該這樣沒種……可是金標，我天天做夢都看見媽媽和我老婆，還有妹妹，他今年才十七歲，要是給日本鬼子打到我們那兒去……我真駭怕。

張：不要煩心，他們自然會逃出來的。  
何：逃出來……逃出來又怎麼過活呢？

張：這個還要煩？你看那兒沒有難民收容所，看你這樣年紀青青，怎麼這樣老三老四的呢？煩這煩那，你這個人真不該當兵。

何：（失神地）金標，要是我編了隊，再上前綫去，還能活着回來嗎？

（詫異地）啊！你怎麼啦？

何：張：一定不能再看見我媽媽，老婆和妹妹了，打了一次仗，還沒有看見敵人的臉呢，就變成這個樣子。

（從枕下摸出一個小鏡來，照着自已）這是我的臉嗎？（絕望的抽噎着）這是日本鬼子的炸

彈給炸了，恐怕我媽他們看見我都不認識了。（緊握鏡子撫摩着）

張：唉！沒有辦法（撫摩着傷腿）想去的不能去，能去的又不想去。

（傷兵吳，趙，馬引慰勞隊上，後面跟着看護）

慰勞：慰勞：諸位同志，我們好久不見了，現在你們都好起來了吧？對於你們的受傷，我們感到無限的敬佩

和關心，我們隨時隨刻都在希望着你們的創傷會逐漸痊癒起來，今天我們來到醫院裏，滿眼都看到傷好了的同志，而且聽說正在準備着出發編隊，重上前綫殺敵去，我們更感到意外的興奮，諸位都是曾經光榮負傷的民族戰士，在過去的抗戰史上已經寫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這次編成榮譽大隊，一定更可以發揮你們更大的力量了！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復興都有賴你們的努力，

謹祝諸位得到最後的勝利！(傷兵拍手)

慰男：

今天我們帶來了一支新歌和一些水菓，東西雖然微薄得很，可是我們不但把她當慰勞品，而

且也當做歡送各位榮譽大隊的戰士們的禮物了。現在請聽我們唱：「慰勞負傷將士歌。」

(大家唱「慰勞傷兵歌」——曲譜可在歌集中選取。)

(張，吳，趙，馬，留神細聽，唱畢拍手，只有何失神地流着淚。)

女乙：

現在我們可以發慰勞品了。

(女乙、甲各捧水菓，一分發，最後女甲送水果給何，何回身擬接水菓，見女甲，突握女手，呆視之，

水菓落在床上。)

女甲：

(驚訝)啊！怎麼幹什麼？

何：

你，你，你不是德貞妹妹嗎？

大家：

(同聲)啊？

何：

你不認識我了嗎？我是德潤。

女甲：

(由驚而悲)啊！哥哥！(抱頭大哭)

何：

你怎麼來的？媽媽和嫂嫂呢？

何：快說呀媽媽怎麼啦！

女甲：媽媽……還有嫂子……都死了。

何：媽媽和嫂子死了？怎麼死的？

女甲：東洋飛機，東洋飛機炸掉了我們的家，她們就給炸死了。（哭不成聲）

何：炸死了？……（手拍床沿，手裏的小鏡子也砰然一聲擊碎了。）

女甲：就在你走後沒有多少天，東洋飛機就常常來轟炸，起初我們以為祇炸城裏，不去管他，可是後

來那一天，我在井上洗衣服，突然來了十幾架飛機，就在村子裏靠近公路的那兒亂炸起來了，我嚇得什麼似的，躲進樹林裏，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後來看見飛機走了，我趕忙跑回去，可是……

（哭）家已經被炸倒了，媽……可憐的媽和嫂子……已經被炸去了半邊……胳膊……也斷了一隻，（哭不成聲）

女乙：不要難過了，何德貞，這一切都是因為日本鬼子的殘暴，他屠殺了我們成千成萬的同胞，這絕世的仇恨，我們一定要用更多的流血來報復的！

女甲：是的！

大家：我們要報仇！

女：你看，這幾位負傷將士，他們傷好了就參加榮譽大隊，繼續殺敵去，就是沒有好的，他們……

女甲：哦，哥哥，你的傷好了麼？

何：（冷靜）好了。

女乙：你應該高興，歡喜，你不是常常記掛你的哥哥麼？現在無意中會見，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呵！

女甲：謝謝！

何：妹妹，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女甲：跟許多難民一齊出來的，沿路不知道走了多少路，還坐過火車，後來在路上，遇見這個宣傳隊，

他們——這兩位先生看我可憐，也還認得幾個字，就叫我加入了。他們教我演講，教我唱歌，一齊作宣傳慰勞工作，他們告訴我只有這樣，盡各人的力量，來幫助軍隊，打倒日本，才可以替媽報仇。

女乙：才可以求得中華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何：（送水菓給張）金標，我去了。

吳趙：（送水菓給張）我們再見！

馬：（送水菓給張）兩星期後，咱們在榮譽大隊見！

張：（領首）好，你們先去吧，榮譽大隊見！

慰男：同志，過幾天，我們再來看你，安心靜養吧，再見。

（醫官上）

醫官：何德潤，

何：有！

醫官：院長已經允許你再休養一星期出院。

何：不，醫官，我不要再休養了。

醫官：噢！你剛才不是要求休養幾天麼？

何：（昂然起立）現在我不要了。醫官，我的媽和我的老婆都給日本飛機炸死了，我的家都完了，我

還貪生怕死麼？（拿去胸前的紗布棉花）我要加入榮譽大隊。

吳：好，有種！

（集合號響，參加榮譽大隊的傷兵紛紛自右門入，穿過舞台，自左門出，在窗外列隊，何，吳，趙，馬，各取隨身物件，窗外充滿了口令和腳步聲響。）

（慰勞隊男女，醫官，看護，吳，趙，馬，相繼下場，何及女甲最後下。）

(出發號響，榮譽大隊在窗外走過，揚抑着歡送歌聲。)

「我們歡送榮譽大隊」

我們讚揚榮譽大隊

榮譽大隊萬歲

榮譽大隊萬歲

你們是民新的老戰士

你們會予打擊者以打擊。

你們再去衝殺頑強的敵人，

你們再去繼續未完的功績。

你們帶着血的經驗，

教育着新的兄弟

把敵人趕出去

最後的勝利操在你們手裏！

我們歡送榮譽大隊！

我們讚揚榮譽大隊！

榮譽大隊萬歲！

榮譽大隊萬歲！

（如果沒有適當的歌譜，唱其他鼓舞再上前線或殺敵歌都可以。）

（張金標掙扎至窗口，和何吳趙馬招呼，慰勞隊揚着旗子，唱着歌，隨大隊邁進。）

（閉幕）

# 火 燄

陳白塵

時：地：人：

抗戰中，某夜。

戰區，接近前線之某村。

老頭子——即吳老爹，五六十歲，自耕農。

長富——其子，十六七歲。

黃三——村中流氓，後方小漢奸。

甲長：

排長：

士兵：二三人

青年甲，乙

日本兵：

景：一個貧農的家，是室內，一窗一門，有床有桌，主要的東西，有一個糧食囤子，一盞燃煤油或豆油的

燈，無罩，幾捆蘆柴，棉被。

開幕：

（是晚上，屋子裏很陰暗，老頭子像個孤魂似的蹲在一隻矮凳上，屋外風雨蕭殺。）

（老頭子在陰暗中吸着旱烟管，不斷的送出悠長的歎息，良久，又幽靈似的向床上換去。）

（老頭子剛爬上床，外邊有人急促的敲着門，但聲音較遠，沒有引起老頭子的注意，敲門聲就  
真急。）

老頭子：

（聽了一下）噢？（繼而又躺了下去）噫，誰還會來敲我的門呢——唉……

（敲門聲停，但聞風雨淒厲）

老頭子：

（長聲歎息）噓……長富，你此刻到了那兒了呢……（窗外人影一閃，一個人扳開那木

窗欖跳進來。——借着窗外燈光，看出他淋了一身雨水，衣服更溼透不堪。）

老頭子：

（驚叫而起）哎呀呀……

人影：

（聲音顫抖，呼吸急促）我……

老：

（慌張的爬下床）你——你是誰？

人影：

（在黑暗中摸索）爸爸……我回來了……

老：

（最高的激動）啊……（捻燃了燈疑懼的看着他。）你，長富，你回……（聲音咽鳴）回



長：

老：

長：

長：

的命，放下地不管，却拉去打仗！打仗管我你什麼事？——哼，打仗是玩兒的嗎？是拚性命的！我們當老百姓的耕的是地，完的是糧，幹麼替人家去拚命？他偏要拉你去，你就偏不幹！——對，這才像是我的兒子！這才像是我的兒子！——可是你怎麼樣逃出來的？

我，跟他們跑了兩天路，要我們朝省城開，我看越跑越遠，也就更難逃了，昨天，我在路上大便，乘他們不防備，拔起腿就朝回頭跑，他們開槍就打，我不管怎樣，祇願拚命逃，他們恐怕別人也逃，不敢追，我這才換了衣裳，連日連夜地逃回來！

好，回來就好了！回來就好了！好兒子，這下子再也不讓你走了！那天他們逼着你走的時候，我真想跟他們拚命。好了，這下子我怎麼也不讓你走了！

（突然，遠處槍砲聲起）

（驚叫）哎呀！怎麼啦？

（也略略一驚）哦，這幾天前綫打得更厲害了！——可是，這聲音更加近了，好像隔不了幾里路了。（看窗外）哎呀，你看，那邊的天都紅了！

哎呀，看樣子日本人要打過來了！（兩人緊張的看看窗外，槍聲正密）

（突然有敲門聲）

黃三：老：長：老：長：老：長：聲：老：老：

（二人大驚，長富欲躲藏）

（低聲）天已經晚了，誰來敲門呀？

（敲門聲更緊）

（仗着胆子）誰呀？

吳老爹！我。

這是誰？（欲藏躲）

這是黃三的聲音。——哦，來了，來了！

黃三——這個壞蛋來幹嗎？大家不是說他是漢奸嗎？

這傢伙來沒有好事？——你躲起來吧！

（藏到床下桌下，都不合適，最後藏到一個糧食囤里）

（敲門聲更緊）

哦，來了，來了，（忙將衣被蓋在囤子上）是黃三嗎？（去外邊開了門，黃三隨着進來）哦，老

三，天晚了，又下雨，還出來幹嗎？

（眼睛四處打轉）我來看看長富呀，

老：黃：老：黃：老：黃：老：黃三：老：黃三：老：

（驚）長富——長富，長富早被拉去當兵啦！

（故作驚訝）哦！長富被徵去當兵啦？

去了四天啦！

（一邊尋視着，一邊含意的）可是，他沒有回來嗎？

（慌張）沒有，沒有——唉！他怎麼能回來呢？能回來倒好嘍！

（坐下，緊緊的盯住老頭子）是呀，吳老爹，我也是這末說，長富若是回來了，可真好！

唉，可是他怎麼能回來呢？

（笑）我也是這末說呀，他怎麼能回來呢？——呀，可是偏有人說看見他回來了哩！吳老爹，

你說怪不怪？

這，這真怪！……他怎麼會回來呢？——誰看見他？

（在屋子裏巡視）噯，有一個人看見他。

誰？

（拍拍那個糧食囤子）嘿，吳老爹，你還囤有這末多糧食呀？

（窘急，想過去掩護，又不敢）是，是兩担黃豆——哦，老三，你說誰看見長富啦？

甲長：排長：老：黃：老：黃：老：黃：老：黃：老：黃：

哼，長富嗎？是我黃三看見的！

（驚）啊……你……

啞——我！

這……

（笑）吳老爹，明人不說暗話——你還瞞我幹嗎？

這這，老三，你說那裏話？長富真的沒有回來嘛！

嗨，吳老爹這真是褲襠裏放屁——弄到兩岔上去了！你別錯會我的意思！我又不是保甲長呀！

嗯，老三，你真是越說越遠了，他……

（打斷他）咳，吳老爹，你要我自己拖他出來嗎？

（大驚）什麼？

（門外脚步聲——衝進幾個人來：甲長，排長，士兵等。）

（向甲長）這就是吳長富的家？

是的——吶，這就是吳長富的老子！

老： 甲： 排： 老： 排： 老： 甲長： 老： 排： 老： 排： 老：

（氣憤的）又是什麼吳長富吳長富已經讓你們抓去了，還我他幹嗎？  
 老頭子，你姓吳？

（板着臉）我呀？我自然姓吳呀！這周圍五里地那個不曉得我姓吳！  
 那末吳長富是你的兒子？

（粗魯而氣憤的）不是我的兒子是那個兒子？

吳老爹，你說話怎麼這樣橫兒棒兒的？你曉得你是在跟排長回話呀！

哼。我曉得他是排長，我認得清楚，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忘掉他！把我兒子抓去當兵，抓去送死的就是他，我怎麼不認得！

啊，你還記得我，好得很，那麼你說吧，你的兒子在那兒？

（驚）我的兒子？

你的兒子逃回來了，你還想瞞嗎？

吳老爹，你的兒子藏在哪兒，快叫出來吧！上邊的公事下來啦！你要藏起他，連你的老命都保不住啦！

（頑強的）我的老命——好罷，我的老命拚了吧！我的兒子（突然覺得說錯了話）我，我

黃：排：黃：排：黃三： 排： 老：甲：老： 排：

的兒子已經被你們抓去了，我這條老命還有什麼用？你們抓我去吧！你們把我抓去吧！

現在，還用不着抓你去，祇要你交出你的兒子來！（掏出公文）看，公事在這兒，據我們軍隊

裏報告，你的兒子逃回家來了！——人在哪兒說！

他……（頑強的）他沒回來，我怎麼知道他在哪兒！

沒有回來，祇有搜！

（遮在糧囤前，攔住衆人）搜！我犯了什麼法？我犯了什麼法？我拚了這條命也不能讓你們

搜！

（向士兵）拖開他！

（士兵拖開老頭子，老頭子呼號）

（一直默然的看着至此走出來）你們要抓吳長富嗎？

怎麼？

要抓吳長富就來問我呀！——我曉得！

你曉得，你是什麼人？

我叫黃三，吳長富欠我的錢，今天我親眼看見他逃回來，特爲追到他家裏來的。

排：甲：

黃：排：黃：排：老：甲：

他躲在家裏？

（看着黃，驚惶的）他，他沒有呀！

不要講話！（問黃）他躲在這房間裏（目光搜索）

他呀，他從那屋子裏跑出去了！——看，那窗子已經壞了！

（排長等奔向窗口）

跑到那兒去了？

剛才他走村子外邊溜回來，我就跟着他，等他進了大門，我就預備找人來抓他，偏巧他媽的外邊下着雨，找不着人。我自己就一頭撞進門來，哼，誰曉得他一見我進門，就從那窗口上，呼——跑了！我正在跟（指老頭子）他要錢，你們就跑來了，我可不曉得你們要抓他，看，早跑啦！

（急）你怎麼不早說！

（看窗外）天晚了，他不會跑多遠的快，去追他！

（槍砲更近，眾人傾聽）

（一士兵進）

排：士兵：

報告排長！前方戰事緊急，我方士兵恐怕支持不住了，連長請排長馬上回連部去！

（驚向士兵）你們替我快去追吳長富！讓我回連部去！

（排長等去）

（等人去後，突然揭開糧囤的棉被，拖出長富）出來吧，老哥！

（驚惶失色）你，你……

（驚喜莫名）哦，老三，你要得我好苦呀！你到底是什麼回事！

（拍長富肩）傻小子，瞧嚇得那副樣兒！你躲在那糧食囤子裏就行了嗎？老子早就看見啦！

（強笑）我，找不到地方躲呀！

找不到地方找我呀！唉，長富，咱們是老朋友了，我看見你回來就替你不放心，所以特地跑來

看看你的，哎——哦，你爲什麼不找我幫忙呢？來，我教你：這糧食囤子，——哎呀呀！吳老爹，你

糊塗！你放着這幾石糧食在這兒幹嗎？

（驚）糧食怎麼着？

（恐嚇的語氣）哼！你還在作夢裏！外邊已經鬧翻啦！保甲長又說過了，公家要把我們的糧

食都收去哩！

長：老： 黃：老：黃： 長： 老： 黃：長：

要收我們的糧食——那幹嗎？

嘿，還不是爲了打仗嗎？——他們當兵的打人家日本——嘿，打日本鬼子打不過，沒有得吃，却拿我們老百姓的糧食去充公——哼，老百姓不要吃飯啦？

（憤怒起來）那，那，不行，兒子是我的命！田地是我的命！糧食也是我的命！——誰拿我的糧食，就跟誰拚命！

糧食是我自己地裏收的，錢糧已經完過了，就是我們姓吳的東西——他們要收這是什麼話呢？真正是，沒有王法了嗎？我辛辛苦苦忙了一年，就剩了這點糧食，還要收了去，那不是不要我們活了嗎？

（冷笑）嘿什麼呢，你們收，聽他收嗎？別作夢——想法子，把糧食藏起來呀！  
藏往哪兒藏？統共這兩間屋子呀！

嗨，活人給尿漲死了！——這兒不是蘆柴嗎？搬過來，統統堆在圍子前邊——這不是看不見了？

對！對！……

對了！（喜）對了！後邊還有一堆爛木料哩！都搬進來！（欲行）

老：長： 老：長： 黃：長：老：

黃：

（攔住長富）不要跑！還有你，你得好好的藏起來呀！咱們當老百姓的，也沒吃過軍糧，幹嗎替人家去送死？來，我告訴你，此地你是蹲不下去了，明兒我替你找個地方去安身，可是今兒夜裏他們要再來抓你，你就把這蘆柴堆在團子中間留個空，你就蹲在裏邊。連糧食連人，誰都看不見！——萬一再被他們找到，你們快來找我黃三，（拍胸口）有事，姓黃的替你扛好了！——你聽我話嗎？

哎呀！老三，你真是救命的恩人！多謝你多……

好，我聽你話！我聽你話！

好了，祇要你什麼都聽我的話，就好辦，（掏出一元鈔票）長富，咱們老朋友了，我曉得你剛逃回家，身邊為難，這點錢留着零花吧，（轉身就走）明早會！（下）

（驚奇的看着鈔票）這，這是幹嗎？……

（驚喜）哦，黃三這傢伙為人這樣的好，真是……

（鑼聲四起，有人在大聲吶喊着）

（驚惶）又是什麼事？

聽！

長： 老：長：老：

（遠處有人敲着鑼，這樣叫喊着——「各家聽着：日本鬼子就要打過來啦！年青的人都快點出來，組織游擊隊呀！年紀大的跟女人孩子快些收拾行李，去逃難呀！各家的糧食都搬出來，能帶走的帶走，不能帶走的，放火燒掉它，不要讓日本鬼子拿去呀！」）

這樣敲鑼叫着，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於是人聲沸揚，窗外火把燈籠紛紛晃動，

（恐慌而憤怒）什麼話？又要抓人，又要收糧食嗎？

（懼怕）這怎麼了！怎麼了！

（堅決的）「怎麼了？」——拚了我這條老命，我也不讓他把我兒子抓去，把我的糧食去——藏起來呀！黃三不是教了你嗎？

（慌亂地）啊，啊……

（於是父子倆就動身搬蘆柴捆子，堆在糧食囤上。）

（這時外邊人聲漸高，火光更明，如前的叫喊不斷的忽遠忽近地重復着，此外可以聽到各種呼喊叫號之聲，大地在顫動着。最明晰的是如下的呼號——

「米搬出來！小麥也搬出來！帶不走，放火燒掉！」

「放火燒呀！燒呀！」

老：長：老：

「小順兒出來，當游擊隊去！」  
「走呀！打日本鬼子去！」

父子倆一邊搬，一邊聽着外邊的聲音，不由得全身都顫抖着，等蘆柴搬到一大半了——  
（推兒子躲進去）快進去，快進去，快進去，快進去！有人來了！

（慌慌張張的）這，這不會看出來嗎？（畏懼的躲進去）  
不要怕呀，躲進去，（繼續堆集蘆柴）

（外邊叫喊聲，奔跑聲更近，有若干人從窗下奔過）

（衝進兩個青年，甲是個農民，乙像是個小學教員，老頭子一驚，退讓着那柴堆）

（這時外邊的聲音還繼續着）

吳老板，你的糧食呢？快點拿出來！

（逐漸鎮定）糧食——我那兒有糧食？

你家裏不是存有兩三担黃豆跟小麥嗎？

（固執地）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呀！

（怒）沒有——我搜出來怎樣辦？

青年甲：  
老：甲：老：甲：

甲： 老： 乙： 老： 乙： 老： 乙： 老： 乙： 老：

（更強硬的）告訴你，我沒有！

（和平的）老伯伯，你不要生氣。我跟你說：我們並不要你的糧食……

好，你們不要，就請你們走吧！

噯，老伯伯，你聽我說呀！——日本鬼子要打過來了，你要趕快逃呀……

我逃什麼？隨他天王老子來，我也不逃！

你不逃，大家要拖着你逃！

我們橫豎要逃走了，糧食藏在家裏還有什麼用呢？能帶走的帶走，不能帶走的放火燒掉，我們不要把糧食留給日本鬼子去吃呀！

（冷然的）我不管！我不管！我也不逃走，我也沒有糧食！

噯，老伯伯，怎麼跟你說不通呢？前回要你兒子去當壯丁，你也是不肯，這回搬糧食，是為大家好，也是為你好呀！

（頑強的）我不要你們管，我不要你們管！我死也死在我的田地上，我不走，糧食，我一粒也沒有！

好，沒有。——讓我搜！（要衝過去搜查）

甲：

老： 甲： 老： 乙：

唉，這個老頭子真是謔不通

（像只老牛似的跳起來）放屁！你們（攔阻乙）你們是強盜還是什麼？你們要搶我的家嗎？你們還有王法嗎？

強盜也好，王法也好，我們是爲了大家的事（推開老頭子）讓我們搜！

（一個踉蹌沒跌倒，轉身，用頭頂猛撲過去）好，你們這些強盜！我跟你們拚了這條老命了！我拚了這條老命吧！……

（青年甲架開老頭子，老頭子拚命的哭鬧，乙去搜查，正要推開柴堆時，外邊人聲鼎沸，奔跑，呼號聲雜然大作，只聽得中間有這樣的叫喊——

「快跑呀！日本鬼子過來啦！」

「逃呀！日本鬼子來啦！」

（大地像在動搖，屋子裏的人都驚呆了！）

哎呀，日本軍隊衝過來啦——快點出去看看！

（青年甲乙下）

（外邊奔逃呼號聲震天價響）

長：黃；老：

長：老；長：

老；長；老：

（驚恐地向窗外張望）看呀！怎麼啦……

（從柴堆裏慢慢伸出頭來）爸爸！什麼事？

（掄手）進去！又向外看！

（外邊人聲漸遠）

（日本兵衝鋒喊殺聲由遠及近）

（再伸出頭來）到底什麼事？

（恐懼地跑過來，把兒子又藏起。）不要動，日本兵過來了！

（驚）啊……（又藏起來了）

（衝鋒聲從窗下通過——漸遠）

（老頭子偷偷地恐怖地張望着，台上沉默）

（突然，有脚步衝進門來——日本兵及黃三上）

（撲過去）老三，老三，你幫幫忙罷……

（推開老頭子向日兵）這兒，（走進推開柴堆，拖出長官，推給日本兵）去罷！

（驚叫）哎呀，幹嗎？

黃：老：長：日：      日：長：日兵      黃：老：長：日兵      黃：老：

（奔護其子）你，你要幹嗎？

（命令地）聽我的話，跟日本皇軍作事去！

（用槍托子推長富，強暴地）走，走，走！

（恐怖，畏縮）我，我不……爸爸……

（奪長富回來）你們是強盜嗎？我的兒子是我的命！你們要我的命嗎？

（拖開老頭子）滾開！

（拖長富）走！

（掙扎）我不去！

（毆打）中國豬！走！

（長富反抗，老頭子奔過來）E兵反抗！

（開槍擊長富）媽的！去！

哎呀！（倒）

（驚叫）哎——呀！（奔向其子）長富！長富……

（向日本，指糧食）這個，怎麼辦？

日：老：日：

這個，好的，叫人來挑了走！

（突然猛虎似的蹣過來）好肥！我的兒子不要了！我的老命也不要了！（猛向日兵撞過去）

（一槍托將老頭子打倒）去吧！（向黃）走！（下）

（黃向長富身上掬回鈔票下。）

（外邊喊殺之聲漸漸遠去，窗外火光燭天）

（老頭子慢慢蘇醒過來，爬到兒子跟前）

（抱起兒子的頭）長富！長富……

（微微睜開眼睛）爸！……爸！……我……我錯了！……早曉得……死……死在日本鬼子

手裏，也……也不……也不逃……不逃……逃……回……來……了……了……（死）

（老淚縱橫）長富！……長富！（咽鳴）長富……（怨憤地）你錯了，我也錯了，長富！我害

了你了！……

（外邊人聲漸近）

（急掙扎而起，慘痛的）好！我的兒子也死了！田地也沒有人耕了，我這糧食也不要了！（端

起油燈（燒蘆柴）好肥！我把它燒成灰，也不讓你——日本鬼子——也不讓你日本鬼子

老：

吃……。

(火箴升起)

(慘然狂笑) 好好吶燒吧！(對火箴舉臂狂呼) 燒罷！不要讓鬼子吃了我……  
—— 完 ——

## 同心合力打東洋

趙明

這劇本是在大冶縣石灰窯礦區裏工作時產生的一個新型的嘗試。爲了適應當地「勞資問題」的解決之需要，內容除暴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一般暴行外，特別強調了勞資合作，努力生產這個主題。因爲內容的現實性和形式的潑刺，當時在礦場上演，獲得了極大的效果。然而因爲它是專爲當地勞資關係而寫作的，所以在其他場合，未必都很適宜。但這要靠演出者隨環境的需要，廣泛地運用一切適宜的場面，而加以改訂了。反正，這形式好像一架「西洋鏡」，任何畫面都可以隨意裝進去。——就如戲劇界抗敵協會爲響應反侵略運動在武漢主持演出的「爲自由和平而戰」即是一例。所不同的的是這「西洋鏡」和觀衆之間並沒有玻璃鏡片，或台幕的隔闔，而要「西洋鏡」的和看「西洋鏡」的最後都跑進「西洋鏡」裏去了。

——筆者附誌

人物： 演講者，日本帝國主義，日兵三五人，民衆三五人，少婦，礦工三五人，工人代表甲乙，廠長甲乙，工人觀衆若干。

舞台： 前部掛一幅國難地圖，圖的大小依照台面的尺數，作捲幕用。後部掛一重黑幕。

## 第一場

(幕啓演講者持棒立地圖前。)

演講者：

諸位工友，諸位同胞，現在我們的戲開場了，這兒是一幅國難地圖，這些變了顏色的地方，都是八年來被我們的最大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搶奪了去的土地。諸位一定還記得，在七年前前的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瘋狂的侵略，首先進攻了遼甯的瀋陽城，跟着奪去了我們整個的東三省，殺害了我們無數千萬的東北同胞！當時東三省的高級長官因為不會抵抗，所以日本鬼子沒有費絲毫力氣就一股勁兒搶奪了這麼多的地方去，說起來真教人痛心！教人切齒！可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野心是決不會滿足的，他是一心想要滅亡我們整個兒的中國，實現他的「進攻蘇聯，獨霸東亞」的迷夢；因此，他在搶去了東三省——遼甯，吉林，黑龍江——之後，又攻佔了我們的熱河。「一，二八」又進攻了我們的上海。那時候，我們大家都知道，十九路軍和其他一部份中國軍隊在上海給了日本鬼子一個迎頭痛擊，打得他落花流水，棄甲丟槍，——差一點不能下台呵！——雖然後來因為沒有發動全面的抗戰，終於訂下了停戰協定，可是日本鬼子也嘗到了中國人英勇抗戰的滋味，知道中國人不是好惹的了！可是，剛才說過，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是決不會滿足的，「一，二八」以後，這幾

年來，他又不斷地用種種陰險無恥的，政治的，經濟的，以至軍事的手段，向華北進攻。直到前年七月八號，終於爆發了蘆溝橋事變。——哪，這裏，蘆溝橋，是北平的門戶，日本鬼子就又在這裏和我們開了火，——接着他就奪取了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以及京杭，津浦，平漢，隴海，各綫的重要城市。諸位！你們看！現在我們中華民國的地圖，已經有一半被沾污了，變了色了！這些鮮紅的顏色，簡直就是我們千千萬萬無辜同胞和前仆後繼勇敢犧牲的將士們的血呀，諸位大概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最殘忍最野蠻的禽獸！他不但奪取了我們的土地，財產，而且還像瘋狗似的在我們後方的城市，工廠區，學校，交通機關，文化機關任意轟炸；在我們失去的土地上慘殺我們的工人，農民，學生，和一切青年同胞，還好歪我們的婦女！這些事情是每一個從戰區裏逃出來的難民都可以見到或是聽到的，不過在比較遠些的後方的民衆，却不容易見到。可是，現在請看吧！看我們的血的報告吧！（後台突發一陣簌簌聲，）你們聽！這是在東三省，華北，上海，南京，漢口，廣州，（此等地名，可依演出地點最近處失去之土地名稱隨意更換——筆者）隨時隨地都發生的……（後台又傳出一陣逼急的鼓聲，）你聽！你聽！……（驚駭地，）地圖在鼓聲中漸捲起。台上：一邊站着垂頭喪氣，束手待斃的中國民衆三五人。一邊站着鬼子兵三五人。正中，日本帝國主義者挾飛機大炮骷髏，手中拿着

刀向一個釘在門板上的半裸女屍擲去，呀的一響，鼓聲立停，女屍體血肉迸流，日本帝國主義者，嘩然吼笑……

待斃的民衆見狀狂呼，日本帝國主義叱咤一聲，日兵舉槍預備放……民衆噤然……日本帝國主義又一聲吆喝，日兵依次開槍，民衆一一應聲倒地。在最後一槍聲中，緊接着台後發出一個女人的慘叫聲。一青年婦人手抱嬰兒，慌張逃上。但日本帝國主義像餓虎撲羊似的一把抓住了少婦，撕開了少婦的衣襟……少婦掙扎着，嬰兒啼哭着，日本帝國主義舉手將嬰兒投擲地上，日兵挺槍直刺，挑起孩屍，少婦瘋狂地一聲長嚎，日帝國主義者一陣狂笑，地圖疾下。）

### 第二場

演講者：

諸位：你們看見了嗎？這就是日本鬼子進攻了我們的土地後，對付我們同胞的暴行！這都是活生生的事實，一點也不誇大，實際上甚至還有比這更慘的事情在一切失地上發生着：如像X X的民衆，就常常被日本鬼子用機關槍一下子射死幾千幾百，在X X，抓住了學生就把衣服脫得精光，緊縛在火爐上，再用冰塊冰他的香背，用烈火烙他的前胸，在X X，有一家肉店老板，夫妻倆被日本獸兵看見了，就把他們剝得一絲不掛，用那個掛猪肉的鐵鉤，吊死

在肉架子上！在××，日本獸兵進城後，佈告安民，說什麼祇和中國軍隊打仗，不關老百姓的事，要老百姓都進城回家「安居樂業」，可是，等到許多老百姓回到家裏的時候，他媽的日本鬼子又挨戶搜查，遇到壯丁，就一股腦兒捉了去，有知識的人槍斃，沒知識的就逼他們當兵來打我們自己人！還有在××，在我們和鬼子打的時候，因為有一座橋給我們自己炸斷了，鬼子沒法兒渡過，你猜牠們怎麼辦？他媽的，日本鬼子就到處抓中國人殺，用殺死的屍首填滿了那條河，當肉橋來踏過去！諸位工友，諸位同胞，我們是人啊，我們都是有血性的人啊，我們忍心看着成千成萬的同胞就這麼受日本鬼子的屠殺嗎？！我們要起來反抗鬥爭！尤其是中個革命史上曾經寫下過光榮的史跡的工人兄弟，更要聯合起來，和日本帝國主義拚個你死我活！清算這一年多來的抗戰，我們工人弟兄曾經盡過幾多力量呢？老實說，還沒有發揮有組織的廣大的力量，不但沒有發揮廣大的力量，而且還遭受着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殘忍的屠殺！在××煤礦裏（棒指××，後台傳出隱約的開礦聲。）工人們以為日本鬼子反正也是一樣可以做工，不知道組織起來，同日本鬼子拚，結果怎麼樣？……

（鞭打聲和開礦聲交錯着，地圖漸起……）他們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

（日本帝國主義拿着鞭子，監視着一羣正在工作的赤裸着上身的礦工，礦工流着汗，

不停地工作着……

有一個工人稍一停手擦了一擦汗，就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猛烈的鞭打，打倒了，又被逼掙扎起來，繼續工作。

第二個又被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吶喊着，鞭打不夠，繼以腳踏，看他還不能起來，於是遷怒到旁邊一點也不敢停歇的礦工，舉起鞭子，暴風雨似的任意抽打！

一個工人忍受不住了，舉起鐵鎚，意欲反抗，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槍彈已把他擊倒，日本帝國主義者譁笑着，礦工沉默着……無情的鞭子又激烈地飛舞起來……地圖漸下，鞭打聲漸隱。）

### 第三場

演講者：

諸位工友，這就是現在××煤礦的礦工們的生活，你們平時的生活已經够苦了，可是有這權利害這樣悲慘嗎？顯然是沒有，但是這還不够，有一次，日本鬼子還把一千多工友關在窟裏，封閉起窟口，把他們活活地悶死呢！你想這是多麼殘忍，多麼險毒！這是因為我們工人沒有組織，等鬼子來了就任憑他們欺負，任憑他們殘殺的一個例子。像剛才你們看見的那個反抗日本鬼子的弟兄，就吃虧了沒有組織，沒有團結，祇是單槍匹馬，結果是白白的犧牲了。

性命！從此可以知道，我們要活下去，就非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趕走日本鬼子不可！要趕走日本鬼子就非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不可！但是，單靠我們工人團結就夠嗎？不夠的！我們還要廠方資本家也同工人聯合起來，一道團結起來！我們該知道，祇有大家一條心，纔能把日本鬼子趕走！要是不能一條心的團結起來，那大家都祇有死。

（這時，後台緊接：「廠長，我們要團結起來，組織起來……」講演者訝然，忽有所悟。）聽！這是靠近戰區的一個水泥廠裏的工人代表的聲音，（後台的聲音：「廠長，我們全體工人要求組織工會，組織自衛隊……」）啊，聽見麼？他要求組織工會，組織自衛隊，好，我們把幕拉起來，看他們怎麼說的。（地圖漸起，廠長坐在椅子裏冷冷地瞅着工人代表，廠長的肥胖的身體旁邊，緊貼着一只大銀箱。）

工人甲：現在日本鬼子已經打下了××，一步步地向我們這兒進攻了，廠長究竟打算怎麼辦呢？

（廠長甲不語）

工人甲：我們全體工人要求廠長允許我們組織工會……

廠長甲：幹什麼？等你們組織起來了好罷！工反對我嗎？

工人甲：不是的，我們組織起來是為的好和日本鬼子拚命，好保護工廠。我們現在像一盤散沙似的

廠長甲：怎麼和日本鬼子拚呢？我們還請求廠長幫助我們組織自衛隊練操呢！  
廠長甲：這個不用你們煩心，我自自辦法。

工人甲：我們工人很想知道廠長究竟有什麼辦法。

廠長甲：（沉吟有頃）日本人不會打到我們這兒來的。

工人甲：爲什麼？

廠長甲：不等他打到我們這兒來，中國早就會和日本講和了。你不知道近來講和的空氣很濃厚嗎？

工人甲：不，廠長，我們的領袖已經一再宣言決心抗戰到底了，決不會妥協求和的。我們要求廠裏早些準備。我們全體工友一致要求組織自衛隊，參加軍事訓練，一面做工，一面練操，等鬼子來了就給他拚一下。

廠長甲：不用，我有廠警保護，你們祇管做工好了。

工人甲：可是……

廠長甲：不用費話，下去！

工人甲：廠長，日本鬼子打來了，咱們大夥兒都沒有好日子過呀！他要毀了你的廠呢？

廠長甲：那不關你事，你們祇要安心做工，我自自辦法。就是打來……

工人甲：打來了怎麼樣？

廠長甲：我自有辦法。

工人甲：廠長，我們這兒是很重要的國防工業呀！日本鬼子來了，會不給我們破壞麼？

廠長甲：我只管做生意，國防工業也好，什麼工業也好，將本求利，只要有利可圖，不問買主是誰，在我都是一樣。再說，這是我的廠，不關你們的事……

工人甲：廠雖是你的，可也是我們工人大家靠着活命的，怎能不管呢？

廠長甲：這個……這不用你費話，下去！

工人甲：（尙欲申說）廠長……

廠長甲：……下去……來人！

工人：（憤激，無奈何地下）

（廠長燃雪茄一支，撥弄算盤，翻閱賬簿，怡然自得。突然後台傳出一大串警報聲，飛機聲及轟然巨響。紅光反射在廠長臉上，顯得緊張而恐怖。）

廠長甲：（與警響同時）啊，警報！……啊，飛機！……啊，炸彈！……啊呀！完了，我的機器間毀了！……我的天呀……

(在廠長甲的驚駭和絕望的顛狂中，日本帝國主義登場，一見銀箱，就猛撲過去，死力攀搖鎖門，但銀箱固鎖，欲開不得，轉向廠長嘶吼，逼令交出鎖匙。)

廠長甲： 哦……哦……哦……

(日本帝國主義更大聲嘶吼着，並逼近一步)。

廠長甲： (乞憐地) 我……我……我和貴國一向關係密切，我懇求你……

(日本帝國主義一把攫起廠長甲，更兇暴地威嚇着，廠長甲無法，交出鎖匙，日本帝國主義立即打開銀箱。眼見大批金銀珠寶滾出，欣喜欲狂，回頭見廠長甲揮令離去。)

廠長甲： 我懇求你，這是我經營了多年的產業，請你保全我這沒有毀掉的一部份吧，我願意把工廠跌價賣給你，我只要……

(日本帝國主義斷然又令離去。)

廠長甲： 跌價賣給你都不行嗎？

(日本帝國主義再令離去。)

廠長甲： 哦，我把我的工廠完全送給你，只要你保全我的地位……我可以替你用最低的工資僱用工人，壓迫工人，我可以……

觀眾：

（日本帝國主義按耐不住，大嘯一聲，槍聲一響，廠長甲倒地，地圖疾下。）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第四場

演講者：

諸位，剛才我們看到工人被日本鬼子屠殺的情形，現在我們又看到廠主資本家的末路了。由此可知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全民族各階級的共同敵人，他殺死我們工人，殺死我們資本家，殺死已經臨到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頭上了！你是工人也好，你是資本家也好，只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要被萬惡的日本鬼子屠殺！諸位！現在日本鬼子已經準備向我們這兒進攻了，我們就甘心等待日本鬼子來屠殺我們嗎？

觀眾：

不！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演講者：

對，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我們政府已經持久的抗戰了！我們工人資本家也要聯合起來，緊緊地團結起來，做政府的後盾，和日本帝國主義死拚到底！

（此時混雜在觀眾中之演員發言）

觀眾：

（工人乙）先生，要是我們的廠長也不肯和我們聯合，也不讓我們組織起來打日本鬼子，那怎麼辦呢？

觀眾

（廠主乙）誰說的！

工人乙：

唉，你不是李廠長嗎？我說的！你就不許我們組織工會，你就不肯熱心地起來打鬼子！

廠主乙：

胡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為什麼不熱心打日本？

演講者：

不要吵，不要吵，請你們兩位上來談好嗎？

觀眾：

好！上去！

演講者：

大家都是中國人，何必吵呢？請上來談吧！

觀眾：

哈哈……對，對，上去！上去！

（工人乙和廠長乙登台）

工人乙：

（爭先上前）先生不要相信他的話！

廠主乙：

先生！不要相信他的話，聽我說。

演講者：

那麼就請你先說吧，李廠長。希望你們兩位不要再惹氣用事，平心靜氣地談個痛快，誰是誰非，讓大家都評評。

廠主乙：

好，謝謝你。各位！剛才這位工友說我不許他們組織工會，也不熱心打鬼子，是的，過去工友們要求組織工會，我曾經反對過，那是因為我們工友們借此鬧罷工，破壞民族工業，消耗國家

觀衆：

元氣但是這可不能說我就不熱心打鬼子啊！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愛護我的妻子兒女，愛護我的產業，更愛護我的國家，因為國家要是亡了，我的家，我的產業，都也就完了。現在我的工廠是在這國防綫上的××，這裏是日本鬼子必定進攻的地方，我的兒子是在政府裏做事，我難道就這麼眼睜睜的看著我的產業被日本鬼子奪去，或是甘心認賊作父，做漢奸，讓兒子做個漢奸的子孫，永世不得抬頭嗎？現在爲了表示我的救國決心，我贊成工友們立即組織工會組織一個抗敵救亡的工會，團結起來打日本鬼子！

工人乙：

好！擁護李廠長！

廠長乙：

李廠長，這話是真的嗎？怎麼不真？我可以發誓，我願意和全體工友聯合起來，打倒我們大家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工人乙：

好！我們要求抽出一部份工作時間，受軍事訓練……

廠長乙：

好的，我們可以要求政府派教官來，並且發給槍械。

演講者：

我們要求政府設法開辦鑄鐵爐，提煉我們這裏出產的鐵砂，不要丟這些寶貴的國防工業原料不去開發。

工人乙：

這樣可以重新僱用已經停工的工友了。

廠長乙：

還可以增加生產，加強抗戰的力量！

工人乙：

好，李廠長，（熱烈握手）我擁護你！我們要勞資合作，努力生產！（向觀眾）工友們！我們要

勞資合作，團結抗戰！

觀眾：

我們要勞資合作，團結抗戰！努力生產！

工人：

努力生產！團結抗戰！

觀眾：

努力生產！團結抗戰！

廠長乙：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觀眾：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演講者：

（突然，日本帝國主義的濤笑聲大作，夾着疾促的鼓聲，使人毛髮悚然。）  
（大聲疾呼）聽啊？敵人已經逼近我們了！

演講者：

（濤笑聲，鼓聲，紛亂聲中，地圖上的X X（即演出地點）突被一指揮刀刺破，日本帝國主義揮刀亂砍，整幅地圖被砍得四分五裂，演講者，廠長乙和工人乙，被嘶吼聲威脅着，壓抑着。）  
（爆彈似的）同胞們！起來啊！敵人已經逼近眼前了！敵人已經撕破了我們整個版圖了！大家聯合起來同日本鬼子拚命去！

演講者：

（觀衆數人亦蜂擁上台，隨工人廠主及演講者向日本帝國主義衝去，奪過指揮刀，將日本帝國主義擊倒。一幅完整的燦爛的「大中華民國全圖」在勝利號角聲中疾下。）

諸位同胞，現在我們的地圖恢復完整了，你看，這是多麼完好美麗的一張秋海棠葉子啊！我們祇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失地，就可以創造一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可是現在我們已經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了嗎？沒有！日本鬼子正在向我們進攻，加緊進攻，我們要是願意滅亡，不願意死，就要趕快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大家一條心，趕走日本鬼子！祇有這樣我們纔能活下去，祇有這樣，我們纔能收復失地，實現這樣完整美麗的「大中華民國全圖。」現在我們的戲完了。（閉幕）

反 正

洗 羣

——獻給通州反正的弟兄們

人：時：地：

通州

二十六年

(以出場先後為序)

王金榜

趙班長

張柄奎

陳班長

樂金標

「人」——中央軍的代表

吳國勝

劉隊長

會長勝

王隊長

李隊長

張大隊長

孫隊長

榜：奎：榜：奎：榜：奎：榜： 榜：

景：

幕開——

偽冀東自治政府保安隊第一大隊隊本部第一隊隊長室，是一間破舊的民房改成的。

王金榜和張炳奎在擦着槍。姓張的很沉默，一聲也不響。姓王的，由於太興奮了，一邊擦着槍，嘴裏却在哼着他生平第一傑作定軍山：

……這一封書信來得巧，助某黃忠成功勞。站立在營門，高聲叫，大小兒郎聽根苗，頭通鼓……

（外面遠遠有飛機的聲音，姓王的停了手中的工作，也住了他的好戲。）

（向張）喂，老張，是咱們的飛機嗎？

咱們的？

唔！

是中央的飛機！

噯！中央的飛機還不就是咱們的飛機！

混蛋！並不一定罵他！咱們現在吃的那家的糧？

殷汝耕，呵，殷長官的。

榜：奎：榜：奎：榜：奎：榜：奎：榜：奎：榜：奎：榜：奎：榜：奎：

殷汝耕做的是那一家官？

做的是……

做的是？

……反正他總是中國人哪！

他是中國人？

可不是嗎！

那末，他爲甚麼要做日本人的官呢？

……那，反正咱們纔是中國人哪！

你說你是中國人，可是人家都不把你當中國人啊！

難道中央政府還不要咱們嗎？

中央政府要你——

還不是要我。

要你的腦袋瓜子！

幹嗎？

榜： 榜： 奎： 榜： 奎： 榜： 奎： 榜： 奎： 榜： 奎： 榜： 奎：

你既是中國人，幹嗎你要打中國人呢？

那是，那是日本人要咱打的。

那你爲甚麼要幫日本人打自己人呢？

所以……

所以？

所以咱就……

所以你就不是中國人了。

所以咱就不打中國人了！

所以你就……

所以咱就擦槍。

好了，小子，擦槍吧，別「所以」了。

對，趕快擦好槍，晚上就（做了一個殺人的姿勢）……哈哈……

（他們停止了談話，又繼續着擦槍。姓張的還是一聲不響。姓王的又忍不住哼起來了。）

頭通鼓戰飯造。二通鼓，緊戰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兵交。上前個個俱有賞，退後項上吃。



榜：奎：榜：奎：榜：奎：榜：奎：榜：奎：標：奎：

弟兄們要動手，他們敢怎麼樣？

他們不會報告上去嗎？

哼，他們要命不要？

誰要他們的命？

弟兄們！

可是他們也怕上頭要他們的命啊！

上頭弟兄們動起手來，連上頭也保不定有命沒命，他們敢要誰的命！

上頭有日本人幫忙，也不能太小看他們。

日本人，咳，動起手來，先就得宰了那些鬼子！

嗯，對的，可不是，叫你這麼一說，咱就明白過來了……可是，就只咱們這三隊人嗎？

當然不止，還聯絡第二天隊跟第三天隊一塊兒動手！

呵，那就，那就有三千多人了。

還不止呢。

還不止？



榜：奎：榜：奎：

榜： 奎： 榜：

的要反正了，官長們能够怎麼樣？告訴你，官長們錢是比咱們賺得多，道理是比咱們講得清，上了操場，算是他們利害，說一誰也不敢二；可是，上了戰場，嘿，就得數咱們的了！

唔，你說的話倒有點道理。這一次要不是咱們當弟兄的不願意幹，官長們也許還得幫着日本鬼子賣賣命；反正打勝了仗，他們好升官發財。

可不是，他要錢不要臉，黑良心。咱們雖然職份兒低，可有的是天良，誰也不肯殺自己人去向鬼子討好。

真是，咱們這一夥兒兩三千弟兄，誰不恨死日本鬼子。況且咱們中國老老大的，他們日本算得甚麼！喂，老張，你說對不對？

（雖然已經是傍晚了，外邊却還有飛機聲在響着）

喂，老王，出去看一看是那邊的飛機。

用不着看，一定是中央的飛機。說真的，老子從前沒有瞧過中央的飛機的。

中央的飛機本來就沒有到這兒來過的。

喝，今早咱可瞅着中央的飛機了，一共是六架。他媽的，真神氣，「嗡嗡嗡嗡」只在咱們頂上打旋，咱心裏真痛快。

奎： 榜： 奎： 榜： 奎： 榜： 奎： 榜： 奎： 榜： 奎： 榜： 奎：

誰心裏不痛快！

真的，俺媽的，咱們好些個人仰着頭望了好半天，都直樂！咱們隊長也瞧着頂高興的，也偷偷地笑。後來大隊長來了，咱們全嚇跑了。

（因為王金榜粗魯，怕他壞事，極力想打發他出去）喂，你出去看看好不好。不，又怕又碰見大隊長了。

不會的，去看看吧。

（覺得張炳奎是支使他走）噢，你幹嗎一定要我出去呢？

沒有甚麼，我是叫你出去看看飛機。

哼，老張，你又要搞甚麼鬼，怕咱瞧見了，直想打發咱走。

胡說，我搞甚麼鬼？

我說，老張，你太瞧不起咱了。咱王金標雖然是個傻小子，可是，咱絕對不當漢奸的！

（被他的話感動）好兄弟，你別誤會了，我沒有瞧不起你。

那麼你爲甚麼老想着要趕我出去呢？

（逼得沒有法子，只好說了）老王，等會兒有一個人要來，我怕你性子急，弄壞了事，所以想叫

你避一避。

呵，笑話，咱姓王的明白這些個，只要你吩咐咱怎麼做，咱要把事情弄壞了，瞧，這個腦袋交給你，砍下來喂牲口去。

（笑了）好吧，那麼勞你的駕，把這些傳單送到第二隊去交給鄭班長去吧。那兒離大隊長室近，可要做得機密一點。（由衣袋裏拿出幾張傳單）  
甚麼傳單？

你拿去好了。（遞給他）

（接過傳單，一個字也不認識）喂，老張，這上邊說的甚麼？

快送去吧！

你唸給咱聽聽好不好？

好吧！我唸一點給你聽聽。（搶過傳單）「……親愛的弟兄們……」

這是稱呼誰的？

稱呼咱們的。「咱們都是中國人，不能幫日本鬼子來殺自己人的。希望咱們今天晚上動起手來，把日本鬼子趕出去……」

榜：奎：榜：

呵，是中央發的傳單？

是的，快去吧！

好，我去。

（王金榜很高興地出去了。張炳奎收拾完桌上的東西，也走進另外一間房裏去了。屋子裏沒有一個人。

是傍晚，屋子裏光綫很暗，外邊偶而有一兩聲號兵練號的聲音。靜，非常的寂靜。

過了一會，忽然通外邊的門慢慢地推開，伸進一個人頭來，四邊打量了一會兒。見沒有人，才慢慢地，輕輕地走了進來。

進來以後，他隨手就把門門上。證明這屋裏，確實沒有人了，他才小聲向另外一個門裏，喚着：

「張炳奎，張炳奎！」

屋裏有人輕聲問着：

「誰，是誰呀？」

奎： 樂： 奎： 樂： 奎： 樂： 奎：

外邊的一個：

「是我。」

屋裏面的那一個：

「是樂金標。」

外邊這一個：

「是我。」

張炳奎從裏邊出來了，四邊望了一望。

怎麼樣來了嗎？

來了。

在那兒？

陳班長領着他，一會兒就來。

沒有人碰見吧？

沒有。

班長們呢？

趙：奎：趙：樂：趙：樂：奎：樂：奎：樂：

也就來了。呵，張炳奎，隊長剛出去囉，剛出去。

不會馬上就回來吧？

也許不會的。

（外邊有人輕輕地敲門）  
誰呀？

（外邊：「是我，趙得勝。」）  
呀，趙班長來了。

（樂過去開門讓趙得勝進來，隨手又把門門上）  
怎麼樣？

馬上就來。

隊長不會馬上就回來吧？

不會的。

越快越好，我們馬上決定了就好散，不然讓隊長碰見了麻煩。

陳：奎：陳： 樂：趙： 奎： 樂：趙：奎：樂：奎：

對的。

說老實話，來的這位先生也真胆大，一個人敢跑到我們這兒來。

這還不是因為咱們事先約好了的。

也難說，要給隊長碰見了，也得出金！

可不是他……

（外邊有人輕輕地敲門。）

誰呀？

（外邊那個人：「是我。」）

是陳班長。

來了！

（張炳奎走過去打開門，先進來了一個。）

沒人？

沒人。

（向門外）請進來吧。

人：陳：趙：蔡：人：奎：趙：人：趙：陳：趙：人：

（另外走進一個「人」來。張炳奎門上門。）  
對不住，勞你們久等了。

沒有甚麼。（向陳班長）這位是？

這位就是。

呵，好的。

前天晚上，陳同志到我們那兒接洽這件事，我們團長非常欽佩各位愛國的熱忱，特地派兄弟

今天過來具體地商量一下。

是的，我們這邊已經沒有問題了。

弟兄們的心都是一致的。

隊長們呢？

我們這一隊的李隊長還比較好辦，其餘的……

我想隊長們也不會有多大的問題的。

他們當然有許多顧慮，可是弟兄們一條心地要動手，他們也不敢怎麼樣。

總得想個妥善的辦法。

趙：人：樂：人：奎：人：樂：人：趙：樂：奎：人：樂：人：趙：

我可以代表我們這一隊的弟兄們說，只要約定時間，到時候決不會變卦，也許隊長會制止你們發動的！

那我們硬幹好了。

不，能軟化他們最好。

我想，最妥當的辦法，是弟兄們再來一次請求。

假使他們還是不答應呢？

那我們再用硬的方法包圍他們。

弄得不好咱們就宰了他們好了。

那是最後一條路。

對，最好是先能用軟的方法。

僅靠我們這一隊人不够呵！

唔，不够的。

第二隊也不成問題，他們早就想動手了。

我看，不僅第二隊，我們這兒三大隊都不會成問題。

趙： 樂： 奎： 樂： 趙： 樂： 人： 趙：

對了。我們三大隊一共三千多弟兄，沒有一個不早就想動手的。可是事前也得有聯絡才好。我們分頭去接洽好了。

好的。

（外邊突然有很緊地敲門聲。那一位「人」很機警地往牆腳一蹲。）

（很不自然地）誰？

（外邊：「是我，快開！」）

好像是王金榜。

（外邊：「快開！」）

打開吧！

打開？

（趙班長點點頭，張炳奎慢慢地打開門。王金榜很急地碰進來，馬上回身問好門。）

哎呀！你們好大的膽子呀！  
怎麼？

奎：陳：趙：樂：榜：奎： 榜：樂： 榜：奎：榜：

咱在外面聽了好半天，你們都不知道。你們把咱當傻小子，你們自己才真渾蛋。甚麼事？你說呀！

咱送完傳單回來，走到門口，聽見你們正在裏邊商量着。咱就明白了，咱不好闖進來，只在外邊溜躑。順便咱放着咱，防着隊長回來，呵，果然，咱們隊長一會兒就來了。

（衆人都嚇了一跳，蹲在牆角的那位「人」也出來了。）  
那怎麼辦呢？

後來咱急了，咱就撒了一個謊，趕上去對隊長說：「大隊長剛才好像是在找隊長。」隊長聽見了咱的話，就到大隊長屋裏去了。

呵！想不到你這傻小子倒會撒謊！

嘿，可不是，瞧咱姓王的！

咱們快散了吧。

不成，這位先生不能出去。

對，出去一定會碰見隊長的。

那怎麼辦呢？

榜：人：榜：人：奎： 陳：趙：人：榜：樂：趙：奎：趙：

找一個地方藏一下吧！

那末就藏到那個房裏去吧！

好，就藏到那個房裏去吧，陳班長，樂金標，我們快走吧！

有事情，王金榜來告訴我們一聲。

好的。

準今晚動手好了，你們去準備一下。

今晚是的。我馬上去通知他們去。

快走吧！

（陳班長拉着趙班長和樂金標出去。王金榜去關上門。）

先生，到那個屋裏去藏一下吧！

好的。呆一會兒，你們再抽空去跟班長們說一聲，準今晚動手。

呆一會兒我去說。

呵，還有幾張傳單你們設法給隊長們看看吧。（拿出幾張傳單來）

讓哨兵受吧！大家受吧！自由！自由！自由！

榜：奎：榜：奎：

好吧！那末，我領這位先生藏到那屋裏去。你在外邊照料一下。

好的。（接過傳單）

賞心點！

知道。

（張炳奎急忙拉着那位「人」跑進裏屋去。外邊只剩下王金標一個人。他知道今晚動手的事情要實現了，所以格外高興；兩邊走着，嘴裏又哼起京調來）

（京戲的道白）夏侯淵我的兒，你中了老夫拖刀——之計也！

（外邊突然有人敲門。王金標停住了京戲，朝藏着「人」的那個門口望了一下，才去打開門。門開開，進來的是大隊長的勤務兵會長勝。）

呵，是你這小子，把老子嚇一跳！你跑來幹嗎？

張炳奎呢？

不在家，你找他幹嗎？

他上那兒去了？

你別管他上那兒去了，咱只問你，你找他幹嗎？

會：我有事要告訴他。

榜：他不在家，你告訴咱好了。

會：（瞧了他一眼）不。（回身就跑）

榜：（一把拉住他）這小子跑甚麼？張炳奎有要緊的事出去了，你有甚麼事告訴咱，回頭咱再對他說。

會：（又瞧了他一眼）你可別胡說呵！

榜：老子不是漢奸，你放心告訴咱是一樣的。

會：好吧，我告訴你，大隊長剛才在發隊長們的脾氣。

榜：幹嗎？

會：他說隊長們不中用，不能管束弟兄們，讓弟兄們胡鬧。

榜：胡鬧？

會：就是爲了咱們動手的事，大隊長說從今天起，弟兄們誰鬧事，就槍斃！

榜：真的嗎？

會：是大隊長親口說的，他還說要處罰隊長們呢！

會：李：榜：李：榜：李：榜：李：會：李： 會：榜：

嗯。

我偷偷地來告訴你們，你囑咐大家當心一點好，我去了。

（回身往門外跑，剛到門口與由外面回來的李隊長撞了一個滿懷，他嚇得連忙站住，叫了一聲「隊長」。王金榜也嚇住了，叫了一聲「隊長」，呆站在那裏。）

噢，會長勝，你跑到我這兒來幹嗎？

我……

你？

（這一急，把他的聰明急出來了）呵，隊長，他檢到一張這個甚麼？

咱倆全不認識。

拿過來看看。

是。

（接過傳單）那麼會長勝你剛才那麼急着跑甚麼？

我怕……

榜：李：榜：李：榜：李：榜：會：榜：李：榜：會：李：

混蛋！（看完傳單，臉上稍爲有一點笑容）好，你去吧。可別胡說甚麼，這是一張反動的傳單，你小心大隊長要你的腦袋！

呵，隊長，那不……

（急以手示意）

去吧，還在這兒嚕嗦些甚麼！

（怕他說出來了）隊長叫你去

是，隊長。（很勉強地出去）

（故意地）隊長，這是甚麼？

傳單。

傳單，是說了些甚麼？

是中央那邊的反動傳單。

中央的。

唔。

是叫咱們動手的吧？

榜：李： 榜：李： 榜：李： 榜：李： 榜：李： 榜：李： 榜：李： 榜：李：

……

咱聽說……

甚麼？

聽說咱們隊上要動手了。

誰說的？

弟兄們都是這樣說的。

胡說，甚麼動手？

不動手？

不動手。

可是隊長，咱們不能幫日本鬼子幹呀！

爲甚麼？

咱們中國老老大的。

（也笑起來了）少胡說。

是呵，隊長，咱們中國人比方是薛仁貴，他們日本鬼子比方是曹操……





李：奎： 榜：李：榜：李：榜：李：榜：李：榜：李： 李：

（略停片刻）哼，討厭！王金榜，我告訴你，你以後再別這麼胡說了，一向我瞧着你傻頭傻腦的，我才關照你。這些日子，外邊風聲很緊，大隊長已經動了氣了，你可當心點，不要自討苦吃。

可是隊長……

少說話，聽見沒有？

是，隊長，咱以後少說話。

我有一本小地圖，是在裏面屋裏吧？

是的，你要用？

我自己去拿去吧！（預備進去）

（慌了）呵，隊長……

（不理他，一直向那門口走去）

（趕上去）隊長！

（正當李隊長走到門口，忽然由裏邊走出一個人來，手裏拿着一本地圖，那是張炳奎。）

隊長，你要的是這本地圖吧？

（突然發現張炳奎，一怔。接過地圖，很懷疑地望了他一眼）唔，是這一本。



李： 榜： 李： 榜： 李： 榜： 李： 李：

放屁，瞧你這鬼頭鬼腦的樣子……哼，你敢在我面前搗鬼，快說你要是不老老實實地說出來，你可小心一點！

隊長他……

甚麼呵？

我……

（正在不可開交的時候，門外突然有一陣很亂的脚步聲音，接着有一個人喝了一聲「報告」）

（嚇了一跳）甚麼事？王金榜，你出去看看。

是，隊長。

（王金榜出去了，李隊長放下地圖，留神地注意着外邊。）

（進來）隊長，本隊的弟兄們，全體在外邊等着，要請隊長出去一下。

等我幹嗎？

他們說有事情要向隊長報告。

好吧。（走到門口，又停住，返身回到原來的地方。）你去叫他們班長來。

咱剛才也是這樣說的，可是弟兄們的意思是想當面向隊長報告。

榜：李：

豈有此理，他們有甚麼事，讓班長代表說不是一樣的嗎？叫班長們來是，隊長。（出去）

（李隊長皺起眉頭來回踱了兩步。王金榜領着兩位班長，一排站在那裏，班長們同叫了一聲

「隊長！」）

你們有甚麼事情找我。

報告隊長，弟兄們要求隊長一件事。

甚麼事？

弟兄們再也忍耐不住了，要動手。

動手？

是的，弟兄們準備今天晚上就動手。

今晚就動手？

他們說：他們都是中國人，不能幫着日本人幹。

……

他們說他們有很多都是東北人。他們要打回老家去。

趙：李：趙：李：孫：李：陳：李：陳：李：趙：李：趙：

弟兄們要求隊長下命令。

……你們勸過他們沒有？

勸過了，可是沒有用。這主意弟兄們老早就打定了，怎麼也勸不聽的。

勸不聽？他們敢怎麼樣？

他們說只要隊長們肯反正，他們絕對服從命令。不然……

怎麼樣。

不然……一定很麻煩。

哼，麻煩，有些甚麼麻煩。

恐怕會鬧出事來！

呵……那麼依你們的意思呢？

只好依了他們。

依了他們？

隊長，你的意思……

最好，隊長能領導弟兄們一塊兒幹。

李：趙：李：陳：李：陳：李：陳：李：孫： 李 趙：李：

……今天大隊長發脾氣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大隊長說：「近來隊上的紀律太壞了，從今天起要嚴厲執行，弟兄們再要鬧事，不問情由一概

槍斃。

槍斃？

對了。我希望你們把大隊長的意思轉達給弟兄們。

隊長。這不比別的事，可以唬嚇住他們的。弟兄們恐怕不能接受這個命令。

他們不怕槍斃？

他們說過，願意反正是他們的官長，不願意的就是——

就是甚麼？

就是漢奸。

豈有此理，他們敢這樣胡鬧！你們去對他們說：大隊長的命令，不准弟兄們鬧事！

隊長，最好你親自向大家說。

爲甚麼？

趙： 李： 趙： 李： 趙：

弟兄們聽了這樣的命令，恐怕會鬧出事來。不要緊，你去對他們說好了，你就說是我說的。

隊長……

去，出了事有我負責，

……好吧。

（趙班長出去，在外面大聲地說：

「隊長有命令，凡是鬧事的弟兄，一概槍斃！」話剛一說完，外邊的士兵們就怒吼起來：

「槍斃，我們不怕！」

「我們要反正，不反正就是漢奸！」

「反正！」

「打倒漢奸！」

「我們不接受這個命令！」

「……………」

「……………」

李： 吳： 李： 吳： 李： 吳： 李： 吳： 李： 李： 李：

屋子裏的人都沒有出聲，李隊長皺了皺眉，挺起胸脯走到門口，打開門，向外邊：

「不許鬧！不許鬧！是誰在鬧？」

外邊有一個士兵：「是我。」

你？吳國勝！

（外邊的那個士兵：「是我，隊長！」）

好，你有話進來跟我說。（走回桌旁。）

（理直氣壯地走了進來）隊長！

你鬧些甚麼？

我要反正！

反正？甚麼反正？

我要殺日本鬼子，我要打回東北去！

哼，你知道你這是犯法的嗎？

不，我這不犯法。

不犯法？你鼓勵弟兄們鬧事，這就應該槍斃。

趙：李：吳：李：吳：李：吳：李：吳：李：吳：李：吳：李：吳：

呵，隊長，槍斃不幫日本鬼子就應該槍斃？

因爲你不服從命令。

隊長，我服從命令，我非常服從命令！可是，我是中國人，我是東北人，我不能不愛我的東北，我不

能不愛我的國家呀！

軍人應該以服從爲天職，長官的命令，無論對不對，當弟兄的都應該服從。

呵，隊長，這就叫做服從？

是的，我是大隊長的部下，我就得聽大隊長的命令。我是你的隊長，你就得聽我的命令。

隊長，不服從命令就該槍斃嗎？

是的，誰不服從命令，就得槍斃誰。

那末，隊長，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應該服從中國政府的命令呵！

我們應該服從殿長官的命令。

殿長官不也是中國人嗎？

……渾蛋，我沒有功夫跟你多說。趙班長，把他送到禁閉室去！

隊長，我不能送他去。

孫：趙：陳：孫：

吳：李：趙：李：趙：李：

怎麼！

我覺得吳國勝是對的。

甚麼，你也……

是的，我也要反正。不全隊的弟兄都要反正。

你們……

呵，隊長，我是東北人，我被日本鬼子弄得家破人亡，我的老娘被日本鬼子殺了，我的妹子被日本鬼子強姦死了。隊長，我不能不報仇，我不能幫日本鬼子，我不能當漢奸。隊長，我求你，我跪下來求你，隊長，你也是東北人，你難道忘掉了你自己的家鄉嗎？隊長，你難道忘了我們的父母姊妹都被日本鬼子欺侮得無路可走嗎？隊長，只要你肯答應弟兄們反正，我情願讓你槍斃。隊長，我實在忍不住了，這麼多年我實在……隊長，我求你，我……

隊長，吳國勝的話是真的，弟兄們實在忍耐不住了。

隊長，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幫着日本鬼子欺侮自己的人，我們不能當漢奸的。隊長！

隊長，我們大夥兒都跪下來求你。（大家都跪下）動手吧，隊長！

只要你肯反正，你就把我們都槍斃了，我們也甘心的。隊長。

吳：李：

……你們都起來吧，你們的意思我都明白，可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違背上邊的命令。

（突然跳起身來）隊長，我吳國勝是東北人，我不能當漢奸。隊長既不答應我們反正，我吳國勝先來做一個榜樣給弟兄們看看。（他興奮極了，抽出身後的刺刀，朝自己胸口猛然一刀，馬上就倒下了。）

（屋裏的人同聲叫出「呵」）趙班長走過去，瞧瞧他的刀傷，撫摸他的胸口，試試他的呼吸。慢慢地回過身來，向隊長說：

吳國勝死了！

（很低地）死了？

（沉默了片刻，站在旁邊好久沒開口的王金榜，被這件事激起了極大的興奮，他像一支受了傷的野獸似的跳到李隊長面前。）

隊長，咱受不了了，咱是一個傻小子，咱不懂得甚麼，可是吳國勝是死了，他這一死，給了咱一個教訓，咱甚麼都明白了，隊長，答應弟兄們動手吧，你瞧着吳國勝的份上，隊長，你不能叫咱們全變成吳國勝呵……

（非常嚴肅地）隊長，你答應弟兄們嗎？

李：趙：

榜：

趙：

趙：李： 趙：李： 孫：李： 陳：李： 趙：李： 李：

（非常痛苦地）呵，弟兄們，我難過極了，我慚愧極了，我的顧慮太多，我逼死了我的弟兄……現在，我完全明白了，我也是中國人，爲了中國，不，就是爲了咱們的吳國勝，我也不能不答應你們。班長們，請你們相信我，去告訴弟兄們，我們反正！

（大家都驚問：「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好，那我們就動手吧！

不要慌，這件事不能張揚出去。

那末甚麼時候動手呢？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是的，今天晚上。

我要去通知第二隊去了。

是。你不必去，我有辦法，你們千萬不能嚷嚷，壞了事，咱們都完了。安靜一點！聽我的命令。

李：奎：李：奎：

李：陳： 李：孫趙 李：

趙班長，孫班長，你們先把弟兄們帶回去，把我的意思告訴他們，叫他們安靜一點，準備好，聽我的信。

是，隊長。（出去）

陳班長，你跟王金榜把吳國勝抬出去，好好地找一個地方安葬了。這件事，無論如何不能讓人家知道的，明白了沒有？

明白了，隊長！  
去吧！

（陳班長跟王金榜抬了吳國勝的尸體出去。）

李隊長呆立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他心裏正在計畫今晚動手的事情。

張炳奎走到隊長身邊，輕輕地）

（輕聲地）隊長。

（突然驚悟）呵，甚麼？

你真打算今晚動手嗎？

……

李：奎： 李：奎：李： 奎：李：奎：李：奎：李：奎：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是的，你們都不明白我。

你難道不贊成反正？

你說呢？

我想，隊長也是中國人，不會不贊成的。

唔。

隊長的顧慮多。隊長比我們見識廣，想得週到。可是弟兄們也都是片誠心，忍耐了這些日子，心裏覺得別扭得慌，所以說起話來，都頂粗野的。隊長總不會不明白弟兄們的苦心。

我明白你們。可是，你們不能明白我。

是，隊長。我們是不明白你。

你的話是對的，我的顧慮比你們多。可是這麼大一件事，能够不顧慮嗎？城外滿圍着日本兵，稍為有一點不謹慎，我們就白白的犧牲了。

那麼今天晚上，隊長準備怎麼樣動手呢？

我約好第二隊的劉隊長跟第三隊的王隊長八點鐘到這兒來開會商議的。

奎：李：人：李：人：李：人：李：奎：李：奎：

今天晚上可以動手嗎？

大概總可以吧！……現在幾點鐘了？

七點多鐘了。

他們也許就要來了。

（藏在裏屋的那個人，這時突然由裏邊出來。）

隊長！

（大吃一驚）呵！你是誰？（隨手拔出了手槍）

我是中央軍第七團派來的代表。

你怎麼敢……你怎麼跑到我屋裏來了？

我是來……

（搶着說）你是來幹甚麼的？

隊長，這位先生是中央軍那邊的代表。弟兄們要反正，怕力量不夠，幾位班長商量，派隊長到中央軍這邊去接洽，想跟他們取得聯絡，那邊的團長今天就派了這位先生做代表，冒險跑到我們這兒來，跟我們正式接頭。

李：人： 李：人：李：人：李： 人：李： 人：李：

呵！（慢慢地把手槍放回原處。）

隊長，剛才的事，我都聽見了。我很佩服隊長的見識，這件事本來應該多加審慎的。可是弟兄們高漲的愛國情緒，也值得我們欽佩，尤其是那位自殺的弟兄，更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

張炳奎去把門關上。呵，先生，請坐。

謝謝。隊長，今天晚上，敵國準備向這方面進攻了，打算先解決城外的日本軍隊。爲了使戰事更有把握，我們希望這邊也能在今天晚上發動，好叫日本軍腹背受敵。

好的，我也是在打算這件事，既然今天晚上貴團能進攻，那末我們這方面一定可以響應。其餘的幾隊呢？

我們隊上是不成問題的。第二大隊剛才有封信給我，他們也打算動手，約好聽我們的信。

那麼，隊長可以派人去通知他們一聲。

唔，我馬上就通知他們。第三大隊在城外，他們隊上的隊長們跟弟兄們都不成問題，不過那位大隊長是股汝耕的表弟，恐怕是困難一點。

呵……（考慮了一會）那末，那邊的事交給我吧，我親自去一趟。你去？

李：人： 李：人： 李：人： 李：人： 李：人： 李：人：

唔，我去。只要弟兄們不成問題。大隊長我去對付他好了。  
那再好都沒有了。

最好你能介紹我去會見他們隊上的那一位。

……這樣吧，你帶着我，一張名片，去會他們的第二隊的徐隊長去。他跟我接過好幾次頭了。  
好吧。那末你這邊就準備着只等城外一起事，這邊就動手。

好的……不過……

怎麼樣？

不過，萬一失敗了呢？

萬一失敗了，你這方面可以設法向永定河西邊退却，那兒也有我們的隊伍。

呵，對的，那就再好也沒有了！準定這樣辦吧。（拿出名片，在上邊寫了幾個字）這張名片，你帶着去會第三大隊的徐隊長吧。

好的，隊長，再見。

（伸手與他握緊）再見。

（外邊有敲門聲）

榜：李： 榜：李： 榜：人： 李：人： 李：榜： 李： 李：  
 誰？  
 （外邊：「是我。」）  
 啊。張炳奎去把門打開。  
 （張炳奎打開門。王金榜急入。）  
 隊長，長官跟日本顧問官由天津來了。  
 呵！  
 怎麼殷汝耕來了？  
 唔。  
 那末，我們……  
 是剛才到的。  
 大隊長呢？  
 大隊長在那兒開會。  
 是嗎？  
 說不定一會兒就到我們隊上來。

榜：李： 榜：李： 榜：人： 李：人： 李：榜： 李： 李：  
 誰？  
 （外邊：「是我。」）  
 啊。張炳奎去把門打開。  
 （張炳奎打開門。王金榜急入。）  
 隊長，長官跟日本顧問官由天津來了。  
 呵！  
 怎麼殷汝耕來了？  
 唔。  
 那末，我們……  
 是剛才到的。  
 大隊長呢？  
 大隊長在那兒開會。  
 是嗎？  
 說不定一會兒就到我們隊上來。

李：張：李：張：李：張：李：張：奎：李：

（搶着說）張炳奎，你去通知班長們，段長官已經來了，聽見了沒有？

是，我知道。（急出）

好，隊長們，我去了，我希望你們能……

不，大隊長，你不能出去。

爲甚麼？

外邊危險！

危險？

你聽！

（外邊人聲漸起）

呵，這是幹甚麼？

大隊長，隊上的弟兄們要反正了。

反正？

是的。大隊長，我不能管束弟兄們，大隊長槍斃我吧！

（外邊喊殺聲大起了，夾着還有槍聲，邊砲聲。王金榜飛跑進來。）

王：劉：王：劉：李： 劉：王： 李：劉：李： 李：

能軟化最好。不然也硬幹好了。你們只聽着我的好，去吧！

（班長們出去。劉隊長匆匆地跑進來。）

啊，你來了。怎麼樣？

我已經命令我隊上的弟兄們準備了。

啊，好的。

（王隊長進來。）

（向劉）你先來了？

剛到。

（張炳奎出去。）

老殷這時候趕來了。

因為前方的戰事打得不利。

他一會兒要來的。

他來幹嗎？

聽說他現在在第二大隊訓話，一會兒來我們隊上。大約也是訓話吧。

李：王：劉：李：劉：李：王：劉：王：劉：王：李：劉：李：

半夜裏還訓話，這簡直是我死燻。

我們究竟怎麼辦呢？

我的意思是等他一來，我們就把他扣起來。

對，這是一個辦法。

他一定在大隊長那兒休息的，我們把大隊長那兒一包圍，捉活的好了。

我對弟兄們說過，叫他們等我的命令的。

那麼我們先把老股弄上了再說吧。

第二大隊呢？

他們有封信給我，他們全隊都不成問題，只等我們的信。

第三大隊呢？

已經有人接洽去了，大半不成問題。

這樣就好極了。

現在幾點了？

（看錶）快八點了。

張：王：張：劉：張：李：張：劉：王：李：劉：王：奎：

（急入）隊長，大隊長來了，（急出）

啊，他來了？

我們怎麼對付他呢？

我看，讓他來也好，反正這事也瞞不了他的。

……

唔，讓他來吧。

（張大隊長輕輕地進來，三位隊長一齊立正。）

嗯，你們幾位都在這兒，很好。你們知道長官來了嗎？

不知道。

長官現在第二大隊訓話，馬上就到我們隊上來。

可是，大隊長，弟兄們的情緒很高漲……

我知道，我正是爲了這件事來找你們的。

大隊長的意思是……

不許他們動！

張：李：張：劉：張：王：張：王：張：李：張：李：張：王：

不許他們動？

是的，不許他們動。

大隊長，這個恐怕辦不到。

辦不到？

不是我們不肯這樣做，實在因為弟兄們太……

哼，當隊長的不能約束士兵，這是一個正當理由？

大隊長，我們也嚴嚴地懲罰了他們好幾次，可是這件事不比別的，我們不好太壓迫他們了。

爲甚麼？

因爲我們沒有理由壓迫他們。

怎麼沒有理由？

他們的要求是對的，他們是中國人，不願意幫日本人欺侮自己人，這誰也不好勉強。

當軍人的以服從爲天職，誰能反抗官長的命令？

可是也應該有理由呵！我們也是中國人！

（無言可辯）……唔，可是，我們當軍人的，不應該管那些，對也得服從，不對還是得服從。

張：奎： 張：李：王：張：王：張：李：張： 張：李：

那末大隊長的意思是……

誰鬧事就槍斃誰！

（大家都沒話說，沉默了片刻。）

長官馬上要來訓話，我把這個責任交給你們幾位，我希望能夠平安無事。

不，大隊長，我們負不了這個責任。

甚麼？

是的，我們負不了這個責任。

那麼你們的意思是順着弟兄們幹？

不，我們不是順着弟兄們幹，我們是……

不，我們也是中國人，我們應該順着弟兄們幹。

好，你敢……

（張炳奎突入。）

報告，長官跟日本顧問官到我們隊上來了，現在在大隊長屋裏。

好……

李：張：李：張：李：張：李：張：奎：李：

（搶着說）張炳奎，你去通知班長們，段長官已經來了，聽見了沒有？  
是，我知道。（急出）

好，隊長們，我去了，我希望你們能……

不，大隊長，你不能出去。

爲甚麼？

外邊危險！

危險？

你聽！

（外邊人聲漸起）

呵，這是幹甚麼？

大隊長，隊上的弟兄們要反正了。

反正？

是的。大隊長，我不能管束弟兄們，大隊長槍斃我吧！

（外邊喊殺聲大起了，夾着還有槍聲，邊砲聲。王金榜飛跑進來。）

張：會：張：會：張：會：張：李：張：李：張：榜：

隊長。城外第三大隊反正了，錢大隊長被人刺死了，三大隊已經跟日本軍隊開火了。呵，這是怎麼回事？

大隊長，這是三千弟兄的公意，他們是中國人，他們不願意幫助日本鬼子，大隊長，我們隊上弟兄們一向是擁戴你的，你正式下令讓他們動手吧！

不能，我不能這樣放縱他們！

那末，出了事，我們就不能負責了，大隊長！

（拔出槍來）哼，你們敢……

（會長勝急入）

大隊長！你的屋子被弟兄們包圍起來了，日本顧問官被趙班長殺了。

長官呢？

長官被弟兄們網住了。

呵！這還了得！外邊現在怎麼樣了？

第二大隊跟我們隊上都動手了。

（知大事已去，槍慢慢放下）呵！

王：劉？李？會：

大隊長，這是名正言順的事，你還是早點下命令吧！  
不能再遲延了！

會長勝，去對弟兄們說，大隊長在這兒召集弟兄們翻話！

是（急出）

（大隊長一聲不響地坐在那裏，屋裏的幾個隊長都拿出槍來，外邊的喊殺聲，漸漸逼近這屋子了，一會兒趙班長拿着一柄大刀衝進來，李隊長朝大隊長一指。）

大隊長！

（突然驚覺）呵，你！

報告大隊長，殷汝耕被弟兄們殺了，弟兄們現在外邊等候大隊長的命令。

命令？

反正的命令！

（故意地舉起手槍）趙班長，去對弟兄們說，大隊長不許弟兄們鬧事，誰敢不聽命令，就鎗斃誰。

呵！（明白了）呵，是隊長！

（趙班長跑到門口，大聲叫：「喂，弟兄們，大隊長說不准我們反正，誰要反抗命令的就槍斃！」外邊的士兵們一陣狂吼：

「不成，不成！」

「不讓反正咱們就殺呵！」

「……………」

（跑到大隊長面前）大隊長，聽見了吧？

我……

（外邊羣衆聲音更大：

「我們不能等了！」

「反正呵！殺呵！」

大隊長，你決定了沒有？

（大刀一晃）大隊長，我們不能等了！

（逼得無路可走）好……你們反正吧！

（三位隊長走到大隊長面前敬禮同聲：「謝謝大隊長！」王陳二隊長興奮地跑出去）

張：趙：李：

張：趙：

李：

（跑到門口）弟兄們，大隊長有命令，本隊反正！

（外邊：

「大隊長萬歲！」

「反正呵！」

「反正呵！」

「殺呵！」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回東北去！」

（屋裏的人只剩着張大隊長，獸立在那兒。）

（突然被砲聲震動）呵！（拿起槍，異常興奮地）呵，反正了！（跑出。）

（外邊：喊殺聲，槍聲，人聲，砲聲，機關槍聲。）

——幕落——

## 橫山鎮（兩幕劇）

錫金

## 第一幕

時間——

一九三八年七月，江南的夏天的下午，非常炎熱。日本軍隊得到漢奸的報告和協助開一中隊來橫山鎮撲滅游擊隊。當到達鎮上時，游擊隊已悄悄的離走了。

地點——

橫山鎮上的一座叫朱仙廟的殿堂裏。橫山鎮是毗近京杭國道綫的一個鎮市，江南的平原，原有很多的河道和岔港，而這裏，更緊靠着一帶橫亂的山嶺，祇有那條二十里外的公路是坦直的。但從公路到鎮上，却又都是古老的崎嶇曲折的小道。當豐田大尉走進殿堂時，他曾繞了一圈肩頭說：「呃，這兒的地形很複雜！」宋麟祥趕緊點頭鞠躬，說：「是，是，很複雜。大人。」

人物——

豐田大尉——胖胖的，約摸三十多歲，服裝很整齊，神情有些做作。一臉的橫肉中擠出一雙

眼睛還不十分遲鈍。他是很自負而倨傲的士官生，家庭出身也很好；這樣，他要使自己處處都顯得機智和平穩。然而，裝做出來的總是有限度的，這在他遇到困難和棘手的時候，便不自覺的把急躁和慌張都現了出來。據他自己過後來解釋，那是軍隊生活太枯燥，還有，則是支那的氣候不大好。

宋麟祥——土豪，快近五十歲了，略略肥胖。十年前是他的黃金時代，他的言語左右着鎮上的法律，沒有人敢擾他的色怒。然而他的氣餒是終於被壓抑了的，那年當縣城裏的陳老太爺被縣黨部的一夥毛頭星氣死了的時候起，大家都說時勢變了，我們宋大爺也祇好藏起一點鋒芒，準備安分守成下去。這實在不能不教他詛咒這時勢。雖然，一年年下來時勢又漸漸轉好了，宋大爺還是感覺到這和從前的時勢不同，這時勢仍舊不是宋大爺們的時勢。直到去年冬天日本軍隊進了縣城，這才使他抖擻一下精神專誠上了一次城，一進城便被留下了。這次，他回家時又是趾高氣揚的了。他摸摸他花白了的短鬚子，這鬚子原來打算要留長的，現在却又不打算了。

宋海春——宋麟祥的遠房姪子，約二十餘歲，皮膚白淨，笑臉迎人，擅於侍候和奉迎。原在上海虹口日人洋行中服務，戰啓即由主人介紹至日本軍隊內，這次即是由他到鎮上來找宋麟祥的。顯然，現在他不在被視為無所謂的小子了，連素來對他頗為嚴厲的麟祥叔也對他非常和

氣了，他頗有點得意。

月娥——私娼，十八九歲，姿色尚可人，伶俐愛嬌，惹人喜愛；過度的裝飾，却反弄得很土氣。她好久以來生活在幾間屋子裏，就讓宋麟祥這班大爺們來屋子裏盤桓盤桓，她知道要好好的侍候大爺們，因為這是於她有好處的。可是宋大爺這次告訴她要她去侍候幾位日本的貴人了；她肚裏盤算一下，好像並沒有什麼害怕，她知道自己能够侍候男，不是完全沒有把握。

栗原卯之助——約二十七八歲，日軍軍曹。雖僅是一個小角色，却是一個頗為積極的侵略者，在國內時便留心中國情形，前幾年又到過中國的漢口經過商，居留了兩三年，現在在隊伍中要算他是最能幹的支那通了。豐田大尉常有許多事要找他商量一會，他確會解決過一些問題，因為他的自滿，他對戰事比豐田大尉還要樂觀，他看看說出征的「武運長久」的旗幟，他相信武運是長久的。

宋阿發——二十五歲，游擊隊員，忠厚樸實，原來是宋麟祥的佃戶，攀算起來，也和宋麟祥出於一脈，在族譜上他是宋麟祥的姪孫輩的，然而，在現在是不能提起這些。他的耕地就在橫山鎮的近旁，每年的勞苦恰好維持了他們簡單的家口，戰爭的硝烟不久也瀰漫到鎮上了，這一季的收成雖然很好，然而還了租後的穀子在家中擱着不能出糶。他和近段的一些年青的農人勇敢

地參加了游擊隊，這次退却時隊長命令近段的人大家回家藏匿起來，不幸他却被搜捕了，同時還捕了盧金生。

盧金生——三十餘歲，原是鎮上的竹匠，手藝很純熟，人也機靈。平時在鎮上，便是有名的促狹鬼，然而他的促狹並不叫人不舒服，所以大家都歡喜的；就是宋麟祥，見了他也是常常有笑臉的。他在游擊隊中也是一名好戰士，他原是山裏人，熟悉山路，這次隊長留他在鎮上，却是因為他比較機靈好做策應。

李超遠——游擊隊隊長，年約二十七八歲，智識分子。原是軍隊裏的政治工作人員，軍隊撤退，他却留下組織游擊隊。如果說他精明幹練，還不如說他凡事謹慎。一切事他都經過細心的籌劃，故爾很少失誤；他一面指揮游擊戰爭，一面也不放鬆游擊隊員的政治教育，故而這游擊隊一天天從散漫無規律中漸漸變堅強起來，龐大起來；這樣，他自然而然的變成了游擊隊的靈魂，他也從實際鬥爭裏學習得堅實起來了。他是樂觀的，但不是泛泛的樂觀者，他帶着隊員們從鬥爭中去證實他的樂觀。

宋孫氏——二十四歲，宋阿發的妻子，已有了兩個孩子，一個壯健的農婦。

盧長源——五十餘歲，盧金生的父親，也是一個竹匠。

背景：

日兵數人——甲，乙，丙，丁……

戰前的朱仙廟的香火是非常繁盛的，江南的民間都相信朱仙，也有的地方供奉太陽菩薩，據說太陽菩薩就是朱仙。朱仙的威靈普照在民間，其實他在佛道兩宗都無可考，祇是傳聞有求必應，非常靈驗，於是口碑傳頌，遍及四方，許多人都把孩子過寄給朱仙，以為可以倚仗朱仙的福蔭，少慶少病；過寄給朱仙的孩子每年都要來廟裏燒香，自己不到也得打發個人來還願。再加之遠道有病來廟祝禱的，四時不絕，所以香火比許多大寺院還要興盛。因為香火興盛的緣故，廟宇便也建造得相當堂皇，間架並不算大，但是裝修是很精緻的。壁上懸掛着許多紅布袋，袋裏面全是朱仙的寄男寄女的生辰八字，所標的名字，則是廟祝給這些小男女取的。正中靠着屏門是一座金漆的神龕，外面的紅綢的帷幔張開得很小，看不出塑像的面貌，如果揭開這帷幔時，可以看見裏面黑洞洞地有一座金身，黑鬚帶冕，是王者的神態，不過平時決沒有人敢去揭看，因為怕觸犯。紅綢的帷幔低垂着，還不止一重，都是善男善女來還的願，龕頂有一塊泥金大匾，鐫着「廣大靈感」四字，這似是從什麼觀音殿裏套來的句子。可見民間也依賴他來救苦救難了。大匾的下面和兩邊還掛着十七八塊小木匾，有的是白底黑字，有的黑底金字匾，上面還披着綵綢，插着金

花，因為匾太多了，後送來的便掛得很擁擠。神龕的兩邊有一付對聯，刻的是：「善惡到頭終須報，禍福無門人自召。」供桌上却顯得清冷，因為戰爭後沒人再來獻供了，錫製的香爐和燭台還擺在供桌上，壓住一塊繡花的桌披圍，在燭台旁邊還有簽筒，而簽詩的黃紙條則掛在右邊牆上，用一塊藍布墊着。

豐田大尉到鎮上一看便選擇下駐紮這朱仙廟，因為鎮上的房屋大都破壞，而朱仙廟却是很完整的。廟祝不知躲那兒去了，宋麟祥便另外打發人來收拾一下，所以現在在殿堂裏，還有一張用三張八仙桌拚起來的長檯，上面蓋一塊白布，桌邊的椅子，有幾張是有靠背的，有幾張却沒有靠背，長檯是放在右首的，左首則是一張黃色洋漆的寫字桌，還有一張轉椅，則是不知宋麟祥從那兒找來的了。最觸目的，在神龕上面，用帳竿撐起兩面國旗，上首是白底子當中一塊紅餅的日本旗，很新，仔細看還可以看得出褶紋，下首是一面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原先豐田大尉說一定要掛五色旗，宋麟祥原有從前鎮公所的一面他拿回家做了被面，現在趕快拆下來掛起了。兩面旗掛在一起，那做了十年被面的五色旗奄奄地一些精神也沒有，交叉着撐開在那裏，擋住了後面的一些匾牌。

開幕——

宋麟祥很舒服地坐在寫字台邊的轉椅上，搖着腿，左顧右盼，看看這殿堂，還有什麼佈置得不周全，不時也摸摸短髮向屏門背後望望。月娥坐在長檯邊的椅上，呆呆地，不知在想些什麼。殿堂裏的光線本來很暗，如今下午天還未暗，宋麟祥就吩咐把一盞汽油燈點上了，故而殿堂上變成從未有過的光亮。人走過，壁上就映出很黑很深的巨大的黑影來。一會兒宋麟祥又站起身來，在地上踱來踱去，拍拍馬褂上的灰塵。

月娥：（望着自己的手指）大爺！

宋麟祥：嚶，嚶，嚶。

月娥：等會日本人來了，我叫他們什麼呀？

宋麟祥：噢，叫大人，叫大人。

月娥：都叫大人麼？

宋麟祥：嚶，不錯，都叫大人，都叫大人，沒錯兒的。

（他仍舊來往踱着，月娥抬起頭來望着他，隨又把一手撐頭靠在桌上。）

宋麟祥：你看，那豐田大人他偏要到這兒駐紮，我說到鎮公所去像樣些，他們日本人又不講究這個排場！他又一定要掛一面五色旗，你曉得麼？十年以前，國民黨還沒有到這裏的時候，那時候

是作興掛這個的，後來，國民軍來了，大家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這五色旗就不許掛了，那時候鎮公所裏有這末一面新的五色旗，擱在那兒不能用啦，我就拿了回來，做一條被面，這叫做「廢物利用」，本來是沒有用的廢物了，只是可以利用做被面；現在呢，日本人一定要掛五色旗，我又從被上拆了下來掛起來，這又叫做「廢物利用」。你懂不懂？

月娥：

譬如說你罷，打仗了，大家又跑不了，大家也沒有閒心思來玩，所以我叫你來侍候侍候日本人，將來有個好處，這也叫做「廢物利用」。

月娥：

呸，大爺，你在把我尋開心，我知道。你說我是「廢物利用」，日本人看你閉着這許多年，找你出來做個什麼官，難道不也是「廢物利用」麼？

宋麟祥！

噯，噯，胡說，胡說，直正豈有此理，不通不通，下次不許這樣胡說。

月娥：

噯呀，大爺你別生氣，我是說了玩的，我本來不懂什麼「廢物利用」。

宋麟祥：

我告訴你，我為什麼十年以來不問鎮上的事，這叫做犯不着。我看不慣那些毛頭小夥子們的胡攪亂攪，這種時候啊，這些小夥子毛頭星，你沒法碰他，那還不如在家修心養晦，免得惹閑氣，這叫做「識時務者為俊傑」。現在日本人來了，還是海春那孩子有出息，他來找我，日

本人說，這裏要我來維持，不要讓土匪造反，他吩咐我要掛五色旗，我說現在天下是你們日本人的天下，五色旗不用掛了，他說，不一定要掛，他們是來日支親善的，日就是日本，支就是支那，就是我們中國，現在不是中國了，是支那，他們是來替我們親善的。現在是我出來的時候了，我不出來又怎麼呢？我不幹難道還讓別人幹麼？這也叫做「識時務者爲……」。

月娥：

噯，你老人家有這麼多道理我怎麼會懂呢？怪我胡說，你快不要生氣。

宋麟祥：

小油嘴！（用手摸她的臉頰，她故意閃避過去）算你會拍馬屁。我說，月娥，你要好好的伺候

日本人，日本人歡喜了你，你也不要忘記我，我們還是自己人，自己人總比別人好。

月娥：

噯呀，大爺，你又那麼說了：自然自己人總比別人好呀，要不是你大爺要我來侍候，我還來侍

候日本人麼？

宋麟祥：

不是這個意思，我要你來侍候日本人，還是爲了你的好處，要不然你不到這裏來，給什麼小

日本兵拖了去的時候，那就說不上來了。現在這裏是官，當然要文明些，你多多巴結巴結，日

本人歡喜你了，也就歡喜我了，你有好處，我也有好處，我們都是中國人，你懂麼？

月娥：

我不曉得怎樣侍候好，我只曉得侍候男人，日本人是男人我就照侍候男人那樣侍候他，行

不行呢？噯呀，大爺你今天够忙了，讓我倒一杯茶給你喝。

（起來沏茶，一看茶壺裏還是空的，又去供桌提出了一把水吊子。）

月娥：怎麼沒有茶葉啦，大爺，茶葉拿出來沖一壺喝喝。

宋麟祥：（仍舊去轉椅上坐下）不要，不要，等日本人來了再泡，我要告訴他請他嚐嚐我這好茶葉，

預先泡好顯得不至誠了。

月娥：大爺，你安排得真好。

宋麟祥：是啊，你看，這兒是辦公桌，（站起來，走到長檯邊）這兒可以開會，我等會要和日本人在一

起開會，噫（嚴肅起來）商量商量搜勦游擊隊的事情。

月娥：游擊隊不是已經退走了麼？

宋麟祥：是的，他們看見我領了日本兵來，便偷偷的溜了，可是，我們要搜勦，斬草就得除根。

月娥：他們也是中國人呀！

宋麟祥：噯，噯——不是，他們是和革命黨一樣可惡的，非斬盡殺絕不可，留得他們在，便是留禍害給

自己。

月娥：噢，不用說了，又是我不懂，日本人怎麼還不來呢？

宋麟祥：他，那個豐田大人在後面水缸裏洗澡呢。

月娥： 嘻，怎末在水缸裏洗澡？

宋麟祥： 是麼？我打發人去浴鍋裏燒水，他說不好，不好，這裏好，就脫了衣服往水缸裏一跳。

月娥： 嘻嘻嘻嘻。

宋麟祥： 別笑，別笑，提防給他聽見了。

（裏面豐田大尉拖了一雙拖鞋出來，披一件浴衣，露出胸口的黑毛。）

宋麟祥： 嗶啲，豐田大人，你洗澡洗好了？

豐田大尉： 啊，好了，很好，很好。

宋麟祥： （向月娥。）來，見見這位豐田大人，托托托托育達尙大人，（月娥先瞟一眼，上前見禮）

這，這是我的小女，叫月娥，叫她來侍候，侍候大人。

豐田大尉： 啊，你的女兒？很好，很好，我去換衣服。

（豐田大尉下。栗原卯之助從後面提一隻雞上。）

栗原卯之助： （四顧）怎麼沒有人？

宋麟祥： 托托托育達尙洗好澡，上裏面換衣服去了。

原栗卯之助： 啊，這個是什麼人？

宋麟祥：這是小女，叫月娥。是叫她來侍候托育尙大人的。

栗原卯之助：啊，你有幾個女兒？替我找一個好不好？（狡笑）

宋麟祥：不敢，不敢，小女祇此一人，確是小女。

栗原卯之助：好不好？好不好？

宋麟祥：委實不敢欺瞞。

栗原卯之助：好不好？好不好？

宋麟祥：（搔頭想了一想）噢，讓兄弟想法去物色一個，嚇，嚇，物色一個包你滿意的，包你滿意的。

栗原卯之助：要好的。

宋麟祥：包你滿意。

栗原卯之助：晚上啼哭的不要。

宋麟祥：不哭，不哭，決不哭。

栗原卯之助：（跑去摸摸月娥的面頰）這個很好，這個很好，你很好。

（宋海春上，手裏拿了七八把扇子，放在長檯上。）

月娥：（用手推開栗原卯之助的手，同時却抓住了他的手。）你也很好。

栗原卯之助：（大樂）哈哈哈哈哈。

宋海春：噢，卡殺拔拉尙在此地，拿把扇扇風；麟祥叔也在此地，您好忙了。（遞一把扇子給他。）月娥，

你也來了，很好，很好，扇扇風。（也遞一把過去。）

栗原卯之助：（扇着風，一面看着月娥搵扇子。）好極了好極了。

宋海春：這裏地方小沒有什麼好招待的，等會殺幾個雞燉了吃晚飯，我家裏還有酒，等會也拿來替

您和托育達尙洗洗塵。

栗原卯之助：酒，好的；雞，這裏有了。（他指指椅下的提來的雞。）一個這樣的。（指指月娥。）

宋海春：有，有，都有。

宋麟祥：海春，這位是？

宋海春：噢，這位是卡殺拔拉尙，漢文寫起來便是栗原二字。

宋麟祥：（念）卡殺拔拉尙，大人。

宋海春：噯，尙就是大人。有了尙就不要大人了。卡殺拔拉尙是大日本軍豐田中隊的軍曹。

宋麟祥：噢，失敬！失敬！

宋海春：這位是家叔，宋麟祥，地方上的領袖，這次大日本軍到小地方來，家叔在盡招待之責，地方上

豐田大尉：唔，不，不，支那女人好，日本女人不好。哈哈。

宋麟祥：讓小女陪大人坐坐，小弟出去看看，今天吩咐他們預備點酒，弄一點菜，小鏡上實在弄不出

什麼東西來，不過算是替大人洗洗塵。

（豐田大尉望着他，點了點頭，宋麟祥退。）

月娥：大人，你穿這多衣裳，喲，還有長統靴子，不熱麼？

豐田大尉：不熱，不熱，（拾一把扇子，搖着。）我們軍人不怕冷，也不怕熱。什麼也不怕。噯，你幾歲了。

月娥：十八歲。

豐田大尉：啊，十八歲，很好，很好！

月月：大人，你喜歡中國女人麼？

豐田大尉：喜歡，喜歡，喜歡你過來坐坐。

（抓住月娥，月娥坐倒在他身上。）

豐田大尉：你怕我不怕？

月娥：不怕。

豐田大尉：喜歡我麼？

米已經預備了是不是？

宋麟祥：已經預備了，大人。

豐田大尉：好，發給他們，甯可等事情完了再拿回，趁他們微笑的時候替他們拍照，一定要把微笑拍

進去這些，趕緊洗幾份出來，一份寄到軍部裏去，還有的便張貼在街上，好教大家看見皇軍的恩德，可以回來，不去跟着游擊隊跑。找女人的事，必須等撫慰完了才開始。

栗原卯之助：照片之類，是不是會被支隊裏用完了呢？

豐田大尉：那不行，無論如何要找些出來，難道這專是爲了他們拍強姦女人的裸體照片的嗎？

栗原卯之助：是了，是了。

豐田大尉：（向宋海春）你要多找老百姓。

宋海春：正是，正是，我一定多找，我替他們說大日本皇軍是來救苦救難的，他們一定很高興了。

豐田大尉：對了，你替他們說天皇陛下的恩德，你們走罷，快去，回來報告。

栗原卯之助：是了，是了。

（與宋海春同下。）

宋麟祥：月娥，你替我把香爐背後的茶葉包遞來，我來沏杯茶給托育達尙喝。

月娥： 爸，還是讓我來勸給大人喝罷。

（他們忙着提水吊，拿茶壺，月娥先把開水沖入壺裏了。）

宋麟祥： 噯，噯，還沒放進茶葉呢！

豐田大尉： （懷疑地）你在茶裏放什麼東西？

宋麟祥： 茶，大人，頂好的明前，真正龍井。杭州龍井的茶樹祇有二十顆，外面決沒有真龍井賣，我這兒

的是自己去龍井時帶回來的，而且是明前，既香且嫩，大人你嘗嘗看，我知道日本也作與喝茶的。

豐田大尉： 你倒掉，把茶壺洗乾淨，我不喝茶。喝燒開的開水。

宋麟祥： 噯大人，你喝一點。嘗一嘗。

豐田大尉： 我不喝，你倒掉！

宋麟祥： 噯，月娥，你拿去倒掉。洗洗乾淨。

（月娥微笑着去倒茶。）

豐田大尉： （儼然地）宋尙，宋先生，今天你够忙了。辛苦麼？

宋麟祥： 那裏，那裏，大日本皇軍光臨敝鎮，小弟理當略盡地主之誼，不過此地剛值戰後，游擊隊又來

一騷擾，地方上的人都都跑光了，幸而皇軍來趕走游擊隊，地方真是感激不盡！有用到小弟的地方，小弟敢不盡犬馬之勞？

豐田大尉：地方？什麼地方？

宋麟祥：噢，就是說我們這橫山鎮，這小地方，小地方。

豐田大尉：橫山鎮不好，地形很複雜，很不好；人也不好，有游擊隊。

宋麟祥：正是。不過游擊隊都是那些壞人當的。好人也有，多數的老百姓都是順民，他們很久，想有一位真龍出現，真命天子出來，天下就太平，嘍，如大旱之望雲霓也！如今皇軍自天而降，老百姓看了，則油然而雲，沛然下雨矣！（搖頭擺腦。）他們一定和小弟一樣感戴皇軍的恩德的。

豐田大尉：（外面傳來遠遠的鑼鼓聲。）這次皇軍懲膺暴支，打仗，乃是爲了東亞的和平。也就是爲了你們支那老百姓，日本人好！皇軍好！哈哈。

宋麟祥：正是，正是。

豐田大尉：（敲鼓聲。）我們皇軍，從這末遠到這裏來，打仗，開砲，飛機，步兵衝鋒，坦克車，機關槍，人死了，很多，很多，很苦的；路也難走，還要打仗，很苦的；爲了你們，是不是？你要告訴大家，皇軍打仗是爲了你們！所以，你們也要爲皇軍多多服務，曉不曉得？皇軍要吃豬，要吃牛，沒有，

只好殺狗吃，這是什麼道理？皇軍要女人，他們辛苦了；祇有老太婆和女孩子，太小了。要哭要叫，這是什麼道理？女人到那裏去了？皇軍要女人。

宋麟祥： 嗚嗚，正是，正是。

豐田大尉： 這些都是小事情。

宋麟祥： 是，是，小弟應當效勞。

豐田大尉：（鑼鼓聲稍間又作。）再說，游擊隊都是你們附近的人，我是知道的。爲什麼你們不知道誰當游擊隊，誰不當游擊隊呢？你要知道這些，好捉也要派靠得住的人，去加入游擊隊，好調查知道他們的編制，聯絡，和隨時曉得他們的駐在地點。這樣，皇軍才好來撲滅他。現在你什麼也不曉得，就說鎮上有游擊隊，皇軍來了，却讓他們先知道皇軍來，逃走了！你們也不曉得他們逃到什麼地方去，這樣，怎麼成呢？皇軍不會老駐在這地方，皇軍還要打仗！到別的地方去打仗！

宋麟祥： 是，是，這裏的游擊隊，不完全是本地人，領頭的一個據說就不是本地人，是從前中國軍隊裏的政治工作人員，中國軍隊撤退了，不曉得怎樣，他給剩下來了，他便領頭組織了游擊隊。

豐田大尉：（注意地）嗯，你說下去。

宋麟祥：

（鑼鼓聲停了。）一些不安本分的窮人全跟他跑，祇要抓到了他，就好了，什麼都有辦法。游擊隊是往山裏退的，要追便要向山裏追。

豐田大尉：

追？  
追？  
追？  
這裏這末多山，這江南的小河道已够討厭了，這裏却又是山，你說往那個山裏退？

宋麟祥：

噯，大人何必這樣性急？休息幾天，這裏打發人去探聽探聽，再作道理。

豐田大尉：

哼！游擊隊，皇軍有的是辦法，我自有辦法，不過，你應該當心了：民間不許有私槍，打獵的槍也不許，也不許有刀，中國的大刀不好，不許有私藏槍刀的都不是好東西！要當他游擊隊辦，一樣辦，槍斃，殺頭。活埋！有私藏槍刀的要交出來，交出來的是好百姓，皇軍保護他，還要發槍給他們，編自衛團，好抵抗游擊隊。

宋麟祥：

正是，正是。大人真籌劃得週到極了。真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月娥端了兩杯開水來。）

月娥：

大人，喝開水罷，這是燒開的開水。

豐田大尉：

啊，好，好，開水好，好，謝謝你。（看她的手，抓住她。）啊，你的手很好，很好！

月娥：

噯，我粗手笨腳的，沒有你們日本女人的手好。

豐田大尉：唔，不，不，支那女人好，日本女人不好。哈哈。

宋麟祥：讓小女陪大人坐坐，小弟出去看看，今天吩咐他們預備點酒，弄一點菜，小鏡上實在弄不出

什麼東西來，不過算是替大人洗洗塵。

（豐田大尉望着他，點了點頭，宋麟祥退。）

月娥：大人，你穿這多衣裳，喲，還有長統靴子，不熱麼？

豐田大尉：不熱，不熱，（拾一把扇子，搖着。）我們軍人不怕冷，也不怕熱。什麼也不怕。噯，你幾歲了。

月娥：十八歲。

豐田大尉：啊，十八歲，很好，很好！

月月：大人，你喜歡中國女人麼？

豐田大尉：喜歡，喜歡，喜歡你過來坐坐。

（抓住月娥，月娥坐倒在他身上。）

豐田大尉：你怕我不怕？

月娥：不怕。

豐田大尉：喜歡我麼？

月娥： 嗯。

豐田大尉：（大樂）哈哈哈哈哈！你會不會唱歌？

月娥： 不會，不會。

豐田大尉： 唱一個歌，唱一個歌。

月娥： 真的不會唱呀。

豐田大尉： 唱，唱一個歌！

月娥： 嗷，真是好！我唱一個，你別笑我！（站起）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

豐田大尉： 嗷，不要唱！這個歌不好，誰教你唱的？八格！

月娥： 從前有學生到鎮上來教的，鎮上的人都會唱這個歌。

豐田大尉： 不好，這個歌討厭，這是支那共產黨的歌，也是國民黨的歌，唱的人要殺頭，不是好東西！

月娥：（忽然遠處有兩聲槍聲，豐田大尉和月娥都一驚，聽了一會沒有動靜，慢慢又恢復了。）嗷，

大人，我不懂得，你不要生氣！大人，你唱個罷。

豐田大尉：（若有所思）不。

月娥：大人，你唱一個。

豐田大尉：我不是來唱歌給你聽的呀！

月娥：噯，大人你不是說你歡喜我麼？

豐田大尉：噢，我來跳個舞給你看罷。

（豐田大尉起立，嘴裏哼的櫻花調，蹣跚跳舞，搖搖擺擺，扭扭捏捏，步子很不純熟舞了一會  
栗原卯之助和宋海春忽然進來。）

豐田大尉：（立刻停止他的舞踊）呃，你們回來了？

栗原卯之助：好消息，我們捕獲游擊隊二名！

豐田大尉：（並不十分重視似的）噢！

宋海春：這次撫慰工作做得真好，連游擊隊也捉到了，現在我們可以審問，審問出一點端倪，就可以

進剿，勦滅！

宋原卯之助：（得意非凡）老百姓太相信我們了，噯，支那人真是蠢豬！哈哈！

宋海春：蠢豬，真是蠢豬！

（豐田大尉望着他們點點頭，去轉椅上坐了，月娥現在已胆大，去靠椅上偎着。）  
栗原卯之助：（向宋海春瞭一眼。）你說，你說下去。

宋海春：噢！卡殺拔拉尙安排得真好！他說，叫我先去召集老百姓，他慢慢的拿東西來送他們。（要表示他的能幹。）啊，我一想怎樣去召集他們來呢？他們看到我們是害怕的。我先把預備好了的鑼鼓敲起來，就像做戲那樣敲。敲了一響，有幾個孩子出來了，我就告訴他們這裏要做戲，快去找小朋友和爸爸媽媽一起來，看，皇軍要做戲給他們看。

豐田大尉：（點頭）皇軍要做戲給他們看。

宋海春：一些小孩子一會兒聚了起來，有些大人來要找小孩子回去，我就不許他們回去了。說諸位街坊，皇軍愛護你們，你們不要害怕，請你們站下來看戲。於是，卡殺拔拉尙就上來演劇。

豐田大尉：演戲？

栗原卯之助：噢，演戲，我跳了一會櫻花舞。

宋海春：噢，就像大人剛才跳的那樣。

月娥：（笑起來。）嘻嘻嘻嘻！

宋海春：跳了一會，完了。就拿東西送給他們，噢，這些花布真好？鄉下人一見大家都歡喜，大家都笑嘻嘻。

豐田大尉： 唔的，來接皇軍送給他們的東西，我們一面也發米給他們，趁機會就拍照。唔，照也拍了。

宋海春： 卡殺拔拉尙就一面替他們演說。

栗原卯之助： 支那豬很狡猾，他們看見我講話，不大肯相信，我還是讓宋海春講。支那豬！他們就相信宋海春的話！

宋海春： 我對他們說，皇軍是來救老百姓的，中央軍怎樣不好，說的話全是騙人的！我們吃的苦已經吃够了！他們先教我們打共產黨，現在又教我們和共產黨一起去打日本人，又打不過皇軍，打不過就跑，把我們又丟下了，不管我們的死活！還要叫年青人去當游擊隊，做土匪，試想，中央軍還打不到皇軍。游擊隊怎樣打得過呢，不過叫年青人都死完，完全是糟蹋老百姓！皇軍來這裏救老百姓，也要保護老百姓，老百姓要曉得，救命的皇軍來了，要快些把槍交出來，不然給皇軍抄到了，是要槍斃的，游擊隊的全家都要殺乾淨，誰先把槍先交出來的有賞，知道游擊隊的地方報告給皇軍的有賞，就是游擊隊自己報告，不但不辦他還要賞給他錢！

豐田大尉： （點頭）唔。

宋海春： 我說，皇軍來把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和中央軍殺光了，真龍出世，天下太平，我們就好過太平。

下，敬鎮上限定明天開市，不然皇軍就要沒收貨物了。快快，貼佈告，有現成的貼出去，還要快預備貼公佈收編游擊隊的佈告了。

宋麟祥： 是是是（下）

栗原卯之助：（大笑）哈哈，宋海春你去看李超遠在那兒怎麼樣？不要驚動他，看他有不對的要來報告！

宋海春： 是，（下）

豐田大尉：（點頭）你的中國話說得真不錯，很好。

栗原卯之助： 過獎過獎，你說得好！

豐田大尉：（搓手）噯，我們來這兒已經三天了。

栗原卯之助： 是的，不是很快麼！

豐田大尉： 很快，不錯，不過也够麻煩，我看打仗容易，打勝仗就不容易，打了勝仗要平定地方才更不容易！我們在上海打仗吃了苦，現在却更苦，游擊隊的襲擊比到陣地戰更麻煩，隨時要受他

們攻擊，當我們調整了隊伍再去搜剿時，游擊隊又不知道到那兒去了！這才够見鬼！

栗原卯之助： 那些有什麼討厭呢？這些不過是一些流氓，流氓總是這樣的。

豐田大尉：爲什麼？

月娥：街坊上的人認識我的，我不好意思。（嬌媚地。）好不好？大人！

豐田大尉：唔，你去，快去，快叫老頭子帶來。快！快！

（月娥下，宋海春剛要出去，外面人聲雜沓。宋麟祥和日兵四人押宋阿發盧金生上。宋阿發面色慘白，腿上全是血，後面宋孫氏拉着他的衣裳，哭喊着。）

宋孫氏：（哭）你們怎麼的呀！救命呀！你們放了他呀！你們怎麼的呀！

（兩日兵扯開了地，她跌倒在地上，哭叫。）

宋麟祥：噯，大人，今天很好。（詔笑）捉了兩名游擊隊。

豐田大尉：唔，游擊隊！你們叫什麼名字？（宋阿發和盧金生都不作聲。宋阿發的槍傷痛得受不了，

坐了下去，盧金生却還立着，兩眼骨楞楞的四面張望，豐田大尉把桌子一拍）問你們話聽。

見沒有你們叫什麼名字？說呀！你（指盧金生）你叫什麼名字？說呀！你（指宋阿發）你叫什麼名字？

宋孫氏：啊呀，大老爺，你饞了他，他叫阿發，宋阿發！他是我的丈夫！大老爺，你饞了他（哭着從地上爬

過來）

日兵甲：去！（一脚把她踢倒。）八格！

豐田大尉：你爲什麼不說話，你被皇軍捉了來，你爲什麼不說話，你這狡猾的支那豬，游擊隊，你還

賴麼？

宋孫氏：（又爬起，向宋麟祥。）噯，老爺，你做做好事，救命呀！阿發素來很好的，他從來不欠租，老爺，你

也看看宋家的一條命根，做做好事呀！救救命呀，哀哀……大爺，做做好事呀！

日兵乙：八格？八格！（用腳踢她，再踏她）

宋麟祥：（現在他也岸然危坐，並且威風凜凜。）哼！誰叫他去當游擊隊的渾帳！不曉得安分守己當

游擊隊的都是殺坯！宋家不要這種不成器的子孫！你們對得起祖宗麼？大老爺問你還不答話，殺坯！殺坯！殺坯！

宋孫氏：哀哀，大爺，可憐我們一直替你種了這末多年的田，你救一救！救一救！

豐田大尉：啊，你說，什麼時候加入的游擊隊？游擊隊有多少人？現在在什麼地方？你說不說要殺頭！

宋孫氏：（向宋海春。）啊呀，大叔，你說繳了槍就是好人，現在我去把槍繳出來，你求求情，放了他吧！

是你說的！

宋海春：（冷冷地）現在不用你繳槍了。

栗原卯之助：不要哭，誰叫他當游擊隊的？

宋孫氏：啊，不行不行！你們不能騙人！

日兵乙：去（踢她）八格耶路！

豐田大尉：快說！你不說不行，早說了好放你，不說也要說，再不說這要上刑具，告訴你，皇軍是最文明

不過的。等下把你倒過來，（做手勢）你也要說。快說！

（兩人還是不響。栗原去宋阿發傷腿上踢一脚，宋阿發狂叫一聲暈過去了。）

宋麟祥：渾帳，真是目無王法，殺坯！非殺不可！非殺不可！

宋孫氏：（大哭爬去伏在宋阿發身上，搖撼着。）阿發！阿發！阿發！你就說了吧！阿發，你醒來呀，阿發，

你怎麼醒來叫阿發！阿發！（突然站起，阿發從她的手上滑下，却漸漸地醒了。）好！你們這班

狼心狗肝的東西！天在頭上，菩薩會給你們報應的！你們騙人！（哭）阿發好好的種田，從來

沒有做過壞事，他當了游擊隊，他替我說，是爲的大家呵！我怕他打仗打死了，我相信了你們

的鬼話，我告訴你們我要把阿發的鎗繳出來，讓他不要去打仗，等下又好種田過日子！（跳

起來奔向宋海春。）是你說的！（大呼）繳了鎗就沒有罪！你這個喪良心的騙子！阿發恨你

們是對的，阿發完了，讓我跟你拚了命！

(宋海春驚走。日兵丙丁將她擒下。)

栗原卯之助：拖下去。編她到慰勞隊去！

宋阿發：(掙扎起來)放下她！我告訴你，我叫宋阿發。中國人，是中國的游擊隊！

豐田大尉：啊，很好，還有呢？

宋阿發：土地是我們的，我們不許你們踏上我們的土地！一天有一個游擊隊在此地，也就要教你們

的血灑在我們田裏！

宋麟祥：渾蛋！真正豈有此理！你造反麼？說出來，是誰教你說這一套的？

宋阿發：我，我恨你們，你是漢奸！你渾蛋！你不要臉，不要臉的奸賊！看你們捉了我們怎樣！我們有千千

萬萬，我們不做亡國奴。我們用血來守自己的土地，也要叫你們死，有一天……：：：中華民國萬歲！

豐田大尉：(顰眉)好好，看是難死。你呢？(向盧金生)你說。

盧金生：我是游擊隊。

豐田大尉：什麼時候加入的？

盧金生：(鎮靜)日本鬼子侵佔到我們土地上時加入的。

(豐田大尉搖頭，外面忽然喧嘩吵鬧起來。)

豐田大尉：(停下來聽)什麼？你出去看看，什麼事回來報告。

栗原卯之助：(應)是(下)

豐田大尉：(和竊地)你們的頭子是什麼人？

盧金生：我爲什麼要講給你聽？

豐田大尉：什麼？我問你的話你就要講！(栗原卯之助上。)

栗原卯之助：外面一個老頭子，說是他的兒子抓來了要衝進來，給打傷了。

豐田大尉：(忽然有了辦法)好，帶進來。(日兵丙丁下，帶盧長源上。)

盧長源：(抖抖地，一眼瞥見盧金生)啊，金生！怎麼了？怎麼了？(跪下。)大老爺，我的兒子是好人，你

放了他。

豐田大尉：哼，是好人！他自己已經招供了。你還說你的兒子是好人！八格！狡猾的支那豬！

盧長源：怎麼？你已經招供了。金生啊，不不不，他是好人！

盧金生：對的，爸，你別難過，我是好人，我是游擊隊員。

盧長源：你不能這樣說的，金生，你跪下來求求老太爺，你說你改過了，你一定改好，求求老太爺開恩。

宋麟祥：（聲色俱厲）好，長源，你在這裏，你看你家金生做的好事！給皇軍抓來了，還這樣強硬！要不

要殺頭！鎗斃！

豐田大尉：

（急燥，但故作鎮定。）告訴你們，皇軍佔領的地方，不容許有游擊隊騷擾不清，皇軍一定

要消滅游擊隊，難道支那正規軍也給驅逐了，還愁游擊隊不消滅麼？一定要消滅！你們是聽了壞人的話，他們叫你們去送死，你們應該把他們在什麼地方說出來，就可以放你們。快說！老頭子，你也是游擊隊？

盧長源：

（慌張）不是，不是！我是在街上做手藝的，宋大爺都認識我，鎮上都認識我，叫我老竹匠，我的孩子也是竹匠，大老爺放了他，他是好人，他決不再當游擊隊。

豐田大尉：

你不是游擊隊，你的兒子怎麼會做游擊隊？

盧長源：

啊啊，我不是，我不是游擊隊！我的兒子也是好人！

豐田大尉：

（焦燥）哼！（拍桌）八格！支那豬沒有一個不狡猾，非用刑不可，非用刑不可。（拍桌）

快說，游擊隊在那裏？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盧金生：

（仰天大笑）哈哈哈哈！

栗原卯之助：

（呼的抽出一條鞭子）啊，你說，你說！

豐田大尉：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宋阿發：（掙扎起來）游擊隊在此地！老子是游擊隊，中國人都是游擊隊！要把你們趕出我們的地

方！

豐田大尉：（狂怒）啊，八格！（拍桌，站起）打他！

（栗原卯之助揮鞭打宋阿發，宋孫氏大哭，用身子去蔽着他，被栗原卯之助一脚踢開了打着，宋阿發起初沒有聲音，後來大罵。）

宋阿發：好！你打！打死我罷，看你們打死我一個，我要殺死你們，游擊隊要殺死你們，游擊隊要殺死你們，總有一天人們要替我報仇的！

栗原卯之助：（更用力的抽）好，你說！你說出來，游擊隊在那裏？

宋阿發：（大呼）游擊隊在橫山鎮！在你的身邊！要殺死你！

豐田大尉：（用手止住栗原卯之助）好，你說在橫山鎮，在橫山鎮的那裏？

宋阿發：放屁！到處都是游擊隊，要收拾你們日本鬼子！趕你們回去！

豐田大尉：唔！（招日兵）來，上刑！

（日兵丙丁退，去抬來一架梯子，手裏帶着一網麻繩；還有兩個小壺，把梯平放在地上，就來

揪翻了宋阿發，宋阿發掙扎着，創痛教他呼叫，然而終於是被按住了，用麻繩捆在梯上，豎起靠在神龕旁。）

豐田大尉：（立起，走近他。）啊，現在你說出來！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宋阿發不作聲。精神萎頓。）

宋孫氏：（哭）啊，阿發！阿發！

豐田大尉：說！游擊隊在什麼地方？馬上放你下來，讓你回去，還給你錢！快說！

（宋阿發仍不作聲，兩眼睜開，睜睜怒視。）

豐田大尉：（走開）好，倒過來！

（日兵兩名走上，把梯倒轉，宋阿發便上下顛倒地懸空。）

豐田大尉：你說，游擊隊在那裏，你說！

（宋阿發咬緊牙關不響，宋孫氏大哭，掙脫了撲上來，又被日本兵拖住了，她咬他的手，但被

摔倒在地上。）

宋麟祥：快說啊！快說！

（宋阿發仍舊不響。）

豐田大尉 (震怒) 灌他!

(日兵丙拿起小壺來灌他的鼻孔，宋阿發將頭亂搖，被日兵丁揪住了，終於灌了下去，宋阿發大聲噏着。)

豐田大尉 阿，把他倒過來! (兩日兵把他倒過來。) 你說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宋海春: (拾起把扇子遞給豐田大尉) 大人，太熱了，搨搨風。

(宋阿發委頓地抬着眼睛望着，仍不作聲。)

豐田大尉 你說八格耶路!

宋阿發: (掙扎着大呼)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豐田大尉 (怒) 再灌! 灌辣椒水，灌火油!

宋孫氏: 啊! 大老爺，不要灌了，我說，我說，我代他說! 我求求你，做做好事!

豐田大尉 (坐下) 好，你說!

宋孫氏: (大哭) 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豐田大尉 (拍桌) 灌! 灌!

(宋阿發又被倒過來，再灌，這回，宋阿發更苦痛地噏着，四肢極攀着。)

豐田大尉：（擱着扇子。）你說！游擊隊在什麼地方，再不說，我用炭火烤乾，你預備炭火！（日兵一名

下。）你說，你說！

（宋阿發垂頭不語，極委頓，宋孫氏又趕上前抱住他。）

宋孫氏：（哭）阿發我害了你！你說了罷，你說了罷！你不能再吃苦！

盧長源：（激昂）不，阿發老婆，你不能勸他說！他已經完了，他是個好漢子，拚了一命還怕什麼呢？

宋孫氏：嗚嗚嗚嗚嗚！

豐田大尉：啊，你這個老頭子好，你看我把你也吊起來，你的兒子也吊起來，非說不可的！沒有完的說  
了才完！

盧長源：我是有年紀的人了，沒有什麼可怕的，死的人也多了，隨便被你們殺死，也不少我們兩個！

豐田大尉：好，我收拾你們！反抗皇軍的一個個都要收拾的！非說不可！你說！

（日兵提炭爐上，炭火剛煽紅，黑的炭還在畢剝地爆着。）

栗原卯之助：啊啊，好極了，這是皇軍的火，這樣紅，你們誰要不說，哼，哼！

豐田大尉：（走向宋阿發）你還等什麼？你說，游擊隊在什麼地方？（宋阿發望着火，仍不語。）好，烤他！

宋孫氏：（狂叫一聲昏倒。）

栗原卯之助：（突然跑去就豐田大尉耳語，豐田大尉搓手點頭。）好，把她拖下去，醒了編入慰勞隊。

裏！

（日兵拖宋孫氏下，大家望着她。）

豐田大尉：未尙！

宋麟祥：嗚嗚嗚，大人！

豐田大尉：爲什麼他們不肯招供？

宋麟祥：正是，這都是惡棍，都要鎗斃！

豐田大尉：不要鎗斃，要他們說出來，你叫他們說！

宋麟祥：他們不肯招供，祇好鎗斃！

豐田大尉：不，一定要你叫他們說，你一定要叫他們說！

宋麟祥：是是是，大人！

（豐田大尉和栗原卯之助退。）

宋麟祥：（來往的踱步着）我真不懂，你們給什麼迷了！性命也不要了，家也不要了！好像這日子

便祇有今天，沒有明天！今天你們死了，明天別人也要過日子呀！真是渾帳，你們是跟我過去了。海春！

宋海春：  
嚶，麟祥叔。

宋麟祥：  
我說我們也要把阿發他老婆救一救，編在慰勞隊裏也怪可憐的！我們都是中國人，嚶嚶，救一個算一個。

宋海春：  
不過，編進了慰勞隊的也就沒有法子，從來就沒有女人會在慰勞隊裏活着出來的，真也作孽。

宋麟祥：  
我看你還是先去討討情，教慢些編進慰勞隊，等會事情有了解決的辦法，好放他們走。

宋海春：  
是了！（下）

宋麟祥：  
（踱步）阿發，你是我的自己人，我不能讓你這樣的。你要曉得，我們以後還要過日子，我們要活！不然，我爲什麼要出來問事呢？嚶，都是爲了大家啊！你要曉得，上有天神，下有王法，日本人也人，等戰局平定了，四海之內，莫非王土，我們也可以安居樂業，男守其耕，女守其織了，這太平日子不好過，難道要去當游擊隊送死麼？我看你還是把游擊隊在什麼地方說出來，讓我在他們面前說說，你也總落得有些好處，阿發，是不是？

宋阿

(微弱，然而有力地)謝謝你，你是漢奸，我恨你！我不像你那樣不要臉，我們的隊長的話是對的，我們不但要打日本軍，還要打漢奸，因為他們幫着日本鬼，賣國，比日本人還要凶狠，日本兵還是被軍閥欺騙了的，而漢奸，生就的就沒有良心！

宋麟祥：

(愾怒)渾帳東西！你作死！就讓你死！你看看這爐子！金生，你不要像他那樣，你是聰明的，我一直就很歡喜你。你說出來，這裏沒有旁的人，誰也不知道是你報告的，阿發的苦頭你知道是他自己討吃的，你不像他那樣蠢！我知道你，你熟識山裏的路徑，皇軍會重用你的。

盧金生：

(鎮靜，漠然)大爺，我也是作死的。  
(外面忽然喧嘩，有鎗聲。)

宋麟祥：

(呆怔了一會)好，(厲色)你們沒有救，一定要死！

盧金生：

對了，我們死了，是有人來替我們報仇的！你也要死！

宋麟祥：

(怒)啊！渾帳！(拍桌)渾帳！

(豐田大尉和栗原卯之助突上，是被外面的鎗聲和擾亂招來的。)

豐田大尉：

什麼事？去看看！

(日兵一名下，少頃，日兵數名押李超遠上。)

日兵戊：報告！又捉了一名游擊隊！

豐田大尉：好好，游擊隊，支那有這許多游擊隊！好好！

宋阿發：（回頭瞥見李超遠，驚叫）啊，隊長！

豐田大尉：（驚喜）啊，隊長？（點頭）哈哈哈哈哈！

李超遠：噯，宋阿發，盧金生！你們也在這裏？

盧金生：（微現頹喪）是的，隊長！

豐田大尉：啊，隊長？很好，很好！（得意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在笑聲裏燈光轉暗了。）

——幕落——

## 第二幕

時間：——

第一幕後兩天，李超遠和宋阿發、盧金生的羈囚也一天多了。上午，豐田大尉和栗原卯之助會商辦法。游擊隊死不肯招，沒有辦法好；想要進剿，又摸不着游擊隊在什麼地方，弄得不好反受游擊隊的襲擊；皇軍還要開別處去作戰，不能長留在鎮上。想來想去，於是新辦法產生了。設法收

編：這是栗原的計議。

地點：

——  
仍舊是那個朱仙廟，仍舊是那個殿堂。

人物：

——  
豐田大尉

宋麟祥

宋海春

月娥

栗原卯之助

李超遠

宋阿發

富美子——隨營妓女，年約二十上下。體裝高髻，臉上塗着厚厚的白粉，就白得像白堊一樣，眼的周圍扶上淡淡的胭脂，但都蓋不住胭脂下的一層眼圈上的青影，兩眼是失神的，就像許久的夜晚沒有好好的睡眠，塗得鮮紅的嘴唇的輪廓十分呆板，就像圖案畫中的唇角似的，唇

脂外還露出較淡的原來較大的嘴形來。她的面貌整個的也是平板的，沒有表情，就像一些日本紙扇上的美人畫那樣。她原是在上海的日僑的女兒，父親經營一爿小小的舊書和低级流行讀物的書舖，她也在上海受過女子學校的教育。返國是戰事後的事，哥哥先被徵入伍了，不久父親便病歿，她也以慰問隊出征，結果這伶仃的身子却淪為編號的隨營妓女。她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她是能理解的，但她是一個日本教育下的女子，她也不能不茫然地迎受臨前的痛苦。悲哀麼？她不敢想起，家中除了母親，再祇有個小妹妹，而哥哥的生死也是不可知的。她也隨着戰事流轉在一處處中國的殘破的地方，她懂得中國話，雖然呆笨些，然而豐田部隊裏有時她還有點別的用處。

日本兵數人——甲，乙，丙，丁……

盧金生

游擊隊數人——甲，乙，丙，丁……

背景——

雖然仍舊是那個殿堂，然而佈置已經有了更動，所以也煥然改觀了，不像前幾日那樣的一副慌亂氣象。上面還是那具神龕，陰深深的莊嚴依舊籠罩着，雖然搬走了許多什物，殿堂顯得空

朗了許多，然而那也愈顯得不調和而礙眼。搬走的東西裏，最顯著的是那張寫字檯和轉椅，因為豐田大尉已經用不着再在這殿堂裏辦公了，他已經開了旁邊的一間耳房做辦公室，（那上面還掛着一張門帘，）機要的軍事籌劃本來便不宜在這裏的，這原是宋麟祥匆忙中佈置的錯誤。那三張八仙桌拚起的長檯現在是移放在中間了，桌子中央還放上一隻玻璃質的花瓶，插兩支盛開的荷花，裏面的小小的蓮蓬已結成了，所以花瓣也有些謝落下來，凳子已換過一批，比較整齊結實，兩旁還新添了些靠椅茶几，對稱地排列着，還有一隻坐榻，鏡着玻璃鏡的，則緊靠着神龕，代替了原來的香案。這些傢具雖已整齊得多，然而顏色新舊不一，想是從不同的人家家裏搬出來的。室內光線也亮爽些了，看來現在這殿堂像做了豐田大尉辦公室的外間的一間客室。

開幕——

舞台空朗朗的沒有一個人，宋麟祥從後面出來，張望了一下，看看沒有人，便走去耳房那邊，揭起門帘望望，門帘裏探出一個日本兵的頭來，宋麟祥連忙打拱作揖，表示沒有事，不用進去。他開始在來往踱步着，在思量着什麼事情。宋海春也從後面出來了，看見麟祥已在，便站定了：宋麟祥還踱過去，踱回來一抬頭才看見宋海春已站在那裏。

宋麟祥：噢，你來了？

宋海春：來了。

宋麟祥：這事情怎麼樣？

宋海春：還沒有什麼消息。（說完想走向耳室裏去。）

宋麟祥：（搖手）不不不，托育達尙不在裏邊。噢，我問你，那裏面的東洋婆子是做什麼的？

宋海春：（止之）噓！別讓她聽見了，她懂得中國話。

（宋麟祥連忙回頭望一下門帘。）

宋海春：你知道托育達尙在什麼地方麼？

宋麟祥：怎麼？有事麼？他大概在月娥那裏。

宋海春：卡殺拔拉呢？

宋麟祥：他，他，他也不在裏邊，怎麼，有什麼事？

宋海春：那麼，李超遠呢？那游擊隊頭子？

宋麟祥：也沒有啊，什麼事？

宋海春：（猶疑地）沒什麼事，不曉得他們在什麼地方！

宋麟祥：怎末，你連我也不告訴麼？

宋海春：

是沒有什麼？不過，你知道，他們現在是在講收編，皇軍要離開這地方，卡殺拔拉說游擊隊剿不了，還是收編好。皇軍本來也不怎麼够分配，收編以後，就可以用游擊隊對付游擊隊，再，要消滅他們也容易。看樣子他們談得有點入港了。

宋麟祥：

這怎麼成呢？這怎麼成呢？那李超遠這小子？

宋海春：

這倒沒有什麼，橫如只要幹得過去，要消滅李超遠還不容易。卡殺拔拉他很得意，說不定皇軍自己還要派人進游擊隊，說不定就是卡殺拔拉自己。游擊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祇要供給他們一點子彈，槍，也許給點機關槍大砲也說不定。餉呢橫如就是就地徵發，我不懂李超遠是怎麼個傢伙，我不懂。

宋麟祥：

有什麼不懂的，這樣一來跟我們過不去，我們不是完了

宋海春：

不會的，不會的，皇軍不會丟開我們，我曾經替托育達尙那樣地推荐過你，說沒有你鎮上的事決定幹不了！他們也不會相信李超遠，將來還不是李超遠的部隊要在你下面管轄？

宋麟祥：

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宋海春：

那是沒有辦法的，人家皇軍要那樣做，我們就得聽他們使喚。不過呢，我們從中好好的幹，總撈得有些好處。李超遠那傢伙日本人一定不會相信他的，做個縫兒我們便收拾他！不過麟

祥叔事情總也得要小心些，日本人的事不好幹，說不定一下子變了臉，到日本人走了便好了。

宋麟祥：日本人走了更不好，他們有槍，我沒有槍，這事不好辦。

宋海春：那末你就跟他聯絡聯絡。

宋麟祥：聯絡也不好，人家不肯聯絡的！我看，乾脆就讓他們收編不成功，你看？

宋海春：那自然是好的，不過，還得想想。

宋麟祥：（低聲）你知道那東洋婆子，是做什麼的？

宋海春：沒有什麼，她是個隨營妓女，從前在中國長大的，也念過書，懂得中國話，托言達筒常用繻來聯絡幾個中國人的。

宋麟祥：那，那他是聯絡李超遠的了。

宋海春：是這樣罷。

宋麟祥：那不是李超遠昨天就有答應的意思了麼？

宋海春：噯，日本人不會放心的，他好叫她看住李超遠，脫不了身。

（豐田大尉上，後面跟着栗原卯之助。豐田大尉一進來看見宋麟祥已經在此地，表示很滿

下，敬鎮上限定明天開市，不然皇軍就要沒收貨物了。快快，貼佈告，有現成的貼出去，還要快預備貼公佈收編游擊隊的佈告了。

宋麟祥： 是是是（下）

栗原卯之助：（大笑）哈哈，宋海春你去看李超遠在那兒怎麼樣？不要驚動他，看他有不對的要來報告！

宋海春： 是，（下）

豐田大尉：（點頭）你的中國話說得真不錯，很好。

栗原卯之助： 過獎過獎，你說得好！

豐田大尉：（搓手）噯，我們來這兒已經三天了。

栗原卯之助： 是的，不是很快麼！

豐田大尉： 很快，不錯，不過也够麻煩，我看打仗容易，打勝仗就不容易，打了勝仗要平定地方才更不容易！我們在上海打仗吃了苦，現在却更苦，游擊隊的襲擊比到陣地戰更麻煩，隨時要受他

們攻擊，當我們調整了隊伍再去搜剿時，游擊隊又不知道到那兒去了！這才够見鬼！

栗原卯之助： 那些有什麼討厭呢？這些不過是一些流氓，流氓總是這樣的。

宋海春：是，我知道。

栗原卯之助：不！不！且慢！不要提他，讓他自己來，看他來的遲早，我們便曉得他的誠意有多大。（豐田

大尉點頭。）他一定要來的，我們等他。

宋麟祥：（惶恐）宋金生放回去了麼？

栗原卯之助：嗯，你還不知道？放他回去，是昨天半夜裏李超遠派他回去跟游擊隊裏弄好的，收編快

成功了！

宋麟祥：收編？好極了！好極了！這真是化干戈為玉帛，好極了！

栗原卯之助：游擊隊會效忠皇軍，當然是很好的。

宋麟祥：這計策只有你老人家想得！再好沒有，再好沒有！從此地方安泰，萬民康樂，我真要代表全

鎮的小民感恩不盡！不過，有一件事却要當心，這盧金生是個壞東西，平常我就很知道他。他

在鎮上做竹匠的時候，就有他那副靈快手腳，一個不留神連大水缸也被他搬到門外去！再

呢，心眼兒也靈活，鎮上人被他騙了上了當也還是當他開玩笑的。這個人真要當心他。

栗原卯之助：（不聽）不！我知道，這個人還有點用處，好就在他心眼兒活，不然像那另外一個蠢

牛那樣還幹得了事麼？就有他能幹得！我本來要派人跟他同去，他說跟他同去不好，因為那

樣，他回去反而不好說話。好，我就答應他。哈哈，我却另外派人遠遠地跟着他，連他也不知道。我已接到報告，他跑的幾個地方我全知道了，不怕他玩什麼花樣，皇軍現在要殲滅游擊隊，就可以一鼓殲滅！

宋麟祥：

（因利就便。）好極了！好極了！這真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佩服！佩服！這是對的！游擊隊必須殲滅，一個也不能留！他們決不是真心投降！那個李超遠，原來就是軍隊裏留下的，是堅強的抗日份子，這裏本來沒有游擊隊，游擊隊就是他來組織起來的。他手下還有一批人，此地的農民都像相信菩薩那末相信他。斬草必定要除根！

栗原卯之助：

（先點頭，一會兒，又微笑。）不錯，不錯，你也說得有道理，不過你要曉得，支那人的性格，我懂得很清楚，支那人是最懂得權衡利害的。兩條路在他面前，他一定揀容易走的路和走了有好處的路走。現在，游擊隊沒有接濟，到處替皇軍搗亂，又要被皇軍剿殺，現在皇軍給他接濟，他一樣仍舊可以當游擊隊，有什麼不好呢？並且，皇軍要收編他們，皇軍當然有方法處置他們。這倒用不着你担心的。

宋麟祥：

（惶惑）噫，我不過那末說，不過，李超遠那傢伙是實在要當心的！

栗原卯之助：

呵呵呵，宋麟祥，你說的不錯，我知道的。我自有辦法處置李超遠的。你去罷，你去預備一

下，敵鎮上限定明天開市，不然皇軍就要沒收貨物了。快快貼佈告，有現成的貼出去，還要快預備貼公佈收編游擊隊的佈告了。

宋麟祥：是是是（下）

栗原卯之助：（大笑）哈哈，宋海春你去看李超遠在那兒怎麼樣？不要驚動他，看他有不對的要來報告！

宋海春：是（下）

豐田大尉：（點頭）你的中國話說得真不錯！很好。

栗原卯之助：過獎過獎，你說得好！

豐田大尉：（搓手）噯，我們來這兒已經三天了。

栗原卯之助：是的，不是很快麼！

豐田大尉：很快，不錯，不過也够麻煩，我看打仗就容易，打勝仗就不容易，打了勝仗要平定地方才更不

容易！我們在上海打仗吃了苦，現在却更苦，游擊隊的襲擊比到陣地戰更麻煩，隨時要受他  
們攻擊，當我們調整了隊伍再去搜剿時，游擊隊又不知道到那兒去了！這才够見鬼！

栗原卯之助：那些有什麼討厭呢？這些不過是一些流氓，流氓總是這樣的。

栗原卯之助：現在我們去收編，不是最好的辦法麼？

豐田大尉：不錯，收編是一個辦法，不過游擊隊不能讓你統統收編呀，收編了這裏的，別地方的新的

又起來了，一個不留神，又是飛一顆冷彈！

栗原卯之助：噯，大尉，我倒看不出你今天也悲觀起來！

豐田大尉：胡說！怎麼我悲觀？

栗原卯之助：我是說，我是說你看到游擊隊麻煩了。

豐田大尉：（正色）卡殺拔拉君，請你說話思索一下！

栗原卯之助：噢噢，我失言了。

豐田大尉：我們皇軍出征，沒有一個不是不預備着一死報國的！

栗原卯之助：正是，正是。這就是我們的戰事節節勝利的原因，

豐田大尉：然而，你也不能以為我們皇軍就沒有遭逢過困難。而這些困難，我們必須用全力來克服

他。

栗原卯之助：正是，正是。所以這樣我們皇軍才是必勝的！

豐田大尉：對了，呵呵。

栗原卯之助：嚇嚇嚇……

豐田大尉：怎麼那李超還還不來呢？

栗原卯之助：會來的，馬上會來的。再不來我們去提他也要來的。

（豐田大尉走去揭起那耳房的門帘，探頭進去，很高興的踏進去了。門帘垂下。月娥從後面輕輕出來，栗原卯之助沒有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月娥：（走到栗原身後。）嘻嘻嘻嘻

栗原卯之助：（一驚。）什麼？你什麼時候來的？

月娥：（看看門帘，掠掠髮角。）托育達大人呢？

栗原卯之助：不在這裏。

月娥：（啾啾）我問你一句話好不好？你們是不是要走了呢？

栗原卯之助：誰替你說的？

月娥：大人自己替我說的。

栗原卯之助：（輕聲）大人好還是我好？

月娥：（微笑）你說，大人好還是你好？

栗原卯之助：（點頭）啊，支那女人，壞東西！

月娥：說正經話罷，你們真的要走了麼？

栗原卯之助：怎樣？你捨不得麼？

月娥：噯，真是！你告訴我。

栗原卯之助：你問了做什麼？

月娥：我怕，怕你們走。

栗原卯之助：怕什麼？

月娥：怕你們走了，啊，游擊隊來殺我們。

栗原卯之助：哈哈，別怕，別怕，不會的。

月娥：怎麼不怕呢？你們一走他們又來了。

栗原卯之助：不會的，不會的，你別怕。

月娥：哎，那些游擊隊真壞，他們今天一樣明天又一樣，真是鬼計多端，你們要收編……

栗原卯之助：什麼！誰告訴你要收編？

月娥：（吃了一驚）大人告訴我的。

栗原卯之助：唔，他告訴你的你說，怎麼樣？你說！

月娥：游擊隊部是壞東西！他們一來，我們便沒有命了。他們恨日本人，所以也恨我們，我怕！

栗原卯之助：噢，不要怕，游擊隊一收編，就變成日本人的游擊隊了，他們要保護地方，要和別的游擊

隊打仗了，你們還是好好的！

月娥：嗯，我不信。

栗原卯之助：你不信什麼？

月娥：我不信游擊隊會變日本人的，你才不要相信他們！你以為人會變麼？他們拿了你們的槍，還

要和你們打，那你們才上了當哩！

栗原卯之助：誰替你說的？誰替你說的？

月娥：我知道。

栗原卯之助：你怎麼知道的？

月娥：我自然知道呀。

栗原卯之助：不，你說，你怎麼知道，一定要說你說！

月娥：告訴你吧，我爸說的。

栗原卯之助：你爸是個老混蛋！

月娥：（不在乎此）呀！（披一披嘴唇。）

（她走過去，走到耳房那邊，伸身要揭門窗。）

栗原卯之助：（阻止）哎，你怎麼亂走亂跑！這裏是可以給你亂走的麼？快回去，回到你的房裏去。

去！（揮手）

月娥：（因被阻而悵悵，然而無奈，她解嘲地。）嗚嗚，我知道了！

（訕訕地下。栗原卯之助望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跟蹤而去，然而幾步後又停了。他開始奮一奮精神，走向耳房，進去了。空場片刻。宋海春和李超遠上。後面還跟隨着幾名日兵。到入口便站住了，雖然不像是押解者，然而那確是執行着押解的任務的。）

宋海春：（向李超遠）你在這裏等一等，我裏面去報告。

（李超遠停步不語，宋海春掀帘入。李超遠舉目四望，立刻裏面有聲音，豐田大尉，栗原卯之助，宋海春上。）

豐田大尉：（岸然地）啊，李隊長，你早，你來了！請坐！請坐！

李超遠：（也岸然地。）你早，豐田隊長，請坐，請坐，原來應該我招待你的。

豐田大尉：爲什麼？

李超遠：地主之誼！

豐田大尉：啊，啊，不要客氣！我們都是軍人，現在，應該是我招待你的！請坐！

（兩人就木榻坐下；而栗原卯之助和宋海春也坐在長檯旁。大家都面向着李超遠。）

豐田大尉：（十分裝模作樣地。）啊，昨晚過夜好麼？

李超遠：很好！我雖是北方人，可是常在中國的許多地方跑來跑去，在這裏生活也過得很慣。

豐田大尉：很好，很好，支那的地方很好，就是這兩天天氣太熱些，氣候不好。

李超遠：中國的土地廣大，日本軍過不慣這裏的氣候的吧？

豐田大尉：不，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皇軍什麼地方都去得！

（富美子從耳房裏揭帘出來，手裏托着一盤茶具，很謹慎地放在桌上，然後倒滿了一杯。）

給李超遠。）

富美子：請用茶！

李超遠：（會心的微笑。）啊，謝謝你！

富美子：（鞠躬。）不答氣！

(她走回去，又倒茶給各人，然後拖一張椅子來李超遠旁坐下。)

豐田大尉： 呃，李隊長，這是夫米哭富美子小姐，是我們皇軍中的美人呢，說起來還和卡殺拔拉尙有

些親戚，現在想教她來伺候伺候你，她懂得支那話，也好解解你的寂寞。

李超遠： (會心的微笑) 啊，不敢當，不敢當。(望了望富美子。)

富美子： 你喜歡我麼！

李超遠： 噯，不敢當。

豐田大尉： 李隊長，你的大澈大悟，是非常了不起的！這樣，地方便不致於糜爛，所有的這地方的居民，

都要感激你。而且你的深遠的眼光，兄弟也十分佩服！

李超遠： 不敢當，兄弟是被俘的人，本來沒有地位講話，豐田大尉昨天的話原來也很有道理，中國和

日本，大家都是同文同種，不應該自相殘殺，應該相親相愛。不過，這話由豐田大尉說來是很  
有道理的，兄弟却沒有地位來說這幾句話，因為兄弟是被俘的人，兄弟的隊伍散在各處。昨  
天晚上，已派盧金生去通知他們，告訴他們日本軍的一番意思；今天清早，盧金生已來回報  
過，他跑了五處地方，意見差不多是一樣的，還有兩處沒有跑的，現在他又去通知他們了。自  
從兄弟被俘以後，他們已另外推舉了隊長，不過，幸好兄弟在他們一起生活久了，大家到現

在都還相信兄弟的話，那兩處，一定也不成問題。他們大家的意思是：祇要日本軍肯把他們當自己人看待，那麼，他們是願意受收編的。

豐田大尉：（如釋重負，點頭。）那好極了！好極了！你的隊伍確實數目有多少？

李超遠：現在分七處地方，數目是不相等的，多的地方有七八十人，少的地方有二三十人，有的在附

近山中，有的就在鎮上，總數是三百四十餘名。鎮上的少些。

豐田大尉：（略略發驚，但立即鎮靜。）啊，鎮上還有多少？

李超遠：約摸十二三名。

豐田大尉：啊，隊伍的槍械配備怎樣？

李超遠：不齊全，大概三分之一是有槍的。還有幾挺機關槍配備。

豐田大尉：啊，啊，我們還應該商量一下，怎樣舉行收編。

李超遠：對了，我們應該現在就商量定妥。祇要商量定妥了，我們馬上可以派宋阿發去通知他們。立

刻在兩小時內就可集中在鎮上聽命。

栗原卯之助：宋阿發？不行，不行！

李超遠：（堅持地。）非他去不行！

栗原卯之助：爲什麼？

李超遠：因爲盧金生已在那邊準備，萬一有不妥，他們就預備犧牲我，盧金生是決不會來的了。

栗原卯之助：哈哈，狡猾的東西！他不知道他的父親還沒有自由麼？

李超遠：（冷冷地。）他們是準備連我一起犧牲的。

豐田大尉：啊，很好，他們不知道皇軍已知道了你們的巢穴，皇軍立刻就討伐！

李超遠：不會的，你們知道的僅是一兩處地方，而他們決不聚在一處，譬如說你們要在鎮上搜捕最

多也祇能捕到一人來代替盧金生，其後的仍找不到，也許連這人你們也不再找不到了。

豐田大尉：那邊是有辦法，把所有有嫌疑的統統捕殺！

李超遠：這樣，你們便是仍舊得不到鎮上的和平，你們還是要到處受到攻擊。

豐田大尉：（忿恨。）太沒有誠意了！不行！

李超遠：他們的意思是估計日本軍的誠意！

豐田大尉：（站起）你知道你是被俘的麼？

李超遠：是的，他們是預備犧牲我的。

宋海春：很好，托育達尙，這樣收編是不成功了！

李超遠：也不一定，如果派宋阿發去通知他們，他們明白了日本軍內政策，一定立刻願意受改編。

豐田大尉：好！（向宋海春。）你去把宋麟祥叫來。

宋海春：是，大人！（猶疑地下。）

栗原卯之助：我們還是再從長計較計較。

李超遠：是的，我應該告訴你們，他們還要求換槍。

豐田大尉：爲什麼？

李超遠：因爲這些槍枝非常不整齊，有的是土槍，有的是軍隊中的舊式槍，五九式的，現在彈藥快用完了，日本軍的新的接濟，舊槍是不能用新彈的。所以日本軍也應該給他們新槍。

豐田大尉：這不行，他們應該先使用舊槍，新槍要這些日子再說。

栗原卯之助：可以以換槍。他們應該先把舊槍交出。先交槍！

李超遠：（點頭。）那倒也好，不過日本軍也應該讓他們相信，立刻有新槍發下，他們自會願意交槍的。

豐田大尉：（有喜色。）對了，李隊長，我看我們現在商量一下，怎樣交槍。我們都是軍人，這是很莊重的儀式，交槍以後，游擊隊就是與皇軍一致的了。

李超遠：這很簡單，派宋阿發去通知他們，叫他們都把槍枝帶了來，預備交槍。

栗原卯之助：唔慢些，這樣不好。

豐田大尉：有什麼不好？

栗原卯之助：我的意思是我們要分批收編，游擊隊不是現成的分着七處麼？現在，我們分成幾批來

收編，先讓一批交槍，一批一批的交了。也一批一批按批發給他們。這樣便有秩序。

李超遠：不過這裏有一點非常重要。日本軍也必須把新槍讓他們看到，不然一有誤會，反為不好。

豐田大尉：（沉思）唔。

栗原卯之助：這也可以。我們且決定一個收編的程序和儀式。我們立刻決定！

豐田大尉：好，我們決定！

（宋麟祥宋海春上。）

宋麟祥：（看見這末多人在此地。）啊，李隊長也來了，你好，你好！（瞞了富美子一眼，富美子却還是

呆呆的坐着。）好，托育達尙，佈告已經擬好了，讀給你聽聽好不好？（拿出一張紙稿來讀。）

哪！

照得大日本軍，實係秉承天命；

不遠迢迢千里，來此保境安民。  
哀我國民政府，不顧國難民生，  
勾結共產匪黨，遂致禍國殃民。  
先以焦土政策，後以游擊戰爭，  
我民實由何辜？遭此大劫來臨！

.....

粟原卯之助：（點頭）很好，很好，這樣說法很好。不過，你這是預備做什麼用的？

宋麟祥：（有得色）教大家開市，下面就說到了，（拿起紙來又要讀。）

豐田大尉：不用另外做的，有現成的印好的，可以拿出去貼。不過，這樣說法很好，把他後面改一改，改做收編游擊隊的佈告，現在，先來擬一個收編儀式的程序。

宋麟祥：啊，是是是，收編還有什麼儀式麼？

豐田大尉：唔。（向宋海春。）你去拿張紙來。

（宋海春去耳房裏去拿紙筆。）

豐田大尉：我們當然是需要莊嚴地舉行的，李隊長，本來我們用不着這樣麻煩的，不過，你們並不是

戰敗，而是順乎天命。所以，這裏也表示皇軍對你的尊敬。

李超然：不敢當。

宋海春：（上）這裏是紙筆。

豐田大尉：（向宋麟祥）好，你寫一寫。

宋麟祥：是是是。

豐田大尉：我看，李隊長，你的第一批游擊隊約莫是多少人呢？

李超遠：隨便多少呢，如果先從鎮上收編起，那末有十幾個，如果連鎮上附近的一起呢，那末有百多人。

豐田大尉：這太多了。

栗原卯之助：我看五十人左右一批。

李超遠：隨你們的便。

豐田大尉：好，就這樣，遊擊隊應該這樣分四行縱隊進來，拿着武器，槍口應該朝下，上前交納，然後由皇軍點數，先發給原數一半的新槍。

李超遠：這也可以。

豐田大尉：我們就把那邊的露天戲臺當做司令臺，儀式開始。第一項，唱「君之代」。

李超遠：什麼「君之代」？

豐田大尉：日本國歌。第二項……

李超遠：唱中國國歌。

豐田大尉：不行，中國沒有國歌的。

李超遠：有的，他們大家祇會唱國歌，而且，這也有最後的告別的意思。

豐田大尉：好，就依你。宋尙，寫下。

宋麟祥：不好！我反對，這是游擊隊的歸順，不許他們唱國歌。唱從前的國歌，「卿雲爛兮」才是道理。

李超遠：請豐田大尉注意一個軍人能容忍的限度。「卿雲歌」是早廢了的，他們都是農民，工匠，他們不會唱。最後的告別是應該讓他們舉行的。

豐田大尉：好，你寫上。唱支那國歌，向昨天的日子告別式。

李超遠：然後的第三，第四，第五項，應該是訓話，交槍，發槍，編隊。

豐田大尉：對了，對了！就這樣。

栗原卯之助：誰訓話呢？

豐田大尉：我，你，（向李超遠。）你，（向栗原。）還有你，（向宋麟祥。）

宋麟祥：呃呃，是是是。

豐田大尉：今天下午就可以舉行了。

李超遠：假如是上午就舉行，也來得及，今天可以收編完畢。

豐田大尉：好，上午開始，你（向宋海春）去叫宋阿發來。

宋海春：是。（下）

豐田大尉：立刻可以舉行麼？

李超遠：立刻可以，並且也應該立刻舉行，今天可以結束。

豐田大尉：好，卡殺拔拉尙，你去佈置一下！宋尙，你準備佈告。

（栗原卯之助下。）

宋麟祥：是是，我準備。

李超遠：讓我來抄一份儀式，交宋阿發帶去。

宋麟祥：不不不，讓我來抄。（他抄着。）

豐田大尉：哈哈，你們很客氣。

李超遠：不是，他怕我在紙上做什麼記號。

宋麟祥：那裏，那裏，不敢，我一手順便抄下來，很方便。

豐田大尉：大家現在都快變成自家人了，來，讓我們大家喝一杯！

李超遠：我不會喝酒。

豐田大尉：喝一杯，一杯，那有軍人不能喝酒？

李超遠：（立起，痛苦地。）好，謝謝。（大家都喝完了。）

（宋海春領宋阿發上。宋阿發精神萎靡，然而倔強之氣仍未滅。他看見李超遠，望望桌上的酒，望望富美子，望望豐田大尉，他非常失望而感傷，然而他仍然倔強地站着，低頭不語。）

李超遠：宋同志，現在要煩勞你一件事，趕緊去陳志和同志那邊去跑一趟。

宋阿發：我可以知道是什麼事情麼？

李超遠：你把這一張紙條交給他好了，你們都可以看這張紙條。（交給他那張宋麟祥抄的紙條。）

宋阿發：你知道我是不識字的。

李超遠：（思索）這是釋放我們的一個儀式。

宋阿發：隊長，我們是投降麼？

李超遠：不，我們仍舊是遊擊隊。

宋阿發：（泫然欲泣）啊，隊長，我知道了，我是願意死在這裏的，我不願意出去。

李超遠：宋同志，我知道你的，你如果出去遇見了盧金生和陳志和兩位同志，你就會明白，這不是我

一人貪生怕死！你去罷，還要快快回來，這是我的命令，你跟我很久，你接受我最後的命令罷！

宋阿發：好，隊長！我要求你一件事。

李超遠：你說吧！

宋阿發：我把這事辦了，請你應許我離開游擊隊，仍舊種我的田。

李超遠：好的，我答應你的。宋同志，我還有幾句話，你要替我帶去，一句也不能少，一點也不能錯，這是

我最後託你帶的話，你能帶麼？

宋阿發：好。我能帶！

李超遠：記好！你說我有命令，教陳志和同志召集鎮上的同志和所有的附近的同志，編成五十人一

隊，清楚麼？（宋阿發點頭，李超遠看錶。）立刻，在十點半以前，開到戲台前空場上，五十人一

批，其餘的在外面等着。槍口要朝下。記得麼？

宋阿發：記得。

李超遠：去罷，他們在等着你！十點半以前趕到，現在是十點十二分，還有十八分鐘，快快。

宋阿發：好，隊長，我去了。

（他四面張望一下，下。）

李超遠：（嘆息）唉！他是非常單純的好戰士。

豐田大尉：（點頭）他很好，他很忠厚誠懇！

宋麟祥：他在耕我的田，倒也從來不欠租。

豐田大尉：現在，我們的事差不多已完全弄好，就待實際舉行收編了，來，我們再喝一杯。

（富美子起來倒酒，大家喝。）

豐田大尉：（拍拍李超遠的肩膊）日支親善萬歲！

宋麟祥：（雀躍）萬歲！

富美子：萬歲！

李超遠：（強笑）嚇嚇，萬歲。

豐田大尉：好，李隊長，我進去整理點事，你在這兒休息一會，我們馬上就要一起出去。宋尙，你也去外

面招料招料，而且，佈告也要預備貼出去了。

宋麟祥：

正是，正是，馬上弄好，馬上弄好！（他收拾着桌上的東西退，豐田大尉也走入耳房。李超遠沉思着，少頃。）

富美子：

李隊長，你在想念什麼？

李超遠：

（惘然。）啊，不，我不想念什麼。

富美子：

在想念着家罷。

李超遠：

不，我不想念家。

（對面有日本軍號集合的聲音。李超遠凝神地傾聽。）

富美子：

李隊長，你怎麼會被皇軍捕獲的呢？

李超遠：

啊，我留在鎮上的，我沒有走。有漢奸認識我，去報告了，我便給抓起來了。

富美子：

嗚，真是不幸啊！

李超遠：

是麼，是不幸麼？

富美子：

難道你以為是幸運的麼？

李超遠：

不是這樣講，我們是軍人，在死死生生中出入，不是勝利就是失敗，不是失敗就是勝利，所以沒有什麼幸運不幸運的。這不是幸運，這是疏忽。

富美子： 噯，我是相信一個人有幸運不幸運的，不道一打了仗，什麼幸運也完了。

（後面傳來一響闌珊的歌聲，是哼的櫻花調，兩人傾聽，過去了。）

李超遠： 這是唱的什麼？

富美子： 這是櫻花調，現在已經過時了。

李超遠： 那怎麼他還在唱呢？

富美子： 不知道，也許他在想念櫻花節時候的狂歡罷。

李超遠： 啊，日本的櫻花節非常熱鬧。

富美子： 噯，是的。

李超遠： 你愛這樣的熱鬧麼？

富美子： 爲什麼不愛呢？總比現在好得多了。

李超遠： 你愛日本麼？

富美子： 啊，是的。我也愛中國。

李超遠： 爲什麼？

富美子： 因爲我是在中國長大的。

李超遠： 呵呵呵呵，很好，很好！

富美子： 日本人都愛中國，可是不愛中國的共產黨。中國到處都是共產黨。

李超遠： 很好，你看見過中國的共產黨麼？

富美子： 沒有。

李超遠： 你怕共產黨麼？

富美子： 不，我恨他們。

李超遠： 爲什麼？

富美子： 因爲中國有共產黨，所以皇軍來討伐，所以才打仗，所以我恨他們。

李超遠： 這樣說來你也恨打仗了。

富美子： 嗯，是的，不過打仗是男人的事，不是我們女人的事。

李超遠： 那末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呢？

富美子： 托育達尙教我來陪伴你的。

李超遠： （笑）原來是這樣的。你從國裏趕出來陪伴我。

富美子： 不是這樣，我原來是慰問隊。

李超遠：慰問誰呀？慰問我麼？

富美子：不是，慰問皇軍。

李超遠：怎樣慰問法呀？

富美子：我們是一隊一隊出來的，大家在一起慰問，因為皇軍在外面打仗很苦，也要想起家，便不肯

打仗；我們出來慰問他們，告訴他們家裏都好，並且還帶了些東西送給他們。

李超遠：他們的家裏真的很好麼？

富美子：我不知道。

李超遠：爲什麼你不知道呢？不是告訴他們說都很好麼？

富美子：這是應該替他們這樣說的。況且，我離家也很久了！

李超遠：啊，那麼現在你家裏都好麼？

富美子：我不知道。

李超遠：你離家多少時候了？

富美子：九個多月了！

李超遠：有信息麼？

富美子：沒有！

李超遠：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富美子：有母親，還有一個小妹妹。

李超遠：父親呢？

富美子：死了。還有一個哥哥，去年戰事爆發他入了伍，現在不曉得是存是亡。

李超遠：啊，這樣，你也是很不幸的。

富美子：人都是不幸的。

李超遠：爲什麼你這樣說呢？

富美子：我沒有看見過幸福的人。

李超遠：唉，幸福是要人去爭取的，有人要奪取人家的幸福，就有人要爭取和保衛自己的幸福，所以

人類就要打仗了。

富美子：你想有一天人會不打仗麼？

李超遠：當然會的！那和平是要從戰爭裏得來，到要搶奪人家幸福的人失敗了，新的社會也建立起來了，人類就不會有戰爭。

富美子：我不懂，你說的是支那和日本麼？

李超遠：不，現在世界上到處都是一樣的。

富美子：啊，我害怕！

李超遠：你怕什麼？

富美子：我怕死了的人的血，和活着的人一會兒變成僵硬的屍首。我看得太多了。

李超遠：噯，小孩子！

富美子：你怎麼叫我小孩子！

李超遠：你怕有什麼用呢？人就靠着這些血，這些肉，才可以活下去，一直活下去。

富美子：人還可以活下去麼？

李超遠：爲什麼不可以呢？

富美子：我有的時候想死。我知道想死的人也很多。

李超遠：爲什麼呢？

富美子：（思索。）有一天，有一個姓佐佐木（Sasaki）的軍士對我說，他想死。我說，不要死。打完

了仗我們還可以相會的，但是，明天，我就看見他直僵僵的在樹上吊死了。我也想死，這日子

馬成龍 你們放心吧，這兒我們誰也不放棄的。我們早把這兒當我們的墳墓了，不

過你們女人倒是撤退的好，在這兒總是不免分我們的心。

劉大媽 你們不用替我們分心，天氣這麼熱，我們在這兒替你們燒茶煮飯，洗洗衣

裳也不好嗎？

馬成龍 好是好，不過恐怕我們換衣裳的閒工夫都沒有了。喂，何國棟，跟我去。

士兵 A 來了。（提槍跟着去。）

（一個肩沙袋的農民停着，與走過來的保長招呼。）

農民 A 啊呀，保長先生。

保長 喂，快告訴大家，王縣長有命令，叫我們城廂內外的居民都離開這兒，你們

快些準備。

農民 A 城裏的人走不走？

保長 城裏的民衆都不肯走，說要死守宛平，宛平存也存，宛平亡也亡。

栗原卯之助：好，快去（向宋海春）叫他來。（宋海春下。）

李超遠：我也得整一整我的服裝。

豐田大尉：是的，這是應該莊嚴一點的。

李超遠：我的袴帶沒有了，這不好。

栗原卯之助：我來找一條給你。

李超遠：不，我有辦法。

（宋海春，宋麟祥，盧金生入。宋麟祥已是緞袍馬褂，十分風光。）

李超遠：盧金生。

盧金生：是，隊長。

李超遠：你一齊同他們說了麼？

盧金生：統統說了，他們說，隊長說怎樣就怎樣。

李超遠：全都預備好了？

盧金生：全都預備好了！

李超遠：好，你去替我拿那條袴帶下來給我做褲帶。

(盧金生跳上木榻去解幃帶，一轉身却從神龕裏猛地抽出兩枝手槍，逼住各人。李超遠接來一枝，盧金生又從神龕裏抽出一架輕機關槍，架在木榻的橫几上。自己却也安閑地坐落。向衆人睜準。)

李超遠：對不住各位，現在已過了十點半，收編的時候已經到了，我們要履行每一項收編的儀式，第一項是什麼？是唱日本國歌，「君之代」，唱吧！

豐田大尉：(據高舉着兩手。八格！你這東西原來毫無信實！)

李超遠：難道日本人是守信實的民族麼？第二項，唱中國國歌，我們等一等是要唱的。我們的主要的是換槍，槍在什麼地方？

栗原卯之助：(冷笑。)(李隊長，你打錯了主意。你知道這周圍有皇軍一中隊，你不要想保存你的屍骨！)

李超遠：你知道游擊隊的數目麼？哈哈！

栗原卯之助：你這套東西！你毫無辦法可以出外，你們祇有兩人在裏面！你一有響聲，外面的皇軍便進來把你們解決了！

李超遠：(沉着地。)(這是應該試驗一下的，現在預備，我要開槍了！我應該找一個先開槍的目標，本

該是選宋麟祥的……

宋麟祥：

（跪下。）啊，隊長大人，我是冤枉的，我和你一樣，是不得已的，救救我！饒我一條狗命！（叩頭。）

李超遠：

不起來，現在不殺你，你是應該留給民衆審判的！現在，我選定了你的姪子，他是引狼入室的

罪首！

宋海春：

啊老爺，你別打罷，我也是沒法子！

李超遠：

不行，你聽着，這就是槍斃漢奸的槍聲！聽着！一，二……

宋海春：

（絕望大喊。）好，你放罷，祇要你的槍聲一響，皇軍立刻要來替我報仇的！

李超遠：

（微笑。）好，那末暫時留你一條狗命，讓你看你所依靠的皇軍究竟是怎麼樣的東西！我

現在又換一個目標，讓你們知道，這一聲槍響出去的時候，那野心勃勃的大和魂就要倒地，而武運也不長久了！聽着，一，二，三。

（槍發，栗原卯之助應聲倒地。立刻外面的槍聲迸起，喊殺聲震動天地；豐田大尉用手一招，擬敵日兵上前奪槍，盧金生的輕機關槍，搖頭一掃，紛紛倒地。所有的人都堆在地上了。富美子還靠着壁站着，呻吟雜作。）

李超遠：

好，盧金生同志，你應該搬一個位置，正對着那裏，（指一個台下的方向。）這樣，有人衝進來，

82

1517  
112

